

中國歷代集書

李孟林題

第九卷

清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

◎ 学术顾问 季羨林

◎ 主编 李逢翔

# 中国历代禁书

第九六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國歷代禁書（第九六卷）

五色石  
(二)

◎清 笔炼阁主人 著

五色石卷三 宋履佛

去和尚偷开月下门 来御史自鞫井中案

冤狱多，血泪枯，冤爰偏教雉入罗。佛心将奈何。明因果，证弥陀，变相如来东土过。澄清

苦海波。

右调《长相思》

自来出家与读书一般，若出家人犯了贪嗔痴淫杀盗，便算不得如来弟子，譬如读书人忘了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，也便算不得孔门弟子。每怪世上有等喜欢和尚的，不管好歹，逢僧便拜。人若说读书人不好，他便信了；若说出家人不好，他只不信。殊不知那骂和尚的骂他不守如来戒，这不是谤僧谤佛谤法，正是爱僧奉佛护法。如今待在下说几个挂名出家的和尚却是活强盗，再说两个发心皈佛的俗人倒是真和尚，还有个不剃发、不披缁、守正持贞、除凶去暴、能明孔子教的宰官，就是能守如来戒的菩萨。这段因果，大

众须仔细听者。

宋徽宗政和年间，浙江桐乡县一个书生，姓来名法，字本如，年方弱冠，父母双亡，未有妻室。他青年好学，家道虽贫，胸中却富，真个文通经史，武谙韬铃，更兼丰姿潇洒，性地刚方。只是多才未遇，年过二十，尚未入泮，在城外一个乡村财主家处个训蒙之馆。那财主姓水名监，有一女儿，小字观姑，年已十四，是正妻所出。正妻没了，有妾封氏月姨，生子年方六岁，延师就学，因请来生为西席。那月姨自来



生到馆之日，窥见他是个美少年，便时常到书馆门首探觑。来生却端坐读书，目不邪视。月姨又常到他窗前采花，来生见了，忙立起身，背窗而立。月姨见他如此，故意使丫鬟、养娘们送茶送汤出来，与来生搭话。来生通红了脸，更不交谈。有诗为证：

闲窗独坐午吟余，有女来窥笑读书。

欲把琴心通一语，十年前已薄相如。

自此水家上下诸人，都说我家请的先生倒像一个处女。水员外爱他志诚，有心要把女儿招赘他，央媒与他说合，倒是来生推辞道：『我虽读书，尚未有寸进。且待功名成就，然后议亲未迟。』自此把婚事停搁了。

一日，来生欲入城访友，暂时假馆。到得城中，盘桓了半日。及至出城，天色已晚。因贪近路，打从捷径行走。走不上二三里，到一个古庙门前，忽听得里面有妇人啼喊之声。来生疑忌，推门进去打一看，只见两个胖大和尚，拿住一个少年妇人，剥得赤条条的，按倒在地。来生吃了一惊，未及开言，一个和尚早跳起身，提着一根禅杖，对来生喝道：『你来吃我一杖！』来生见不是头，转身往外便走，却被门槛一绊，几乎一跌，把脚上穿的红鞋绊落一只在庙门外。回头看时，和尚赶来将近，来生着了急，赤着一只秃袜子，望草地上乱窜。和尚大踏步从后追赶。来生只顾向深草中奔走，不提防草里有一口没井栏的枯井，来生一个脚错，扑翻身跌落下去了。和尚赶到井边，往下望时，里面黑洞洞地，把禅杖下去搨，却搨不着。

底，不知这井有几多深。料想那人落了下去不能得出，徘徊了半晌，慢慢地拖着禅杖仍回庙里。只见庙里那妇人已被杀死在地，那同伙的僧人，已不知去向。这和尚惊疑了一回，拽开脚步，也逃奔别处去了。正是：

淫杀一时并行，秃驴非常狠毒。

菩萨为之低眉，金刚因而怒目。

看官听说：原来那妇人乃城中一个开白酒店仰阿闰的妻子周氏，因夫妻反目，闹了一场，别气要到娘家去。娘家住在乡村，故一径奔出城来，想不到那古庙前，遇着这两个游方和尚，见她子身独行，辄起歹意，不由分说，拥入庙中，强要奸淫，却被来生撞破。一个和尚便去追赶来生，那个在庙里的和尚因妇声唤不止，恐又有人来撞见，一时性起，把戒刀将妇人搠死，也不等伙伴回来，竟自逃去。

这边仰家几个邻舍见周氏去了，都来劝仰阿闰道：『你家大嫂此时出城，怕走不到你丈母家里了。况少年妇女，如何放他独自行走？你还该同我们赶去劝她转来。』仰阿闰怒气未息，还不肯行动，被众人拉着，一齐赶出城，迤迤来至古庙前。忽见一只簇新的红鞋落在地上，众人拾起看了道：『这所在哪里来这东西，莫不里面有人么？』便大家走进庙来看。不看时犹可，看了都吓了一跳。只见地上一个妇人满身血污，赤条条地死在那里。仔细再看，不是别人，却就是仰阿闰的妻子周氏，项上现有刀搠伤痕，众人大惊。仰阿闰吓得目瞪口呆，做声不得。众人都猜想道：『谋死他的一定就是那遗失红鞋的人，此人料去不远，』

我们分头赶去，但见有穿一只红鞋的便拿住他罢了。』于是一哄地赶出庙来。行不半里，只听得隐隐地有人在那里叫救人。众人随着声音寻将去，却是草地上枯井中有人在下面叫唤。众人惊怪，便都解下搭膊脚带之类，接长了挂将下去。来生见有人救他，慌忙扯住索头，众人发声喊，一齐拽将起来。看时，正是一只脚穿红鞋的人。把拾来那一只与他脚上穿的比对，正是一样的。众人都道：『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谋死了人，天教你落在这井里。』来生失惊道：『我谋死了什么人？』众人道：『你还赖哩！』便把来生拥到庙里，指着死妇人道：『这不是你谋死的？』来生叫起屈来，将方才遇见和尚，被赶落井的事说了一遍。众人哪里信他。正是：

黑井方出，红鞋冤证。

百口辩来，无人肯信。

众人当下唤出地方里长，把妇人尸首交付与看管，一面扭往来生去县里首告。县官闻是人命重情，随仰巡捕官出城查验尸首。次日早堂，带进一千人犯听审。原来那知县姚胡名浑，本是蔡京的门生，性最奉佛，极喜的是斋僧布施。当日审问这宗公事，先问了仰阿闰并众邻里口词，便喝骂来生：『你如何干这歹事？』来生把实情控诉，知县道：『你既撞见僧人，可晓得他是那寺里的和尚？』来生道：『他想的远方行脚的，哪里认得？』知县又问众人道：『你等赶出城时，路上可曾见有两个行脚僧人？』众人都说没有。知县指着来生骂道：『我晓得你这厮于旷野中过，见妇人起了不良之心，拉到庙里欲行奸骗，恨其不从，



便行谋害。又怕被人撞破，心慌逃避，因此失履堕井。如今怎敢花言巧语，推在出家人身上？」来生大叫冤屈，知县道：「这贼骨头，不打如何肯招！」喝教左右动刑。来生受刑不过，只得依着知县口语屈招了。知县立了文案，把来生问成死罪，下在狱中。一面着该地方殡殓妇人尸首，仰阿闰及众邻舍俱发放宁家。

此时哄动了城内城外之人，水员外闻了这个消息，想道：「来先生是个志诚君子，岂肯作此歹事？其中必有冤枉。」因即亲到狱中探望。来生泣诉冤情，水员外再三宽慰。那来生本是一贫如洗，以馆为家的，难有几个亲戚。平日也只淡淡来往，今见他犯了事，都道自作自受，竟没一个来看顾他。只有水员外信他是好人，替他叫屈，不时使人送饭，又替他上下使钱，因此来生在狱中不十分吃苦。正是：

仲尼知人，能识公冶。

虽在纆绁，非其罪也。

光阴迅速，来生不觉在狱中坐过三年。那胡知县已任满去了，新知县尚未到任。此时正值江南方腊作乱，朝廷敕命张叔夜为大招讨，领着梁山泊新受招安的一班人马攻破方腊。那方腊弃了江南，领败残兵马望浙江一路而来。路经桐乡县，县中正当缺官，其署印衙官及书吏等都预先走了，节级、禁子亦都不见，狱门大开，狱中罪犯俱乘乱逃出，图圈一空，只有来生一个人坐在狱中不去。方腊兵马恐官军追袭，不敢停留，连夜往杭州去了。随后张招讨领兵追来，到县中暂驻，安辑人民，计点仓库、牢狱，查得狱中众犯俱已脱逃，只有一个坐着不去。张招讨奇异，唤至军中问道：「狱囚俱乘乱走脱，你独不走，却是何意？」

来生道：『本身原系书生，冤陷法网，倘遇廉明上官，自有昭雪之日；今若乘乱而走，即乱民也，与寇无异。故宁死不去耳。』张招讨听罢，点头叹道：『官吏人等，若能都似你这般奉公守法，临难不苟，天下安得乱哉。』因详问来生犯罪缘由，来生将上项事情并被刑屈招的事细细陈诉。张招讨遂取县中原卷仔细从头看了，便道：『当时问官好没分晓，若果系他谋死妇人，何故反留红履自作证据？若没人赶他，何不捨履而去？若非被逐心慌，何故自落井中？且妇人既系刀伤，为何没有行凶器械？此事明有冤枉，但只恨没拿那两个和尚处。然以今日事情论之，这等临难不苟的人，前日决不做这歹事的。』便提起笔来，把原招尽行抹倒，替来生开释了前罪。来生再拜道：『我来法如今方敢去矣。』张招讨道：『你且慢去。我想你是个不背朝廷的忠臣义士，况原系读书人，必然有些见识，我还要细细问你。』于是把些军机战略访问来生，那来生问一答十，应对如流。张招讨大喜，便道：『我军中正少个参谋，你可就在我军前效用。』当下即命来生脱去囚服，换了冠带，与之揖让而坐，细谈军事。

正议论间，军校禀称拿得贼军遗下的妇女几百口，听候发落。来生便禀张招讨道：『此皆民间妇女，为贼所掳。今宜拨给空房安顿，候其家属领去。』张招讨依言，就令来生去将众妇女点名造册，安置候领。来生奉令，于公所唤集这班妇女逐一报名查点。点过了一半，点到一个女子，只见那女子立住了，看着来生叫道：『这不是来先生么？』来生惊问：『你是谁家女子，缘何认得我？』那女子道：『我就是水员外之妾封氏月姨。』来生便问：『员外与家眷们如今都在哪里？你缘何失陷在此？』月姨道：『员外闻贼兵将

近，与妾领着子女要到落乡一个尼姑庵里去避难，不想半路里彼此相失，妾身不幸为贼所掳。今不知我员外与子女们俱无恙否？闻来先生一向为事在狱，却又几时做了官了？』来生将招讨释放，命作参谋之事说与知道。因问水员外所往尼庵在何处，叫什庵名，月姨道：『叫做水月庵，离本家有五十里远近。』来生听了，随差手下军校把自己名帖去水月庵中请水员外来相会，并报与月姨消息。一面另拨房屋请月姨居住，候员外来领回。其余众妇女俱安置停妥，待其家属自来认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水员外因不见了月姨，正在庵中烦恼，忽见来生遣人来请，又知月姨无恙，十分欢喜，随即到参谋营中来拜见。来生先谢了他一向看顾之德，并将自己遭际张招讨，开豁罪名，署为参谋，及查点妇女，得遇月姨的事细诉一遍，水员外再三称谢。叙话中间，又提起女儿婚事，来生道：『感荷深恩，无以为报。今既蒙不弃，愿为半子。但目今兵事倥偬，恐无暇及此。待我禀过主帅，然后奉复。』当下水员外先领了月姨回去。次日，来生入见张招讨，把水员外向来情谊，并且下议婚之事从容禀告。张招讨道：『此美事也，我当玉成。』便择吉日，将礼金二百两、彩币二十端与来生下聘，约于随征凯旋之日然后成亲，水员外大喜。正是：

此日争夸快婿，前日居然罪囚。

若非结交未遇，安能获配鸾俦。

且不说水员外联了这头婚事，十分欣悦。且说来生纳聘之后，即随张招讨领兵征进，劝张招讨申明禁



约，不许兵丁骚扰民间。自此大兵所过，秋毫无犯，百姓欢声载道。连梁山泊投降这班好汉见他纪律严明，亦皆畏服。来生又密献奇计，教张招讨分兵设伏，活捉了贼首方腊，贼兵不日荡平，奏凯还朝。张招讨备奏参谋来法功绩，朝廷命下，升张招讨为枢密院正使，参谋来法赐进士第，擢为广东监察御史。当下来御史上表谢恩，即告假归娶，圣旨准了。来御史拜辞了张枢密，驰驿还乡，与水员外女儿观姑成婚。此时来御史已二十四岁，观姑已十七岁了。正是：

昔为西席，今作东床。三载图圉，误陷鼠牙雀角；一年锋镝，争看虎步龙骧。重耳配霸姬，本是蒲城一罪犯；文王速淑女，曾从姜里作囚夫。眼前荣辱信无常，久后升沉自有定。

来御史成亲满月之后，即起马往广东赴任。那时广东龙门县有一樁极大冤枉的事情，亏得来御史赴任替他申冤理枉，因而又弄出一段奇闻快事，连来御史自己向日的冤枉也一齐都申理了。看官慢着，待我细细说来。

却说龙门县有个分守地方的参将，叫做高勋，与朝中太尉高俅通谱，认了族侄，因恃着高太尉的势，令兵丁于民间广放私债，本轻利重，百姓若一时错见，借了他的，往往弄得家破人亡。本县有个开点心店的曾小三，为因母亲急病死了，无钱殡葬，没奈何，只得去高参将处借银十两应用。过了一年，被他利上起利，总算起来，连本利该三十两。那高参将官任已满，行将起身，一应债银刻期清理，曾小三被高家兵丁催逼慌了，无计可施，想道：『我为了母亲借的债，如今便卖男卖女去还他也是该的，只可惜我没有男

女。』左思右想，想出一条万不得已之策，含着眼泪扯那兵丁到门首私语道：『我本穷人，债银一时不能清还，家中又别无东西可以抵偿，只有一个妻子商氏，与你们领了去罢。』兵丁道：『我们只要银子不要人，况一个妇人哪里便值三十两银子？我今宽你两日，你快自己去卖了妻子将银子来还我们。』说毕去了。曾小三寻思道：『我妻子容貌也只平常，怕卖不出三十两银子。除非卖到水贩去，可多得些价钱，却又心中不忍。』只得把衷情哭告妻子。那商氏听罢了半晌，放声大恸。曾小三寸心如割，也号啕大哭起来。

只这一哭，感动了隔壁一个菩萨心肠的人。那人姓施号惠卿，是做皮匠生理的。独自居住，不娶妻室。性最好善，平日积趸得二三十两银子，时值城外宝应寺募修大殿，有个募缘和尚结了草棚住在那条巷口募缘，施惠卿发心要把所积银两舍与本寺助修殿工。那日正请那化缘和尚在家吃斋，忽闻隔壁曾小三夫妻哭得凄惨，便走将过来问其缘故，晓得是如此这般，不觉恻然动念。回到家中，打发和尚吃斋去了，闭门自想道：『比如我把银子去布施，何不把来替曾小三偿了债，保全了他夫妻两口，却不强似助修佛殿？』思忖已定，便来对曾小三道：『你们且莫哭，我倒积得三十多两银子在那里，今不忍见你夫妻离散，把来替你完了债罢。』曾小三闻言，拭泪谢道：『多承美意，但你又不是财主，也是手艺上积来的，如何为了我一旦费去？』施惠卿道：『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我和你既做乡邻，目睹这样惨事，怎不动心？我今发心要如此，你休推却了。』曾小三还在踌躇，只见讨债的兵丁又嚷上门来，说道：『我们老爷不肯宽限，立要今日清还。若不然，拿去衙中吊打。』施惠卿便出来挽手道：『长官不须罗唣，银子我已替他借下，交还你去





过了两日，施惠卿已另租了房屋。一个早晨，搬了家伙，迁移去了。那一日，却再不见商氏开门出来。众邻舍疑忌，在门外叫唤，又不见答应，把门推时，却是虚掩上的，门转轴已掘坏在那里了。众人入内看时，只见商氏歪着身子死在床边，头颈伤痕是被人用手掐喉死的，一时哄动了地方，都猜道：『施皮匠是那一日移居，这妇人恰好在隔夜身死，一定是皮匠谋杀无疑。』当下即具呈报县。那县官叫做沈伯明，正坐堂放告，闻说有杀人公事，便取呈词看了，又问了众人备细，随即出签提拿施惠卿。不一时施惠卿拿到，知县喝问情由，施惠卿道：『小的替曾小三还了债，曾小三要把妻子商氏与小的，是小的不愿，故此迁居别处，以避嫌疑，却不知商氏如何身死？』知县喝骂道：『你这厮既不要他妻子，怎肯替他还债？明明是假意推辞，暗行奸骗，奸骗不就，便行谋害。』施惠卿大喊冤屈，知县哪里肯信，拷打一番，把他逼勒成招，下在牢里，正是：

为好反成仇，行仁反受屈。

天乎本无辜，冤哉不可说。

且说曾小三自那日别过妻子，出了后门，一径奔出城外，要取路到五台山去。是日行了二十多里路，天色已晚，且就一个村店中安歇。不想睡到半夜，忽然发起寒热来，到明日却起身不得，只得在店中卧病。这一病直病了半月有余，方才平愈。那一日正待起身，只见城里出来的人都纷纷地把施惠卿这桩事当做新闻传说。曾小三听了，暗吃一惊，想道：『施惠卿不是杀人的人。况我要把妻子送他，已先对妻子再三说

过，妻子已是肯从的了。如何今又被杀？此事必然冤枉。我须回去看他一看，不要屈坏了好人。」于是离了村店，依旧入城，不到家中，竟到狱门首，央求禁子把施惠卿带将出来。曾小三见他囚首囚服，遍身刑具，先自满眼流泪。施惠卿叹道：「我的冤罪想是命该如此，不必说了。只是你何苦多此一番举动，致使令正无端被害。」曾小三道：「这事倒是我累你的，我今来此，正要县里去与你辨冤。」施惠卿道：「断案已定，知县相公怎肯认错？不如不要去辨罢。」曾小三道：「既是县里不肯申理，现今新察院来老爷按临到此，我就到他台下去告，务要明白这场冤事。」说罢，别了施惠卿，便央人写了状词，奔到马头上，等候来御史下马，拦街叫喊。

当下来御史收了状词，叫巡捕官把曾小三押着到了衙门。发放公事毕，带过曾小三，细问了始末根由。便差官到县，提施惠卿一宗卷案，并原呈众邻里赴院听审。次日，人犯提到，来御史当堂亲鞫，仔细推究了一回，忽然问道：「那商氏丈夫去后可别有人到他家来么？」众邻里道：「并没别人来。」来御史又道：「他家平日可有什么亲友来往惯的么？」曾小三道：「小的是穷人，虽有几个亲友，都疏远不来的。」来御史又叫施惠卿问道：「你平日可与什么人来往么？」施惠卿道：「小的单身独居，并没有什人来往。」来御史道：「你只就还债吃酒迁居这几日，可曾与什人来往？」施惠卿想了一想道：「只还债这日，曾请一个化缘和尚到家吃过一顿斋。」来御史便问道：「这是哪寺里的和尚？」施惠卿道：「他是城外宝应寺里出来募缘修殿的，就在小人住的那条巷口搭个草厂坐着募化。小的初意原要把这三四十两银子舍与他去，所以请

他吃斋。后因代曾小三还了债，便不曾舍。』来御史道：『这和尚如今还在那里么？』众邻里道：『他已去了。』来御史道：『几时去的？』众邻里道：『也就是施惠卿迁居这早去的。』来御史听了，沉吟半晌，乃对众人道：『这宗案也急切难问，且待另日再审。』说罢，便令众人且退，施惠卿仍旧收监，曾小三随衙听候。自此来御史竟不提这件事，冷搁了两个月。

忽一日，发银一百两，给与宝应寺饭僧。次日，便亲诣本寺行香。寺里住持闻御史亲临，聚集众僧出寺迎接。来御史下了轿，入寺拜了佛，在殿宇下看了一回，问道：『这殿宇要修造成功，须得多少银子？』住持道：『须得二三千金方可完工。』来御史道：『若要工成，全赖募缘之力。』因问本寺出去募缘的和尚共有几个，住持道：『共有十个分头在外募化。』来御史道：『这十个和尚今日都在寺里么？』住持道：『今日蒙老爷驾临设斋，都在寺里伺候。』来御史便吩咐左右，于斋僧常膳之外，另设十桌素筵，款待那十个募缘和尚。一面教住持逐名的唤过来，把缘簿呈看，『以便本院捐俸施舍。』住持领了钧旨，登时唤集那十个僧人，却唤来唤去，只有九个，中间不见了一个。来御史变色道：『我好意请他吃斋，如何藏匿过了不肯相见？』喝教听差的员役同着住持去寻，『务要寻来见我！』住持心慌，同了公差各房寻觅，哪里寻得见？

原来那和尚闻得御史发狠要寻他，越发躲得紧了。住持着了忙，遍处搜寻，直寻到一个旧香积厨下，只见那和尚做一堆儿地伏在破烟柜里，被住持与公差们扯将出来，押到来御史面前。来御史看时，见他满

身满面都是灶煤，倒像个生铁铸的罗汉，便叫将水来替他洗净了，带在一边。募地里唤过曾小三并众邻舍到来，问他：『前日在你那巷口结厂募缘的可是这个和尚？』众人都道：『正是他。』来御史便指着那和尚喝道：『你前日谋害了曾小三的妻子商氏，你今待走哪里去？』那和尚还要抵赖，来御史喝教把一千人犯并众和尚都带到衙门里去细审。不一时，御史回衙，升堂坐定，带过那募缘和尚，用夹棍夹将起来。和尚熬痛不过，只得从实供招。供状写道：

犯僧去非，系宝应寺僧，于某月中在某巷口结厂募缘，探知本巷居民施惠卿代曾小三还债，小三愿将妻商氏送与惠卿，自己出外去讫。惠卿不愿娶商氏为妻，商氏单身独居，犯僧因起邪念，于某月某夜易服改妆，假扮施惠卿偷开商氏门户，希图奸骗。当被商氏认出叫喊，犯僧恐人知觉，一时用手掐喉，致商氏身死。所供是实。

来御史勒了去非口词，把他重责三十，钉了长枷，发下死囚牢里。又唤住持喝骂道：『你放徒弟在外募缘，却做这等不良的事。本当连坐，今姑饶恕，罚银三百两，给与施惠卿。』住持叩头甘服。来御史随即差人去狱中提出施惠卿，并传唤原问知县沈伯明到来。这知县惶恐谢罪，来御史喝道：『你问成这般屈事，诬陷好人，做什么官？本当参处，今罚你出俸银五百两，给与施惠卿。』随唤施惠卿近前抚慰道：『你是一位长者，应受旌奖。我今将银八百两与你，聊为旌善之礼。』施惠卿禀道：『小人荷蒙老爷审豁，几死复生，今情愿出家，不愿受赏。这八百两银子乞将一半修造本寺殿宇，一半给与曾小三，教他追荐亡妻，另

娶妻室。』曾小二叩头道：『小人久已发心要往五台山去为僧，不愿受银，这银一发将来舍与本寺修殿罢。』来御史听了，沉吟道：『你两人既不愿领银，都愿出家，本院另自有处。』便叫本寺众僧一齐上来，吩咐道：『你这班秃子，本非明心见性，发愿出家的。多半幼时为父母所误，既苦无业相授，又道命犯华盖，一时送去出了家。及至长大，嗜欲渐开，便干出歹事。又有一等半路出家的，或因穷饿所逼，或因身犯罪故，无可奈何，避入空门。及至吃十分，衣丰食足，又兴邪念。这叫做「饥寒起道心，饱暖思淫欲。」本院如今许你们还俗，如有愿还俗者，给银伍两，仍归本籍，各为良民。』于是众僧中愿还俗者倒有大半。来御史一一给银发放去了。便令施惠卿、曾小三且在宝应寺暂住，吩咐道：『我今欲于本寺广设斋坛，普斋往来云游僧众，启建七七四十九昼夜道场，追荐孤魂。待完满之日，就与你两人剃度。只是这道场需用多僧，本处僧少，且又不中用，当召集各处名僧以成此举。』吩咐毕，发放了一千人出去。次日，即发出榜文数十道，张挂各城门及村镇地方，并各处寺院门首。榜曰：

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来榜为延僧修法事：照得欲兴法会，宜待禅宗。果系真僧，必须苦行。本院择日于龙门县宝应寺开立丛林，广设斋坛，普斋十方僧众。随于本寺启建七七昼夜道场，超荐向来阵亡将士并各处受害孤魂。但本处副应僧人不堪主持法事，窃意云游行脚之中，必有圣僧在内，为此出榜招集，以成胜举。或锡飞而降，或杯渡而临，或从祇树园来，或自舍卫国至。指挥如意，伫看顽石点头；开设讲台，行见天花满目。务成无量功德，惟祈不惮津梁。须至榜者。



这榜一出，各处传说开去。这些游方僧人闻风而至，都陆续来到宝应寺里。来御史不时亲临寺中接见，逐一记名登册，备写乡贯，分送各僧房安歇。

忽一日，接到一个和尚。你道这和尚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目露凶威，眉横杀气。雄纠纠学着降龙罗汉，恶狠狠假冒伏虎禅师。项下数珠疑是人骨剉就，手中禅杖料应生血裹成。不是五台山上鲁智深，却是瓦官寺里生铁佛。

这和尚不是别人，便是五年前追赶来御史人井的和尚。今日和尚便认不出来御史，那来御史却认得明白，便假意道：『我昨夜梦见观音大士对我说，明日有恁般模样的一个和尚来，便是有德行的高僧。如今这位僧人正如梦中所言，一定是个好和尚。可请到我衙门里去吃斋。』说罢，便令人引这和尚到衙门首。门役道：『衙门里带不得禅杖进去。』教他把手中禅杖放了，然后引至后堂坐下。来御史随即打轿回衙，一进后堂，便喝左右：『将这和尚绑缚定了！』和尚大叫：『贫僧无罪！』来御史喝道：『你还说无罪，你可记得五年前赶落井中的书生么？』那和尚把来御史仔细看了一眼，做声不得。来御史道：『你当时怎生便弄死了这妇人，好好供招，免动刑法。』和尚道：『小僧法名道虚，当年曾同师兄道微行脚至桐乡县城外一个古庙前，偶见一少年妇人独自行走，一时起了邪念，逼她到庙里去强奸，不防老爷来撞见了，因此大胆把老爷赶落井中。及至回到庙里，妇人已死，师兄已不知去向。其实赶老爷的是小僧，杀妇人的却不是小僧。』来御史道：『如今这道微在哪里？』道虚道：『不知他在哪里？』

来御史沉吟了一回，便取宝应寺所造应募僧人名册来查看，只见道微名字已于三日前先到了。来御史随即差人到寺里将道微拿到台下，喝道：『你五年前在古庙中谋杀妇人的事发了。你师弟道虚已经招认，你如何说？』道微道：『小僧并不曾与道虚作伴，他与小僧有隙，故反害小僧。伏乞爷爷详察。』道虚一口咬定说：『那妇人明明是你杀死，如何抵赖？』来御史喝教把道微夹起来，一连夹了两夹，只是不招。来御史仔细看那道微时，却记得不甚分明，盖因当日被赶之时，回头屡顾，所以道虚的面庞认得明白，那庙中和尚的面庞其实记不起来。当下来御史见道微不招，便把道虚也夹了两夹，要他招出真正同伴的僧人。道虚只是咬定道微，更不改口。来御史想了一想，便教将两个和尚分作两处收监，另日再审。

且说那道微到了监中，独自睡在一间狱房里，心中暗想道：『道虚却被御史认得了，白赖不过。我幸而不曾被他认得，今只一味硬赖，还可挣扎得性命出去。明日审时，拚再夹两夹，我只不招，少不得放我了。』算计已定。挨到三更时分，忽听得黑暗里隐隐有鬼哭之声，初时尚远，渐渐哭近将来。道微心惊，侧耳细听，只听得耳边低低叫道：『道微你杀得我好苦，今番须还我命来。』那道微心虚害怕，不觉失声道：『你是妇人冤魂么？我一时害了你，是我差了。你今休来讨命，待我挣扎得性命出去，多做些好事超度你罢。』言未已，只见火光明亮，两个穿青的公人走到面前，大喝道：『好贼秃！你今番招认了么？我们不是鬼，是御史老爷差来的两个心腹公人，装作鬼声来试你的。你今真情已露，须赖不过了。』道微听罢，吓得目瞪口呆。正是：

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

无人之处，真情自见。

当下两个公人便监押住了道微，等到天明，带进衙门，禀复御史。来御史笑道：『我昨日夹你不招，你昨夜不夹自招了，如今更有何说？』道微料赖不过，只得从实供招。来御史取了口词，仍令收监。一面传谕宝应寺，即日启建道场。随后便亲赴寺中，先将施惠卿、曾小三剃度了，替他起了法名，一个叫做真通，一个叫做真彻，就请他两个为主行大和尚，令合寺僧众都拜了他。真空、真彻禀道：『我二人只会念佛，不会诵经，如何做得主行和尚？』来御史道：『你两个是真正有德行高僧，只消念佛便足超度孤魂了。』于是请二人登台高坐，朗声念佛，众僧却在台下宣念诸品经咒，奏乐应和。如此三昼夜，道场圆满。来御史吩咐设立下三个大龕子，狱中取出去非并道虚、道微三个和尚，就道场前打了一百，请入龕中，四面架起干柴，等候午时三刻举火。当时寺中挤得人山人海的看。到了午时，只见来御史袖中取出一幅纸儿，递与真通、真彻两个，叫他宣念。真通、真彻也曾识得几个字，当下展开看时，却是一篇偈语，便同声宣念道：

你三人作事不可说，不可说。我今为你解冤结，解冤结。焚却贪嗔根，烧断淫杀孽。咄！从兹好去证无生，切莫重来堕恶劫。

宣偈毕，来御史喝令把三个龕子一齐举火，不一时把三个和尚都茶毗了。正是：

焚却坐禅身，烧杀活和尚。

一齐入涅槃，已了无常帐。

原来那来御史已预先着人于道场中另设下两个牌位，一书『受害周氏灵魂』，一书『受害商氏灵魂』，面前都有香烛斋供。烧过了和尚，便请真通、真彻到二妇人灵前奠酒化纸。来御史又在袖中取出一幅纸儿，付与二人宣诵道：

怜伊已作妇人身，何故又遭惨死劫。想因前孽未消除，故使今生受磨灭。冥冥幽魂甚日安，冤冤相报几时绝。我今荐你去超生，好向西方拜真佛。

宣毕，焚化灵牌，功德满散。

次日，来御史召集各处游方僧人，谕令还俗。如有不愿还俗者，须赴有司领给度牒。如无度牒，不许过州越县，违者查出，即以强盗论。发放已毕，众僧各各叩谢而去。

此时恰好前任桐乡知县胡浑为事降调广东龙门县县丞，原任广东参将高勋在高俅处用了关节，仍来复任，被来御史都唤到台下，喝问胡浑如何前年枉断井中之狱，胡浑吓得叩头请死，来御史喝骂了一番，罚他出银一千两，将二百两给与仰阿闰，其余为修葺寺院之用。又叫高勋过来，说他纵兵害民，重利放债，要特疏题参。高勋惶恐恳求，情愿也出银一千两修造佛殿。来御史道：『你克剥民脂民膏来施舍，纵造七级浮屠，不过是涂膏衅血。今可将银一千两赈济穷民，再罚你一千两买米贮常平仓，以备救荒之用。』二人

皆依命輸納。來御史又令知縣沈伯明與胡渾、高勛三人同至寶應寺中拜見真通、真徹，擇了吉日，送他上五台山，命合寺僧人用鼓樂前導，一個知縣、一個縣丞、一個參將步行奉送出城，又差書吏賚了盤費，直護送他到五台山上。正是：

欲求真和尚，只看好俗人。

兩現比丘相，一現宰官身。

當時廣東百姓无不稱頌來御史神明，朝中張樞密聞他政聲日盛，特疏荐揚，朝廷加升為殿中侍御史。來御史奉命還朝，廣東士民臥轍攀轅，自不必說。來御史回到桐鄉縣，迎取夫人并水員外一家老小同至京中。朝廷恩典，父母妻子都有封贈，來御史又替水員外謀干了一個小前程，也有冠帶榮身。后来又扶持他兒子讀書入泮，以報他昔日知己之恩。正是：

有冤在世必明，有恩于我必報。

能智能勇能仁，全义全忠全孝。

看官听说：來御史剃度了兩個和尚，是护法；燒殺了三個和尚，也是护法；又令無數和尚還了俗，一發是真正护法。他姓來，真正是再來人；他号叫本如，真正是能悟了本錘人。于世生佛佛連聲，逢僧便拜，名為活佛，反是死佛。世人讀此回書，當一齊合掌同稱『菩薩』。



〔回末总评〕

前番冤枉，一替人鞠，一己自鞠。或速或迟，各自不同。又三个和尚，三样捉法，三样审法。玩其旨趣，可当一卷《佛经》读；观其文字，可当一部《史记》读。

○

中國歷代

沐天書

卷九六

一五〇七九

五色石卷四 白鈎仙

投崖女捐生却得生 脱梏囚贈死是起死

激浊李膺风，搅辔陈蕃志。安得当年释党人，增长贤良气。千古曹娥碑，幼妇垂文字。若使香魂得再还，殊快令人意。

右调《卜算子》

古来最可恨的是宦竖专权，贤人受祸。假令萧望之杀了弘恭、石显，陈仲举、李元礼杀了张让、赵忠，李训、郑注杀了仇士良，又使刘蕡得中状元，陈东得为宰相，岂不是最快人心的事？古来最可恨的又莫如娇娃蒙难，丽女遭殃。假令虞姬伏剑之时，绿珠堕楼之日，有个仙人来救了，他年项王不死，季伦复生，再得相聚，又岂非最快人心的事？如今待在下说一个绝处逢生的佳人，再说一个死中得活的贤士，与众位一听。

话说成化年间，陕西紫阳县有个武官，姓陆名世功，由武进士出身，做到京卫指挥。妻杨氏，生一子一女，子名逢贵，女字舜英。那舜英自幼聪慧，才色兼美。乃兄逢贵却赋性愚鲁，目不识丁。舜英自七岁时与哥哥在后园鱼池边游戏，逢贵把水瓯向池中取水玩耍，偶然掀起一条小白蛇，长可二寸，头上隐隐有角，细看时，浑身如有鳞甲之状。逢贵便要打杀它，舜英连忙止住道：『此蛇形状甚异，不可加害。』夺过瓯来，把蛇连水的倾放池里。只见那蛇盘旋水面，忽变有三尺来长，跳跃而去。舜英道：『我说此蛇有异，

早是不曾害他。』逢贵也十分惊讶。

过了一日，舜英正随着母亲在内堂闲坐，丫鬟传说外边有个穿白衣的道姑求见夫人、小姐。夫人听了，便教唤进。不一时，那道姑飘飘然走将进来，你道她怎生模样？

头戴道冠，手持羽扇。浑身缟素，疑着霓裳舞裙；遍体光莹，恍似雪衣女子。微霜点髻，看来已过中年；长袖飘香，不知何物老媪。若非天上飞琼降，定是云边王母来。夫人见她仪容不俗，起身问道：『仙姑何来？』道姑稽首道：『贫道非为抄化而来，因知贵宅小姐将来有灾难，我有件东西送与她佩带了，可以免难消灾。』说罢，袖中取出一个白玉钩来，递与舜英道：『小姐好生悬带此钩，改日再得相见，贫道就此告辞了。』夫人再要问时，只见那道姑转身下阶，化作一阵清风早不见了。夫人与舜英俱各惊怪不已。细看那白玉钩，澄彻如冰，光莹似雪，皎然射目，真是可爱。夫人对舜英道：『这道姑既非凡人，你可依她言语，将此钩佩在身边，不要遗失了。』舜英领命，自此把这玉钩朝夕悬带，不在话下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过了五六年。舜英已十三，一发出落得如花似玉。哥哥逢贵已娶了一个岳指挥家的女儿为室，舜英却还未有姻事。有个姑娘叫做陆筠操，是父亲同胞之妹，嫁在白河县任家，不幸早寡，生子名唤任蒨，字君芳，年长舜英三岁。筠操最爱内侄女舜英才貌，意欲以中表联姻，却反嫌自己儿子才貌不及舜英，恐未足为舜英之配，故尔踌躇未定。不想舜英到十四岁时父母双亡，陆逢贵守过了制，谋干了一个京卫千户之职，领了舜英并妻子岳氏一同赴任。

到京之后，逢贵专意趋承权势，结交当道，因此虽是个小小武官衙门，却倒有各处书札往来，频频不绝。逢贵自己笔下来不得，要在京中请个书记先生，有人荐一四川秀才到来。那人姓吕名玉，字琼仙，蜀中梓潼县人氏，年方二十，负才英迈，赋性疏狂，因游学到京，也要寻个馆地读书，当下就应了陆逢贵之聘。逢贵便把一应往来书札都托他代笔，吕玉应酬敏捷，不假思索，逢贵恐怕他草率，每每把他所作去请问妹子舜英，直待舜英说好，细细解说了其中妙处，然后依着妹子言语，出来称赞吕玉几句。吕玉暗想道：『此人文墨欠通，每见吾所作，初时读不断，念不出，茫然不解其意；及至进去了一遭，便来说几句在行的话，却又像极晓得此中奥妙的，不知他请教哪个来？』一日等逢贵他出，私问馆童道：『你的家主每常把我写的书文去请问何人？』馆童笑道：『吕相公还不晓得，我家舜英小姐无书不读，她的才学怕也不输与吕相公哩。我主人只是请教自己妹子，更没别人。』吕玉失惊道：『原来你家有这一位好小姐，可有婚事也未？』馆童道：『还未有婚事。我听得主人说，要在京中寻个门当户对官宦人家与她联姻。』吕玉听罢，私忖道：『如何这一个蠢俗的哥哥，却有这一个聪明的妹子？她既称许我文字，便是我的知己了。我今弱冠未婚，或者姻缘倒在此处也未可知。』又转一念道：『他要攀官宦人家，我是个寒素书生，一身飘泊，纵然小姐见赏，他哥哥是势利之徒，怎肯攀我？』又一个念头道：『只愿我今秋乡试得意，这头婚事不愁不成。』却又疑虑道：『倘我未乡试之前，她先许了人家，如何是好？』

当下正在书馆中左思右想，只见陆逢贵走将进来，手持一幅纸儿，递与吕玉道：『先生请看这篇文

字。』吕玉接来看时，第一行刻着道：『恭贺任节母陆老夫人五襄华诞乞言小序』，再看序文中间，都是些四六骈丽之语，大约称述任节母才德双全之意。吕玉看了一遍，对逢贵道：『这是一篇徵文引。是哪里传来的？』逢贵道：『这任节母陆氏，就是家姑娘。今有表弟任君芳寄到手札一封在此，先生请看。』言罢，袖中取出书来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陆表兄大人

自去岁别后，兄嫂暨表妹想俱康胜。兹者家慈寿期已近，蒙同学诸兄欲为弟广徵瑶篇，表扬贞节。吾兄在都中，相知必多，乞转求一二名作，以为光宠，幸甚。徵文引附到。弟今秋拟赴北雍，相见当不远也。

表弟任蒨顿首

吕玉看毕，谓逢贵道：『任节母既系令姑娘，又有令表弟手札徵文，合该替他多方转求。』逢贵道：『徵文一事不是我的熟路，他既秋间要来坐监，待他来时自去徵求罢。目下先要遣人送寿礼去作贺，敢烦大才做首寿诗附去何如？』吕玉应允。便取出花笺一幅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写下古风八句道：

乐安高节母，世系出河南。青松寒更茂，黄鹄苦能甘。华胄风流久坠矣，逊、抗、机、云、难再起。从兹天地钟灵奇，不在男子在女子。

吕玉一头写，逢贵一头在旁乱赞道：『莫说文章，只这几个草字就妙极了。』等他写完，便拿进内边，



请教妹子舜英道：『这诗可做得好？』舜英看了，笑道：『诗虽好，但略轻薄些。』逢贵细问其故，舜英道：『前四句是赞姑娘守节，后面所言逊、抗、机、云，是四个姓陆的古人，都是有才有名的奇男子。他说四人已往之后，陆家更没有恁般奇男子，秀气都聚在女子身上去了。这等意思，岂非轻薄？』逢贵听罢，不喜道：『这般说，是他嘲笑我了。』便转身再到书房，对吕玉道：『先生此诗如何嘲笑小弟？』吕玉道：『怎么是嘲笑？』逢贵便将妹子对他说的话依样说了一遍，道：『这不是明明嘲笑？』吕玉道：『这猜想差了。小弟赞令姑娘是女中丈夫，不愧四古人之后，奇女子便算得奇男子，此正极致称颂之意，并没什嘲笑在里边。』逢贵见说，却便不疑，暗想道：『他是个饱学秀才，我妹子虽则知文，到底还是女儿家，或者解说差了也不可。』遂转口道：『是我一时错认，先生休怪。明日将这诗笺并寿礼一同送去便是。』说罢，自去了。

吕玉暗暗喝采道：『好个解事的慧心小姐。我诗中之谜，又被她猜着了。此诗不但赞她姑娘，连小姐也赞在内。她晓得我赞她，自然欢喜。只不知她可晓得我还未婚聘否？』到得晚间，逢贵陪着吕玉夜膳，吕玉闲话间对逢贵道：『小弟今秋要给假两三月，一来回籍乡试，二来因婚事未定，要到家中定亲。』逢贵道：『先生何不援了例，就在北京进场？』吕玉道：『小弟贫士，哪里援得例起？』逢贵道：『既如此，先生到贵省乡试后，可就入京，不消为婚事担搁。但得秋闹高捷，还你京中自有好亲事便了。』吕玉听说，心中欢喜，笑道：『今秋倘能侥幸，定要相求作伐。』当晚吃过夜膳，各自安歇。次日，逢贵对舜英说道：

『秋间吕琼仙要假馆几月，他去后书柬无人代笔，须要妹子与我权时支应。』舜英道：『吕生为什要假馆？』逢贵把吕玉昨夜所言之述与舜英听了。舜英笑道：『我女儿家哪里支应得来？到那时任表兄若来坐监，央他支应便了。』逢贵道：『我听得姑娘说，任君芳的肚里还到你不来，这事一定要借重你。』舜英笑而不答，暗想道：『吕琼仙原来未曾婚娶，我若嫁得这样一个才子也不枉了。但他文才虽妙，未知人物如何？』过了一日，吕玉与逢贵在堂中闲话，舜英乃于屏后潜身偷觑，见他丰姿俊朗，眉宇轩昂，端地翩翩可爱。正是：

以玉为名真似玉，将仙作字洵如仙。

自知兄长非刘表，却羨郎君是仲宣。

不说舜英见了吕玉十分爱慕，且说吕玉欢羨舜英的敏慧，道是有才者毕竟有貌，时常虚空摹拟，思欲一见。一日，正值端阳佳节，逢贵设席舟中，请吕玉去看龙船。至晚席散，逢贵又被几个同僚邀去吃酒了，吕玉独步而回。不想舜英是日乘吕玉出外，竟到书馆中翻阅他的书集，恰好吕玉自外闯将进来，舜英回避不迭，刚刚打个照面。吕玉慌忙退了几步，让舜英出了书房，看她轻移莲步，冉冉而进，临进之时，又回眸斜眺，真个丰韵动人，光艳炫目。有诗为证：

已知道蕴才无对，更慕文君貌少双。

撇下一天风韵去，才郎从此费思量。

吕玉见了舜英，不觉手舞足蹈，喜而欲狂，恨不得便与配合。这一夜千思万想，通宵不寐。

次日起来梳洗方毕，馆童来说主人在堂中请吕相公讲话。吕玉走到堂中，逢贵迎接着道：『有篇要紧寿文，敢求大笔。』吕玉道：『又是什么寿文？』逢贵道：『内相汪公公五月十五日寿诞，小弟已备下许多寿礼，只少一篇寿文。今有个上好金笺寿轴在此，求先生做了文字，就写一写。』吕玉道：『可是太监汪直么？这阉狗窃弄威福，小弟平日最恨他。今断不以此辱吾笔。』逢贵听了，好生怫然。原来逢贵一向极其趋奉汪直，连这前程也是打通汪直关节得来的。今见吕玉骂他，如何不愠？当下默然了半晌，却想道：『这狂生难道真个不肯做？待我还慢慢地央他。』到晚间，命酒对饮。饮得半酣，逢贵道：『今早所求寿文，原不劳先生出名，千乞不吝珠玉。』吕玉被他央浼不过，又乘着酒兴，便教童子取过笔砚，将寿轴展放桌上，醉笔淋漓，写下一首绝句。道是：

净身宜了此身缘，无复儿孙俗虑牵。

跨鹤不须夸指鹿，守雌尽可学神仙。

写毕，后又大书『陆逢贵拜祝』，逢贵看了大喜。吕玉掷笔大笑，逢贵又劝了他几杯，酩酊大醉，馆童扶去书房中睡了。逢贵见轴上墨迹未干，且不收卷，随请妹子舜英出来，秉烛观之。舜英看了，笑道：

『这首诗送不得去的。』逢贵道：『如何送不得去？你可解说与我听。』舜英道：『总是吕生醉笔轻狂，不必解说。只依我言语，休送去罢了。』逢贵见说，心中疑惑。次早，令人持了轴子，亲到一最相知的同僚解少

文家里。这解少文虽是武官，颇通文墨，当下逢贵把轴上的诗与他看，解少文一见了，摇头咋舌道：『谁替你做这诗？你若把去送与汪公，不是求福，反取祸了。』逢贵惊问何故，解少文道：『这诗第一句笑他没鸡巴；第二句笑他没后代；第三句是把赵高比他，那赵高是古时极恶的太监；第四句说他不是雄的，是雌的。这是何人所作，却恁般利害？』逢贵大恨道：『这是我家西席吕琼仙做的，不想那畜生这等侮辱我。』解少文道：『这样的人还要请他做西席，还不快打发他去！』

逢贵恨了一口气，别了解少文，赶将回来，径到书馆中，见了吕玉，把轴儿掷于地上，乱嚷道：『请你做西席，有什亏你处？你却下此毒手！』吕玉愕然惊讶。原来吕玉醉后挥毫，及至醒来，只依稀记得昨夜曾做什么诗，却不记得所做何诗，诗句是怎样的了。今见逢贵发怒，拾起轴来看了，方才记起。乃道：『此我醉后戏笔，我初时原不肯做的，你再三强逼我做，如何倒埋怨我？』逢贵嚷道：『若不是我去请教别人，险些儿把我前程性命都送了。你这样的人留你在此，有损无益，快请到别处去，休在这里缠帐！』吕玉大怒道：『交绝不出恶声，我与你是宾主，如何这般相待？我如闲云野鹤，何天不可飞，只今日就去便了。』逢贵道：『你今日就去，我也不留。』吕玉道：『量你这不识字蠢才，也难与我吕琼仙做宾主。』逢贵听了这话，十分忿怒，躁暴如雷，两个大闹了一场。吕玉立刻收拾了书箱行李，出门而去。正是：

醉后疏狂胆气粗，只因傲骨自难磨。

洒逢知己千钟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当下逢贵气忿忿地走进内边，埋怨妹子舜英道：『吕家畜生做这等无礼的诗，你却不明对我说，只葫芦提过去，好生糊涂。』

舜英道：『我原说是醉笔轻狂，送不得去的。』逢贵道：『哪里是醉笔，这是他明明捉弄我。我方才赶他去时，他还口出狂言，我教这畜生不要慌！』舜英见说，低头不语，暗忖道：『我看吕生才貌双美，正想要结百年姻眷，谁料今朝这般决撒。此段姻缘，再也休提了。』正是：

好事恨多磨，才郎难再得。

宾主两分颜，只为一汪直。

不说舜英思念吕玉，时时背着兄嫂暗自流泪。且说逢贵十分怨恨吕玉，想出一个毒计道：『我就把他这首诗到汪府中出首了，教汪公拿这厮来问他一个大罪，既出了我的气，又讨了汪公的好，却不大妙。』算计已定，等贺过了汪直生辰之后，便把吕玉所写的诗轴面献汪直，细诉前情。汪直大怒，便要擒拿吕玉。却想诗轴上没有吕玉名字，且又不好因一首私诗辄便拿人，只牢记着他姓名，要别寻事端去奈何他。哪知吕玉自从出了逢贵之门，更不在京中担搁，便即日归四川去了。

光阴荏苒，看看过了八月场期，各直省都放过多榜，只有陕西因贡院被火焚烧，重新建造，改期十月中乡试，其他各处试卷俱陆续解到礼部。吕玉已中了四川第二名乡魁。舜英闻了此信，好生欢喜。料得乃兄最是势利，今见吕生高捷，或者等他到京会试之时，宾主重讲旧好，那时再要成就姻缘，便不难了。却



不料逢贵早把前诗出首，汪直正在那里恨他。今见他中了举人，便授旨于礼部尚书宁汝权，教他磨勘吕玉试卷。那宁汝权是汪直的心腹，奉了汪直之命，就上一本，说四川新中举人吕玉第三场试策中多有讥讪朝政之语，殊为妄上，合行议处，其房考成都府推官文举直并正副考官俱难辞咎。汪直票旨吕玉革去举人，着彼处有司火速提解来京究问，房考文举直着革职，正副主考分别降级罚俸。

旨下之日，逢贵欣欣得意，对舜英说知，拍手道：『今日才出得我这口气。』舜英听了，吃惊不小，想道：『我兄如何这般狠心？他骂汪直，也是他的气骨，你附汪直，不是你的长策。一旦冰山失势，不知后事如何，怎生把个有才的文人平白地坑陷了？』心中愁痛，寸肠如割。有一曲《啄木儿》单说舜英此时的心事：

心私痛，泪暗零，难将吴越谐秦晋。正相期萝葛欢联，恨无端宾主分争。鹿鸣幸报秋风信，只道鸾交从此堪重订。又谁知顿起戈矛陷俊英。

却说陆逢贵倾陷了吕玉，汪直喜欢他会献媚，就升他做了四川指挥使。逢贵大喜，即日谢过了汪直，领了家小出京赴任，迤迳望四川进发。行个多日，路经陕西北界，时值陕西分防北路总兵鄙土豪为克减军粮，以致兵变，标下将校杀了总兵，结连土贼流民一齐作乱，咸阳一带地方都被杀掠。这里陆逢贵不知高低，同了妻子岳氏、妹子舜英并车仗人马正到咸阳界口。逢贵乘马先走，教家眷随后慢慢而行，不提防乱兵冲杀过来，逢贵竟为乱兵所杀，从人各自逃命。舜英与岳氏见不是头，慌忙弃了车仗，步行望山谷小路

逃奔。岳氏又为流矢所中而死，单只剩舜英一人，也顾不得山路崎岖，尽力爬到一個山岩之上，只闻四面喊声渐近，又听得贼人喊道：『不要放箭，看有少年女子，活捉将来。』舜英度不能免，不如先死，免至受辱。转过岭后，见一悬崖峭壁，下临深潭，乃仰天叹道：『此我尽命之处矣。』却又想道：『以我之才貌，岂可死得冥冥无闻，待我留个踪迹在此，也使后人知有陆舜英名字。』便咬破舌尖，将指蘸着鲜血去石壁上大书九字道：

陆氏女舜英于此投崖

写罢，大哭了一场，望着那千尺深潭踊身一跳。正是：

玉折能离垢，兰摧幸洁身。

投崖今日女，仿佛堕楼人。

看官你道舜英拚命投崖，这踊身一跳，便有一百条性命也不能再活了。谁知天下偏有稀奇作怪的事，舜英正跳之时，只见身边忽起一道白光，状如长虹，把舜英浑身裹住，耳边但闻波涛风雨之声，两脚好像在空中行走一般。约有一盏茶时，白光渐渐收敛，舜英已脚踏实地。那白光收到衣带之间，化成一物，看时，却原来就是自幼悬佩的这个白玉钩儿。舜英心中惊怪，抬头定睛细看，却见自己立在一个洞府门前，洞门匾额上题着『蛟神之府』四个大字。正看间，呀的一声，洞门早开，走出一个白衣童子，见了舜英，说道：『恩人来了，我奉老母之命，特来相请。』说罢，引着舜英直入洞内。只见洞中奇花异草，怪石流

泉，非复人间景致。中堂石榻之上，坐着一个白衣道姑，仔细看时，依稀像是昔年赠钩的老姬。那道姑起身笑道：『小姐还认得我么？小儿曾蒙活命之恩，故我今日特来相救，以报大德。』舜英愕然，不解其故。道姑指着那白衣童子道：『小姐，你十年前池边所放小白蛇，便是此儿，如何忘了？』舜英方才省悟。正是：

别有洞天非人世，似曾相识在何处？

回思昔日赠钩时，始记当年池畔事。

当下舜英伏地再拜，道姑忙扶起道：『你且休拜，可随我到洞后来。』舜英随着道姑走至洞后，出了一头小角门，来到一个去处，只见一周遭树木蓼杂，却是一所茂林之内，隐隐听得隔林有钟磬之声。道姑对舜英道：『我送你到此处，还你三日内便有亲人相见。我这玉钩仍放你处，另日却当见还。』说罢，用手指着林外道：『那边有人来了。』舜英转顾间，早不见了道姑，连那洞府也不见了。舜英恍恍惚惚，想道：『莫非是梦里么？若不是梦，或者我身已死，魂魄在此游荡么？』伸手去摸那玉钩，却果然原在衣带上。正惊疑间，忽闻林外有人说话，定睛看时，却又见两个道姑走进林子来，一见了舜英，相顾惊讶道：『好奇怪，果然有个女郎在此。』便问舜英是谁家宅眷，因何到此，舜英把上项事细细陈诉，两个道姑十分欢诧。舜英问道：『这里是什么所在？』道姑道：『是白河县地方。我两个便是这里瑶芝观中出家的道姑。昨夜我两人同梦一仙姑，好像白衣观音模样，说道：『明日有个女郎在观后林子里，你们可收留她在观中暂住三』

日，后来当有好处。」因此今日特来林内寻看，不想果然遇见小娘子，应了这奇梦。」舜英听了，也暗暗称奇。两个道姑引舜英入观中，那观中甚是幽雅，各房共有六七个道姑，都信仙姑脱梦的灵异，敬重舜英，不敢怠慢。

舜英在观中住了两日，到第三日，正在神前烧香拜祷，只见一个道姑来传报道：「任家太太来进香，已在门首下轿了。」言未已，早见一个苍头斋着香烛，两个女使随着一个中年妇人走进观来。舜英看那妇人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姑娘陆筠操，便叫道：「这不是我姑娘么？」筠操见了舜英，大惊道：「这是我侄女舜英小姐，如何却在这里？」舜英抱着姑娘放声大哭，筠操询问来因，舜英把前事述了一遍。筠操听罢，一悲一喜，悲的是侄儿、侄妇都已遇害，喜的是侄女得遇神仙，救了性命。当下对舜英道：「你表兄赴京援例，还是五月间起身的，不知为什至今没有音耗？两月前我差人到京探问，却连那家人也不见回来。因此我放心不下，特来这观里烧香保佑，不想却遇见了你。你今可随我到家中去。」说罢，烧了香，谢了道姑，另唤轿子抬了舜英，一齐回家。自此舜英只在任家与姑娘同住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吕玉才中举人，忽奉严旨革斥提问，该地方官不敢迟慢，登时起了批文，点差解役两名，押解吕玉星夜赴京。不则一日，来到陕西咸阳地面，早闻路上行人纷纷传说，前边乱兵肆行杀掠，有个赴任的四川指挥陆逢贵一家儿都被杀了。吕玉听说，想道：「逢贵被杀不打紧，不知舜英小姐如何下落了？」心下十分惊疑。两个解役押着吕玉，且只顾望前行走，走不上二三十里，只见路上杀得尸横遍野，

吕玉心慌，对解役说道：『我们往小路走罢。』正说间，尘头起处，一阵乱兵冲将过来，吕玉躲得快，将身钻入众死尸中，把死尸遮在身上，两个解役躲避不及，都被杀死。吕玉等贼人去远，方从死尸中爬出，却待要走，只见死尸里边有个像秀才打扮的，面上被刀砍伤，胸前却露出个纸角儿。吕玉抽出看时，却是一角官文书，护封上有陕西提学道印信，外又有路引一纸，上写道：

咸阳县为恳给路引，以便归程事：据白河县生员任蒨稟称前事，为此合行给付路引，听归原籍，所过关津客店，验引安放，不得阻遏。须至引者。

原来那任蒨自五月间领了提学道批行的纳监文书起身赴京，只因路上冒了暑气，生起病来，挨到咸阳县中，寻下寓所，卧病了两个多月，始得痊愈，把人京援例乡试的事都错过了。却闻陕西贡院被烧，场期已改在十月中，他想要仍回本省乡试，正待行动，不意跟随的两个家人也都病起来，又延挨了两月有余。这年是闰八月，此时已是九月中旬，任蒨急欲回去料理考事，却又闻前途乱兵猖獗，官府防有奸细，凡往来行人都要盘诘，他便在咸阳县中讨了一纸路引，出城而行。行不多路，早遇了乱兵，主仆都被杀害。却不料吕玉恰好在他身边拾了文书路引，想道：『这任蒨不就是陆逢贵家亲戚么？如何被杀在此？』当下心生一计，把文书路引藏在自己身边，脱那任蒨的衣巾来穿戴了，把自己囚服却穿在任蒨身上，那两个杀死的解役身边自有批文，吕玉却拖他的尸首与任蒨尸首一处卧着。安置停当，放开脚步，回身望山谷小路而走。爬过了一个峰头，恰好走到陆舜英投崖之处，见了石壁上这九个血字，十分惊痛，望着深潭，欷歔流



涕。正是：

石壁題痕在，香魂何处寻？

临风肠欲断，血泪满衣襟。

吕玉在崖边哭了半日，然后再走。走到个山僻去处，取出那角文书拆开看了，方知是任蒨纳监的文书，想因路上阻隔，不曾入京，仍回原籍，『我今且冒了他名色，躲过盘诘，逃脱性命，再作区处。』计较已定，打从小路竟望兴平、武功一路逃奔。

且说这些乱兵猖獗了一番，却被陕西巡抚晋名贤亲提重师前来尽行剿灭，其余乌合之众四散奔窜。晋抚公将贼兵所过地方杀死官民人等俱各查点尸首，随路埋葬。查得新任四川指挥陆逢贵并解京钦犯吕玉及解役二名都被杀死，有劄付与批文为据，随即具疏申奏去了。一面班师，一面行文附近地方，严缉奸宄，倘有面生可疑之人，擒解军前审究。此时吕玉正逃到兴平县界，投宿客店，店主人查验路引是白河县人，听他语音却不像那边人声口，疑是奸细，即行拿住。恰值晋抚公经过本处，便解送军门。吕玉见了晋抚公，把路引文书呈上，晋抚公看了，问道：『你既往北京纳监，如何倒走回来？』吕玉道：『正为路上有警，故此走回。』晋抚公道：『你既是陕西白河县人，如何语音有异？』吕玉道：『只因出外游学已久，故此乡语稍异。』晋抚公道：『若果系秀才，不是奸人，待我出题试你一试。』便命左右给与纸笔，出下三个题目，吕玉手不停挥，三文一时俱就。晋抚公看了，大加称赏道：『你有这等文学，自然高捷，既不能入京援例

入场，现今本省贡院被烧，场期改于十月中，本院如今就送你去省中乡试便了。』吕玉本要躲过了盘诘，自己去藏身避难，不想抚公好意，偏要送他进场，不敢违命，只得顿首称谢。晋抚公随即起了文书，给发盘费，差人送至省中应试。吕玉三场既毕，揭晓之日，任蒨名字又高高地中在第三名。吕玉恐本处同年认得他不是任蒨，不敢去赴鹿鸣宴，只推有病，躲在寓中。凡有同年来拜的，俱不接见。连房师、座师也直待他临起身时，各同年都候送过了，然后假装病态，用暖轿抬到舟中一见。见过仍即回寓，闭门托病。正是：

冒名冒籍，出头不得。

人愁落第，我苦中式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报录的拿了乡试录，竟到白河县任家报喜。任母陆筠操闻儿子中了，好不欢喜。却又想道：『他已援北例，如何倒中在本省？此必因路上遇乱，故仍回省中乡试。他今既中了，少不得即日回来省亲。』过了几日，却不见音耗。任母心中疑虑，即差老苍头到省去接他。此时吕玉已离了旧寓，另赁下一所空房居住，就本处收了两个家僮伏侍，吩咐他：『凡有客来，只说有病，不能接待，就是我家有人来，也先禀知我，方放他进来相见。』那任家老苍头来到省中，要见主人。两个家僮便先到里面禀知，吕玉慌忙卧倒床上，以被蒙首，苍头走到榻前问候，吕玉只在被中作呻吟之声，更没话说。苍头心慌，出来询问家僮道：『相公为什患病？一向跟随相公的两个家人如何不见？』家僮道：『相公正因病中没人伏侍，收用我们，并不见有什家人跟随。但闻相公路遇乱兵，只身逃难，亏得巡抚老爷送来进场的。那跟随的家

人莫不路上失散了？』蒼头听罢，认道主人途中受了惊恐，所以患病，便星夜赶回家里，报知老夫人。

任母听了，甚是惊忧。即日吩咐侄女陆舜英看管家中，自己带了两个女使、一个老苍头，买舟亲到省中看视任菻。那吕玉闻任母到了，教家僮出来传说相公病重，厌闻人声，女使、苍头都不要进房门，只请老夫人一个到榻前说话。当下任母进得房门，吕玉在床上滚将下来，跪伏于地，叫声：『母亲，孩儿拜见。』任母道：『我儿病体，不消拜跪。』一头说，一头便去扶他。吕玉抬起头来，任母定睛一看，失惊道：『你不是我孩儿！』吕玉忙摇手，低叫道：『母亲禁声，容孩儿细禀。』任母道：『你是何人？』吕玉道：『孩儿其实不是令郎，是四川秀才，因路上失了本身路引，特借令郎的路引到此中式。今乞母亲确认我做孩儿，切莫说明是假的，使孩儿有冒名冒籍之罪。』任母道：『你借了我儿的路引，如今我儿却在哪儿？』吕玉道：『母亲休要吃惊，孩儿方敢说。』任母道：『你快说来。』吕玉道：『令郎已被贼兵所害，这路引我在死尸身上取的。』任母听了，大叫一声，蓦然倒地。吕玉慌忙扶她到床上睡了。过了半晌，然后哽哽咽咽哭将转来。吕玉再三劝解，又唤家僮进来吩咐道：『老夫人因路途劳顿，要安息一回。传谕家人女使们只在外边伺候，不得进房惊动。』吩咐毕，闭上房门，伏于床前，殷勤侍奉。任母连连发昏了几次，吕玉只顾用好言宽慰。到夜来，衣不解带，小心伏侍。任母见他这般光景，叹口气道：『我儿子没命死了，也难得你如此孝敬。』吕玉道：『令郎既不幸而死，死者不可复生。孩儿愿代令郎之职，奉养老亲，愿母亲善自宽解，以终余年。』任母听罢，沉吟了一回，对吕玉说道：『我认你为子，到底是假骨肉，不若赘你为

婿，方是真瓜葛。我今把个女儿配你，你意下如何？」吕玉道：「孩儿既冒姓了任，怎好兄妹为夫妇？」任母道：「这不妨，我女原不姓任，是内侄女陆氏嗣来的。」吕玉道：「既如此，母亲把内侄女竟认做媳妇，不要认做女儿；把我原认做孩儿，切莫说是女婿便了。」任母道：「究竟你的真名姓叫什么？」吕玉暗想道：「我的真名姓，岂可便说出？还把个假的权应她罢。」便将「吕玉」二字倒转说道：「我姓王名回，乞母亲吩咐家人，切莫走漏消息。」原来任家有几个人，两个随着任倩出去杀落了，后来又差两个去路上迎候主人，都不见回来，今只剩个老苍头，任母唤来细细吩咐了一番。

过了一日，任母要同吕玉回到白河县家中与侄女陆舜英成亲，吕玉恐怕到那里被人认出假任倩，弄出事来，乃恳求任母接取小姐到省中寓所完婚，任母允诺。选下吉日，差人回家迎娶舜英小姐。

舜英闻说姑娘要把她配与表兄任倩，私自嗟叹道：「真个势利起于家庭，姑娘向以任表兄才貌不如我，不堪为配，今日见他中了举人，便要择日成婚。我今在他家里度日，怎好违他？只可惜吕琼仙这段姻缘竟成画饼了。」当下自嗟自叹了一回，只得收拾起身。不则一日，来至省中寓所。任母与她说明就里，方知所配不是任倩，却是王回。到得结亲之夜，两个在花烛下互相窥觑，各各惊讶。吕玉见了新人，想道：「如何酷似陆舜英小姐？我前在山崖上亲见她所题血字，已经投崖死了，如何这里又有个陆舜英？」又想道：「任母原是陆氏，她的内侄女或者就是舜英的姊妹，故此面庞厮象也不可。」又想道：「便是姊妹们面庞厮象，也难道厮象得一些儿不差？」这边舜英看了新郎，也想道：「这明明是吕玉，如何说是王回？据他

说是四川人，难道偏是同乡又同貌？」二人做过花烛，入帙就寝。吕玉忍耐不住，竟问道：「娘子你可是陆舜英小姐么？」舜英也接问道：「官人你可是吕琼仙么？」吕玉见她说破，忙遮掩道：「我是王回，并不是什么吕琼仙。」舜英道：「你休瞒我，你若不是吕琼仙，如何认得我是陆舜英？」吕玉料瞒不过，只得把实情说了。因问道：「据我路上所见，只道小姐投崖自尽了，不想依然无恙，莫非那投崖的又别是一个陆舜英么？」舜英笑道：「投崖自尽的也是我，依然无恙的也是我。」便也把前情细细诉说了一遍。两个大家欢喜无限，解衣脱带，接入被窝，说不尽这一夜的恩情美满。正是：

春由天降，笑逐颜开。前从背地相思，各怀种种；今把离愁共诉，说与般般。前于书馆靓芳容，恨不一口水吞将肚里去；今向绣帏偎粉面，且喜四条眉斗合枕边来。前就诗谜中论短论长，唯卿识我的长短；今在被窝里测深测浅，唯我知伊的浅深。前见白衣儿洞府欢迎，今被赤帝子核心直捣。前日丹流莺舌，染绛文于山间；今宵浪滚桃花，落红雨于席上。前日姻传玉镜，谁道温家不是温郎；今宵唇吐丁香，却于吕生凑成「吕」字。何幸一朝逢旧识，几忘两下是新入。

此时任母身子稍安，舜英夫妇定省无缺。吕玉叮嘱舜英：「在姑娘面前切莫说出我真名字。」舜英道：「你这等藏头露尾，如何遮掩得了？」吕玉道：「汪直恶贯满盈，自当天败，我且权躲片时，少不得有出头日子。」舜英自此依他言语，更不说破。

过不多几日，早有送报人送京报来。时吕玉正在房中昼寝，舜英先取来看时，见上面写道：



十三道御史合疏题为逆珰谋为不轨等事：奉圣旨汪直着拿送法司从重治罪。

礼科一本，乞赠直言之士，以作敢谏之风事：奉圣旨据奏四川举人吕玉，试策切中时弊，不幸为小人中伤，被逮道死，殊为可悯。着追复举人，赠翰林院待诏。其主考、房考各官，着照原官加级起用。宁汝权革职拿问。

吏部一本，推升官员事：原任成都府推官文举直拟升

陕西道监察御史。奉圣旨文举直着即巡按陕西，写敕与他。舜英看了，慌忙唤醒吕玉，递与他看。吕玉以手加额道：『谢天地，今日是我出头的日子。且喜文老师就做了这里代巡，我的事少不得要他周全。今不要等他入境，待我先迎候上去。』便教家僮雇下船只，连夜起身前往。到得前途，迎着了按院座船。吕玉乃先将陕西新科中式举人任蒨的名揭投进，文按君教请相见。吕玉走过官船参谒，文按君一见大惊，连叫：『奇怪，奇怪！莫不我见了鬼么？』吕玉道：『举人是人，如何是鬼？』文按君道：『尊容与敝门生吕玉毫厘无二，所以吃惊。』吕玉道：『乞屏左右，有言告禀。』文按君便喝退从人，引吕玉进后舱。吕玉才向袖中取出门生的名揭呈上，说道：『门生其实是吕玉，不是任蒨。』文按君惊问道：『都传贤契已死，如何得活？』吕玉把前事细细呈告。文按君大喜道：『本院便当替你题疏。』吕玉道：『求老师隐起门生冒名冒籍、重复中式一节，门生一向托病不出，如今只说任蒨近日身故，吕玉赘在任家为婿便了。』文按君点头应允。吕玉拜别了文按君回家，仍旧闭门静坐，等候好音。

光陰迅速，不觉已是十二月中旬。忽一日，听得门前喧闹，拥进一簇报人，贴起喜单，单上大书道：

捷报贵府老爷吕：前蒙圣旨追复举人，赠翰林院待诏。

今复蒙圣旨召赴京师会试。

吕玉闻报，亲自出来打发了报人去后，人见任母。任母问道：『你是王回，如何报单上却又是什麼老爷吕？』吕玉至此方把实情说明，任母才晓得他是吕玉，不是王回。当下吕玉对任母道：『岳母如今休认我做孩儿，原认我做女婿罢。一向为小婿之故，使岳母未得尽母子之情，我今当为任兄治丧开吊，然后去会试。』任母含泪称谢。吕玉便教合家挂了孝，堂中设棺一口，将任蓥衣冠安放棺内，悬了孝幕，挂起铭旌，旌上写道：『故孝廉君芳任公之柩』，门前挂上一面丧牌，牌上说道『不幸内兄孝廉任公君芳于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正寝』，后书『护丧吕玉拜告』。这一治丧，远近传说开去，都说任举人一向患病，今日果然死了，妹夫吕玉在那里替他开丧。于是本处同年俱来作奠，按院亦遣官来吊，一时丧事甚是整齐。正是：

谎中调谎，虚里驾虚。东事出西头，张冠换李戴。任家只有一个儿子，忽然弄出两个儿子来；吕生中了两个举人，隐然分却一个举人去。姑借侄为假媳，侄又借姑为干娘，两下俱为借名；吕冒任之秀才，任又冒吕之乡榜，一般都是冒顶。吕经魁一封赠诏，本谓锡于死后，不料锡于生前；任春元半幅铭旌，只道中在生前，谁知中在死后。假王回纳妇成亲，适为真吕玉入赘张本；活琼仙闭门托病，巧作死君芳设幕缘由。这场幻事信稀闻，此种奇情真不测。

吕玉治丧既毕，兼程进京，赴过会试。放榜之日，中了第五名会魁，殿试状元及第，除授翰林院修撰。上疏乞假回籍葬亲，朝廷准奏。吕玉便同舜英到四川拜了祖茔，葬了父母。然后回到陕西白河县，却于瑶芝观里又设两上空棺，挂一对铭旌，一书『故指挥使逢贵陆公之柩』，一书『故指挥陆公元配岳孺人之柩』，也替他设幕治丧。正是：

人虽修怨于我，我当以德报之。

总看夫人面上，推爱亦其所宜。

吕玉一面治丧，一面就在观中追荐父母，并任、陆两家三位灵魂。道场完满之日，任母与舜英都到观中烧香礼佛。只见观门外走进一个白衣道姑，携着一个白衣童子来到庭前，见了舜英，笑道：『小姐今日该还我玉钩了。』舜英看时，认得是前日救她的仙姑。未及回言，早见自己身边飞出一道白光，化作白云一片，那道姑携着童子跨上白云，冉冉腾空而起。一时观里观外的人，俱仰头观看。舜英忙排香案，同吕玉、任母望空礼拜，约有半个时辰，方才渐渐不见。舜英伸手去摸那玉钩时，已不在身边了。正是：

仙驾来时玉佩归，瑶芝观里白云围。

惊看天上蛟龙变，正值人间鸾凤飞。

吕玉唤高手匠人塑仙姑，仙童神像于观中，给香火钱与本观道姑，教她朝夕供养。舜英又唤过昔日在林子里遇见的两个道姑，多给银钱，酬其相留之德。吕玉把三个空柩都安厝了，然后同家小进京赴任。后

来舜英生三子，将次子姓了任，第三子姓了陆，接续两家香火。吕玉官至文华殿太学士，舜英封一品夫人。吕玉又替任母题请表扬贞节，此是后话。

看官听说，隋侯之珠，杨香之环，相传以为灵异，岂若蛟神白玉钩更自稀奇。至于佳人死难，贤士捐生，不知费了吊古者多少眼泪。今观陆小姐绝处逢生，吕状元死中得活，安得不鼓掌大笑，掀髯称快。

〔回末总评〕

蛇为仙，玉化灵，奇矣。然神仙之幻不奇，人事之幻乃奇。托任是假，姓王亦是假；认儿是假，呼婿亦是假，是一假再假也。任蓍本有，王回却无，是两假之中，又有一真一假也。假子难为子，侄婿可为婿，是同假之中，又有半假半真也。至于任之死是真，若死在中式之后，则死亦是假；吕之病是假，乃病在治丧之前，则病又疑真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总非人意想之所到。

五色石卷五 续箕裘

吉家姑捣鬼感亲兄 庆藩子失王得生父

血诚不当庭帟意，伯奇孝已千秋泪。号泣问苍天，苍天方醉眠。有人相救援，感得亲心转。离别再团圆，休哉聚顺欢。

右调《菩萨蛮》

从来家庭之间，每多缺陷。以殷高宗之贤，不能察孝己。以尹吉甫之贤，不能活伯奇。又如戾太子被潜而死，汉武帝作思子宫，空余怅望，千古伤心。至于宜臼得立，不能再见幽王，而与褒姒、伯服势不并存；重耳归国，亦不能再见献公，而与奚齐、卓子亦势不两立，又岂非可悲可涕之事？如今待在下说个被谗见杀、死而复生的孝子，哭子丧目、盲而复明的慈父，再说个追悔前非、过而能改的继母，无端抛散、离而复合的幼弟，与众官听。

这桩事在正统年间，河南卫辉府有个监生，姓吉名尹，号殷臣，妻高氏，生一子，名孝字继甫。幼时便定下一房媳妇，就是吉尹妹丈喜全恩的女儿。那喜全恩是勋卫出身，现在京师做个掌管羽林卫的武官。夫人吉氏，便是吉尹的胞妹。所生女儿，小字云娃，与吉孝同年同月而生，两家指腹为婚的。不想吉孝到十二岁时，母亲高氏一病而亡。吉尹娶妾韦氏，一年之内即生一子，乳名爱哥，眉清目秀，乖觉异常，吉尹最所钟爱，替他起个学名，叫做吉友。自古道『母以子贵』。吉尹喜欢吉友，遂将韦氏立为继室。原来吉



家旧本殷富，后因家道衰落，僮仆散去，只留一旧仆高懋，原系前妻高氏随嫁来的。到得韦氏用事，把这旧仆打发出去。另自新收个养娘刁氏。那刁氏最会承顺主母颜色，趁候意旨，搬说是非，韦氏甚是喜她。正是：

彼一时兮此一时，新人用事旧人辞。

只缘主母分前后，顿使家奴兴废殊。

却说吉孝一向附在邻家书馆中读书，朝去夜回，全亏高懋担茶担饭，早晚迎送。自从高懋去了，午膳晚茶没人送去，都要自回来吃。那刁氏只愿抱着小官人，哪里来理会大官人。吉孝匍匐道途，不得安逸，或遇风雨之时，一发行走不便，时常歔歔嗟叹。刁氏便在韦氏面前搬口道：『大官人道主母逐了高懋去，甚是怨怅。』韦氏变色道：『难道一个家人，我做娘的作不得主？』便对吉尹说了，唤吉孝来数说了几句，吉孝不敢回言，情知是刁姬搬了是非。一日归来吃午膳，饭却冷了，忍耐不住，不合把刁姬痛骂了一场，刁姬十分怀恨，便去告诉韦氏道：『相公大娘不曾骂我，大官人却无端把我来辱骂。』韦氏道：『晓得是娘身边得用的人，看娘面上就不该骂你了。』刁姬道：『这是骂不得大娘，所以骂我。大官人正不把大娘当娘哩，他背后还有极好笑的话。』韦氏问是什话，刁姬假意不敢说。直待盘问再三，方才说道：『大官人在背后说相公没主意，不该以妾为妻。又说大娘出身微贱，如今要我叫娘，寔是勉强。』韦氏听了，勃然大怒，便要发作。刁姬止住道：『大娘若为了我与大官人寻闹，他毒气便都射在我身上，不如只记在心里，慢慢

计较便了。』韦氏自此深恨吉孝，时常对吉尹说他的不是处。正是：

信潜何容易，只因心两般。

可怜隔腹子，如隔一重山。

常言道：『口能铄金。』浸润之潜，最是易入。吉孝本没什不好，怎当得韦氏在丈夫面前，朝一句晚一句，冷一句热一句，弄得吉尹把吉孝渐渐厌恶起来。看官听说：大凡人家儿子为父母所爱的，虽有短处，也偏要曲意回护；若一被父母厌恶了，便觉他坐又不是，立又不是，语又不是，默又不是。可怜一个吉孝，只因失爱于父母，弄得手足无措，进退不得。思量无可奈何，唯有祷告天地神明，或可使父母回心转意。于是常到夜半，悄悄起来跪在庭中，对天再拜，涕泣祷告。又密写疏文一纸，在家庙前焚化。却不想都被刁姬窥见，一五一十地报与韦氏道：『这不知做的是什把戏？』韦氏怒道：『畜生一定是咒我夫妇两个了。』便对吉尹说知。吉尹初时尚不肯信，到夜间起来偷看，果见吉孝当天跪拜，口中喃喃呐呐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吉尹大喝道：

『你这忤逆畜生，在这里诅咒爹娘么？』吉孝吃了一惊，跪告道：『孩儿自念不肖，不能承顺父母，故祷告上苍，愿天默佑，使父母心回意转。岂有诅咒之理？』吉尹道：『你既非诅咒，何消夜半起来，避人耳目。我今亲眼见了，你还要花言巧语，勉强支饰。』便把吉孝着实打了一顿。

吉孝负痛含冤，有口莫辩。自想母党零落，高家已是无人，只有喜家姑娘是父亲胞妹，又是自己的丈

母，除非她便可以劝得父亲。因捉个空，瞒着父母，私自走到喜家去，拜见姑娘，诉说衷情。原来喜全恩因上年土木之变，护驾死战，身受重伤，此时景泰御极，兵部于尚书嘉其忠勇，升他做了挂印总兵，镇守边关，不得回来，只有夫人吉氏在家。当下喜夫人听了侄儿所言，便道：『原来有这等事，待我婉转劝你父亲，教他休信谗言便了。』吉孝垂泪道：『全赖姑娘劝解则个。』喜夫人又安慰了他几句，吉孝不敢久留，谢别了姑娘，自回家去。

过了一日，吉尹因欲问妹夫喜全恩信息，步到妹子家里。喜夫人接着，置酒相待。吉尹问道：『近日妹丈可有家信回来，边关安否如何？』喜夫人道：『你妹夫近日有信来，说边关且喜宁静。但牵挂家中骨肉，放心不下，询问女婿吉继甫近来学业如何？』吉尹道：『不要说起，这畜生十分无礼。我正待告诉你一言难尽。』便把吉孝夜半对天诅咒的话说了一遍。喜夫人道：『我也闻得哥哥近日在家中惹气，可念父子至亲，先头的嫂嫂只留得这点骨血，体要听了闲言闲语，错怪了他。若做儿子的诅咒爹娘，天地有知，必不受此无理之诉，这是自告自身了。我看侄儿是读书人，决无此事。』吉尹听了，只管摇头，口虽不语，心里好生不然。正是：

枕边能灵，膝下见罪。

儿且不信，何有于妹。

当下吉尹别过妹子，回到家中，把上项话与韦氏说知。韦氏道：『若不是这畜生去告诉姑娘，何由先

晓得我家中惹气？原来那忤逆种要把丈母的势来压量我。罢了，他道我出身微贱，做不得他的娘，料想姑娘也只认得先头的嫂嫂，未必肯认我为嫂，他女儿也不肯到我手里做媳妇。她说父子至亲，你们父子到底是父子，我不过是闲人，你从今再休听我的闲言闲语，我今后但凭你儿子怎样诅咒，再不来对你说了。」这几句话分明是激恼丈夫，吉尹听了如何不怒？便唤过吉孝来喝问道：「你怎生在姑娘面前说我听了闲言闲语？」韦氏便接口道：「你夜半对天诅咒，是你父亲目击的，须不干我事。你就教姑娘来发作我，我也有辩。我晓得你只多得我与小弟兄两个，今只打发我两个出去便了，何必连父亲也咒在里面？」吉尹听说，愈加着恼，又把吉孝打了一顿，锁在后房骂道：「省得你再到姑娘家去告诉，我且教你这畜生走动不得！」自此吉孝连书馆中也不能去，终日在房里涕泣。

那刁姬却私与韦氏计议道：「相公与大官人闹了这几场，大官人心里不怪相公，只怪大娘。今大娘年正青春，小官人又只得两三岁，相公百年之后，大娘母子两个须要在大官人手里过活，况大官人又有喜家夫人的脚力，那时须受他的累。常言道：「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。」依我算计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」韦氏沉吟道：「你所言甚是，但今怎生计较便好？」刁姬道：「我有一计，不知大娘可依得么？」韦氏道：「计将安出？」刁姬道：「大娘可诈病卧床，教大官人侍奉汤药。待我暗地把些砒霜放在药里，等他进药之时，大娘却故意把药瓯失手跌落地上，药中有毒，地上必有火光冒起。那时说他要药死母亲，这罪名他须当不起。相公自然处置他一个了当。」韦氏道：「此计大妙。」

商議已定，次日便假裝做心疼，倒在床上，声喚不止。吉尹着忙，急請医生看視，讨了两贴煎剂，便付与刁姬，教快煎起来。韦氏道：『刁姬只好抱爱哥，没工夫煎药。若论侍奉汤药，原是做儿子的事。今可央烦你大孩儿来替我煎煎。』吉尹听说，遂往后房开了锁，放出吉孝，吩咐道：『母亲患病，要你煎药。只看你这番，若果小心侍奉，便信你前日不是诅咒，可以将功折罪。』吉孝领命，忙向刁姬取了药，看药封上写道：水二钟，煎八分，加姜二片，不拘时服。吉孝随即吹起炭火，洗净药罐，置水加姜，如法煎好。将来倾在瓯内，双手捧着，恭恭敬敬走到韦氏床前，叫声：『母亲，药在此。』那时吉尹正坐在房内，教刁姬引骗着爱哥作耍，替韦氏消遣。见吉孝煎得药来，即令刁姬把爱哥放在床上，且伏侍韦氏吃药。韦氏才接药在手，却便故意把手一拂，将药瓯跌落地上，只见地上刺栗一声，一道火光直冲起来。吉孝见了，吓得目瞪口呆。刁姬只顾咋舌道：『好利害，好利害！』韦氏便呜呜咽咽地哭道：『大官人呵，你好狠心也！你恨着我，只去对你姑娘说，教你父亲出了我便罢。何苦下恁般毒手，药里不知放了什东西，这等利害。早是我该死，险些把我肝肠也迸裂了。』

吉尹此时怒从心起，一把拖过吉孝来跪下，大喝道：『你要药死母亲，当得何罪？』吉孝大叫冤屈。吉尹道：『待我剥了你衣服，细细地拷问。』刁姬便假意走过来解劝，却从闹里把个毒药纸包暗暗塞在吉孝袖中。吉尹把吉孝衣服扯落，见袖中滚出个纸包儿，取来看时，却是一包砒霜。吉尹大怒道：『药包现证，还有什么说！』韦氏道：『若只要药死我一个，不消又留这许多砒霜，他想还要药死父亲与兄弟哩。』吉尹听



了，咬牙切齿，指着吉孝骂道：『你这弑逆之贼，我今日若不处你个死，将来定吃你害了！』韦氏道：『你休说这话，伤了父子至亲，不如倒来处死了我，中了他的意罢。我是闲人，死了一百个也不打紧。况我今日不死，后日少不得要死在他手里的，何不趁你眼里死了，倒得干净。』吉尹听了这话，越发躁暴如雷，便解下腰里汗巾来，扣在吉孝颈项下。吉孝慌了，放声号哭。这边爱哥在床上见哥哥这般光景，不觉惊啼起来。韦氏恐怕吓了他，忙叫刁姬抱了开去。刁姬借这由头，竟抱了爱哥出房去了，并不来解劝主人。吉尹一时性起，把吉孝按倒在地，拴紧了他颈里汗巾，只一拽，可怜吉孝挺了两挺，便直僵僵不动了。韦氏见吉孝已死，假意在床上几天儿地的哭将起来道：『我那一时短见的孩儿，我那自害自身的孩儿，倒是我教你煎药的不是，送了你性命。恨我不先死，连累了你了。』吉尹道：『他咒你不死，又来药你，这样逆子，还要哭他则什。』韦氏道：『你还念父子至亲。买口好棺木殓送了他。』吉尹道：『弑逆之人，狗彘不食，要什棺木。只把条草鞮裹了，扛他出去。』韦氏道：『姑娘晓得，须不稳便。』吉尹道：『是我养的儿，她也管不得我。』说罢，便走出去唤人扛尸。原来吉家有几个邻舍，日前都被刁姬把吉孝诅咒父母的话谗毁过的，今又闻说他要毒死母亲，被他亲爹处死的，哪个敢来说什话，只得由他唤两个脚夫把尸首扛到荒郊抛掉了。正是：

井廩无辜犹遇难，况乎弑逆罪通天。

独伤孝子蒙冤谴，殒命还将尸弃捐。

却說那日喜家夫人吉氏閑坐室中，覺得滿身肉顫，耳熱眼跳，行坐不安，心里正自疑忌，早有吉家鄰舍把吉孝殞命拋尸的事傳說開來，喜家的家人知了這消息，忙報與主母。喜夫人听了，大驚啼哭，云娃小姐也在房里吞聲暗泣。喜夫人道：『此事必然冤枉，我哥哥如何這般凶莽？』慌忙差几个家人，速往郊外看吉孝尸首的下落。家人領命，赶到荒郊看時，見吉孝面色如生，伸手去摸他身上，心头尚熱，候他口中，还微微有些氣息。家人連忙奔回報知主母。喜夫人便教取一床被去，把吉孝裹了，连夜抬到家中，安放一張榻上，把姜湯灌入口內，只听得喉間咯咯有声，手足渐渐转动。喜夫人道：『好了，好了。』便连叫：『侄儿苏醒。』叫了一回，吉孝忽地睁开双眼，定睛看了姑娘半晌，方才哽哽咽咽地说道：『莫不是我魂魄与姑娘相会么？』喜夫人哭道：『我儿，你姑娘在此救你，你快苏醒则个。』当下扶起吉孝，姑侄两个诉说冤苦，相对而泣。傍边看的奴婢亦无不下泪。正是：

历山有泪向谁挥，痛念穷人无所归。

此日若非姑氏救，幽魂化作百劳飞。

吉孝对姑娘说道：『这毒药不知从何而来？想必又是刁姬所为。侄儿今负一个弑逆罪名在身上，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？今日虽蒙姑娘救了，若不能辨明心迹，再与父亲相见，生不如死。』

喜夫人劝道：『你且在我家暂避几时，在我身上教你父亲回心转意，日后再与你相见便了。』于是吩咐家人，不许走漏消息与吉家知道。

次日，喜夫人唤两个会讲话的女使来吩咐了，遣她到哥哥家里，见了吉尹夫妇说道：『我家夫人闻大官人凶信，特遣我们来探问。』吉尹把前事细述了一遍。女使道：『我家夫人说，大官人不但是我侄儿，又是女婿。相公要处置他，也该对我说声。及至处置死了，又不来报。不知是何缘故？』吉尹道：『他诅咒爹娘，又要药死继母，大逆不道。吾已不认他为子，你家夫人也不必认他为侄为婿了。故此不曾来说。』女使道：『夫人、小姐都道大官人死得不明不白，十分哀痛。相公也忒造次了些。』

吉尹道：『他身边现有毒药为证，如何说不明白？你家小姐还喜得不曾过门，如今竟另寻好亲事便了。』女使道：『夫人说大官人受屈而死，小姐情愿终身不嫁。』吉尹道：『嫁与不嫁我总不管，悉凭你夫人主张。』女使道：『相公倒说得好太平话儿。』吉尹更不回答，竟自走开去了。女使亦即辞别而去。从此两家往来稀疏，吉尹也不到喜家去，喜家也再不使人来。

韦氏与刁姬自吉孝死后，私相庆幸，以为得计。不想小孩子爱哥终日寻觅哥哥不见，时常啼哭，百般哄诱他不住。韦氏没奈何，教刁姬抱他去街坊上玩耍。正是：

孩提之童，具有至性。

天伦难昧，于兹可信。

自此刁姬怕爱哥在家啼哭，日日抱着他在街上闲行。原来吉家住在城外，与皇华亭相近。那时是天顺元年，南宫复位，有陕西、宁夏的藩封庆王进京朝贺，经过本处地方。城中各官都到皇华亭迎接，街上甚

是熱鬧，刁姬便抱着愛哥去閑看。正抱到一個開畫店的門首，愛哥忽然要討糖果兒吃。刁姬要抱他到鋪子上去買，愛哥不肯道：『我要在這裡看畫，你自去買來我吃。』刁姬再要强他時，愛哥便哭起來。刁姬欲待央托畫店里的人替他照管，却見那畫店里也只有個十數歲的小廝坐着看店，并不見有店主人在內。刁姬不得已，只得叫愛哥坐在店前橫板上，囑咐道：『你不要走動，我去買了就來。』說罷，向人丛中挨去。走过兩條巷，買了糖果，才待轉來，恰遇街上官過，又等了半晌，方才奔回畫店前，却不見愛哥在那里了。刁姬吃惊，問那店里小廝時，說道：『他不見你來，走來尋你了。』急得刁姬叫苦不迭，四下里報尋，但見人來人往，挨挨擠擠，哪里尋得見？又東央西問，各處尋喚了一回。看看天晚，奔到家中，汗流滿面，哭告與韋氏知道。韋氏大驚失色，埋怨道：『你所干何事？一個小官人不看管好了！』吉尹聽得不見了愛哥，大罵刁姬：『老乞婆，你昏昏了頭，不看好了他，讓他走失了！』刁姬自知不是，不敢做聲。韋氏啼啼哭哭，一夜不曾合眼。次早吉尹起來，寫下招子數十張，各處粘貼。招子写道：

出招子吉殷臣，自不小心，于天順元年十月初一日走失小孩兒一個。年方三歲，小名愛哥。面白无麻，頭戴烏緞帽兜，上有金壽字一枚，珠子一顆，銀剛鈴子十粒。頸持小銀項箱，臂帶小銀鐲。身穿大红小綿袄，外着水紅洒线道袍。下身白綢綿褲，脚穿虎頭靴。身边并无财物。如有收留者，謝銀十兩。報信者，謝銀三兩。决不食言。招子是實。

吉尹一面貼招子，一面教刁姬各處尋訪。一连尋了數目，并没音耗。韋氏終日哭罵刁姬。看看又過了

几日，眼见得爱哥是寻不着的了，韦氏肝肠如割，真个害起心疼病来。那时却没人侍奉汤药，只得教刁姬支持。病人心中又苦又恼，伏侍的人甚难中意。正是：当初是假疾，今日是真病。试问侍奉人，何如长子敬。刁姬受了一肚皮气，说不得，话不得，缠累了两日，也头疼脑痛起来。床上病人未愈，伏侍的人又病倒了。吉尹一个人哪里支持得来，只得再去寻问旧仆高懋，指望唤他来奔走几日，不想高懋自被主人打发出门后，便随着个客商往北京去了。吉尹心中烦闷，只在家里长吁短叹。

这边吉孝在喜家闻知父母近日有这许多不堪之事，心上甚是放不下，便恳求姑娘差个人去看看。喜夫人应允，即令一个老姬、一个苍头到吉家去服役。吉尹十分感谢，便教这老姬伏侍韦氏，随便也看看刁姬。那韦氏因服药调治，渐渐平愈。这刁姬却倒感得沉重，热极狂语，口中乱嚷道：『大官人来索命了。』忽又像吉孝附在身上的般，咬牙怒目地自骂道：『你这老淫妇，做陷得我好！你如何把砒霜暗放药里，又把砒霜纸包塞在我衣袖里，致使我受屈而死？我今在阴司告准，一定要捉你到酆都去了！』一会儿又乱叫道：『大官人不要动手，这也不独是我的罪，大娘与我同谋的。』说罢，又自打自己的巴掌，喝道：『你不献这计策，大娘也未必便起此念，我今先捉了你去，慢慢与大娘算账。』韦氏听了这些说话，吓得一身冷汗，毛骨悚然。喜家的苍头、老姬都道奇怪，吉尹听了，将信将疑。正是：

贼人心虚，虚则心馁。

不打自招，无鬼见鬼。



刁姬准准地乱了三日三夜，到第四日，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了。临死之时，颈里现出一道绳痕，舌头拖出几寸。韦氏见了，好生害怕。当下吉尹买口棺木，把她盛殓，抬去烧化了。韦氏自此心神恍惚，睡梦中常见吉孝立在面前。忽一夜，梦见吉孝抱着爱哥在手里，醒来想道：『我那爱哥一定被大孩儿阴空捉去了。』心中凄惨，不觉直哭到天明。看官听说：大凡人亏心之事断不可做，韦氏不合与刁姬谋害吉孝，今见刁姬这般死法，只道真个吉孝的冤魂利害，因猜疑到爱哥也一定被冤魂缠了去，于是便形之梦寐，此正与刁姬无鬼见鬼的一般。哪知吉孝原不曾死，那爱哥也另自有个好处安身。说话的少不得渐渐说来。

如今且说韦氏因梦中所见，心怀疑忌，与喜家老姬商量，要寻个关亡召神的女巫来问问。老姬道：『我家老苍头认得两个女巫，一个姓赵的，极会关亡；一个姓纽的，最调得好神。』韦氏听说，便央老苍头去请她两个来。苍头领命，先回到喜家，把上项事细细对喜夫人说知。喜夫人笑道：『我如今可以用计了。』便教苍头先密唤那两个女巫到来，各送与白金一两，吩咐了她言语。又教吉孝亲笔写下一纸祷告家庙的疏文，后书景泰七年十二月的日期，付与纽婆藏在身边，附耳低言，教她如此如此。两个女巫各领命而去。有篇口号，单说那些女巫的骗人处：

司巫作怪，邪术跷蹊。看香头，只说见你祖先出现；相水碗，便道某处香愿难迟。肚里说话时，自己称为灵姐；口中呵欠后，公然妆做神祇。假托马公临身，忽学香山匠人的土语；妄言圣母附体，却呼南海菩萨是娘姨。官话蓝青，真成笑话；面皮收放，笑杀顽皮。更有那捉鬼的瓶中叫响，又听那

召亡的瓮里悲啼。说出在生时犯什症候，道着作享日吃什东西。哄得妇人泪落，骗得儿女心疑。究竟这般本事，算来何足称奇。樟柳神，耳报法，是她伎俩；簷头仙，练熟鬼，任彼那移。过去偶合一二，未来不准毫厘。到底是脱空无寔，几曾见明哲被迷。

当日两个女巫到了吉家，见了吉尹夫妇。韦氏先要关亡，赵婆便讨两只桌子，将一桌放着了壁，桌下置空瓮一个，桌上缚裙一条来遮了。一桌另放一边，上置一空盘，赵婆把个茶壶盖儿去盘中团团磨转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磨不多时，早听得瓮中谵谵有声，细听时，像有人在内咳嗽的一般。赵婆问道：『你是什么人？』瓮中答道：『我是土地。』赵婆道：『吉姓香火，要请家先亡人，烦你去召来。』瓮中寂然了半晌，忽听得嚶嚶地哭将来。赵婆又问：『是谁？』瓮中答道：『我是吉殷臣的前妻高氏。我儿吉孝死得好苦！』赵婆道：『怎么死的？』瓮中答道：『韦氏听了刁姬，设计陷他，被他父亲用汗巾扣死的。』赵婆道：『如今刁姬在哪里？』瓮中答道：『已被我儿捉杀了。如今正好在阴司受苦哩。』赵婆道：『今本家小官人爱哥不见了，你可知他在何处？』瓮中答道：『他的娘陷害了前儿，故罚她与亲儿不能相见。再过几时，少不得知道，今且不须问。』赵婆再要问时，只听得瓮中道：『我忙些个，去也去也。』韦氏听罢，吓得通红了脸，做声不得。吉尹道：『这是假的，问他爱哥的消息，便葫芦提过去。以前的话，不过晓得刁姬临终乱言，故附会其说。若大儿下毒是虚，难道夜半诅咒也是虚的？我只不信。』

韦氏道：『关亡不肯说爱哥下落，再问调神的，或者说出也未可知。』便教调神的调起神来。那纽婆便

把香烛供起，焚了一道符，自己掇条凳子坐着。坐了一回，忽然连打几个呵欠，把一双眼反插了，大声道：『我乃扬威侯刘猛将是也，你家屈杀了大孩儿，却只来问我小孩儿做什么？』吉尹听了，忍耐不住，开口问道：『大孩儿如何是屈杀了？』纽婆道：『这毒药须不是他下的，是有人诬陷他的。你如何不仔细详察，错怪了他？』吉尹道：『他夜半起来对天诅咒父母，背地在家庙前焚化诅咒的疏文，这须不是别人诬陷他。』纽婆笑道：『怎么不是诬陷他？他的疏文不是诅咒，是求祷父母回心转意的意思。』吉尹摇头不信，纽婆道：『你不信么，他的原疏焚在家庙前，我神已收得在此。』一头说，一头便向袖中取出一幅黄纸儿，掷于地上道：『你自去看，我神去也。』说罢，又连打几个呵欠，把头倒在桌上睡去了。吉尹就地上拾起那黄纸，展开看时，认得是吉孝的笔迹。上写道：

信童吉孝，虔诚拜祷于家庙众圣座前：伏以顾瞻萱室，后母无异于前；仰恋椿庭，鞠子本同其闷。特以谗人交构，致令骨肉乖张；痛思我罪伊何，必也子职未尽。不见容于怙恃，何以为人？既负耻于瓶垒，不如其死！但念高堂无人侍奉，非轻捐一命之时；还期上苍开我愚蒙，使能转二人之意。苟或予生不幸，终难望慈父回心；唯愿弱弟成人，早得代劣兄补过。此时虽瞑目而靡憾，然后可捐躯以报亲矣。临疏不胜哀恻之至。

看官听说：从来读书人不信鬼神，未有不信文字。鬼话假得，文字须假不得。况这一道疏文，明明是吉孝亲笔。吉尹看了，如何不感动？当下不觉失声大哭道：『我那孝顺的孩儿，是我屈死了你也！看你这

篇疏文，岂有药死母亲之理？调神的说话不是假，连那关亡的说话也一定是真的了。」韦氏问道：「这疏文上说些什么？」吉尹一头哭，一头把疏文念将出来。韦氏听到保佑弱弟成人之语，也不觉满眼垂泪，大哭起来道：「原来大孩儿一片好心，是我误听刁姬，送了他性命。他在九泉之下，怎不怨我也！」那喜家的老姬便接口道：「这疏文既是大官人焚化过的，如何却在纽婆袖里？我说她调的神最是灵异。」韦氏去看他纽婆时，纽婆恰好醒将转来，佯为不知，把手擦着双眼道：「神道曾来过么？」韦氏道：「你袖里这疏文哪里来的？」纽婆佯摸袖中道：「没什疏文。」韦氏道：「你方才取出来的疏文。」纽婆道：「我一些不晓得，方才昏昏沉沉，只如睡梦一般。原来神道已来过了？又取出什么疏文来，好奇怪！」韦氏听说，一发信道是真。自把钱谢了两个女巫，打发去了。

且说吉尹把这疏文看了哭，哭了又看，追想前日屈杀他的时节，十分懊悔。又想刁姬死了，倒有棺木盛殓，我儿受冤而死，棺木也不曾与他，展转思维，愈想愈痛。哭了几日，泪尽血枯，竟把两目都哭瞎了。正是：

既悲幼子离，又痛长儿死。

洒泪似西河，丧明如卜子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吉尹在喜家读书，时常思想父亲，废书而泣。及闻父母见了他的疏文，回心转意，便想归家。后又闻父亲为他哭瞎了双目，十分哀痛。哭告姑娘道：「为着一纸疏文，使父亲两目失明，倒是孩

儿累了父亲，孩儿一发是罪人了。今日心迹既明，父母俱已悔悟，合当拜别姑娘，归见父母。」说罢，便要辞去。喜夫人道：「你且慢着，你父亲虽已回心转意，未知你继母的悔过可是真的。我还有个计较试她一试，看是如何。若她果然悔悟，那时我亲自送你回去便了。」过了一日，喜夫人差个女使去邀请韦氏，只说我家夫人因欲占问家事，请得一个极灵验的女巫在那里，那女巫不肯到人家去的，我夫人再三敦请，方请得来，大娘若要问小官人下落，可速到我家来亲自问她。韦氏正想前日关亡、调神都不曾说得爱哥下落，今闻喜家女使之言，便唤乘轿子坐了，来到喜家。喜夫人接着，相见过了，邀进内室坐定，动问哥哥为何近日两目失明，韦氏呜呜地哭起来道：「只为屈死了大孩儿，心中哀痛，故此哭损了双目。」喜夫人道：「当初屈杀大侄儿的时节，嫂嫂何不苦劝。」韦氏哭道：「当时我也误听刁姬，错怪了他，只道他夜半诅咒。及到前日听他疏文上的说话，并不曾怨着父母，倒暗暗保佑小兄弟，方知他是一片好心。可怜受冤而死，今日悔之不及。」喜夫人道：「大侄儿死的那日，我若知道，还可救得。如何不来报我一声？」韦氏哭道：「便是那日失了计较，不曾来报得姑娘。你哥嫂合当做个无后之人，绝祀之鬼。」喜夫人道：「小侄儿若在，还不至于无后绝祀，如何又走失了？」韦氏哭道：「小孩儿只为寻不见哥哥，在家中啼哭，故教刁姬抱他出去的。若大孩儿不死，小孩儿也不见得走失了。都是刁姬这老淫妇送了我两个孩儿。」喜夫人道：「死者不可复生，去者还可再返。若访着小侄儿的去处，还可寻得回来。」韦氏哭道：「如今便寻得回来，也不济事了。」喜夫人道：「这却为何？」韦氏哭道：「你哥哥为思想大孩儿，哭瞎了双目。我为你哥哥失了双



目，一发思想大孩儿。便寻得小孩儿回来，三岁的娃娃替得父亲什么力？瞽目之人，寸步难行，须有长子在家，方是替力的，如今教我靠着哪个？」说到苦处，不觉捶胸顿足，大哭起来。喜夫人劝道：「若寻得小侄儿回家，我哥哥心上宽了一半，两目或不至全盲。」韦氏哭道：「小孩儿不知死活存亡，前日两个女巫都不肯说。」喜夫人道：「我今寻得个极灵验的女巫在此，她能使鬼魂现形。若小侄儿不幸而死，她便召得魂来。若不曾死，她便召别个鬼魂来说他在何处。」韦氏道：「如此最妙，如今这女巫在哪里？」

喜夫人便教女使去后房请来。只见后房走出一个老婆子，韦氏与她相见毕，说与访问爱哥的缘故。那婆子教把一顶帐子张挂密室中，喜夫人却暗令吉孝伏于帐内。那婆子书符念咒，做作了半晌，说道：「帐中已召得鬼魂来了，可揭起帐来看。」韦氏忙教丫鬟把帐儿揭起，只见吉孝从帐里走将出来，径到韦氏身边，跪下叫道：「母亲，孩儿在此。」韦氏吓得跌倒在地，哭叫道：「你休来索命。」吉孝上前扯住道：「母亲休惊。」韦氏爬起，在地下乱拜道：「当初谋害你，都是刁姬替我算计的，不干我事。你饶我罢。」吉孝连忙扶定道：「母亲休要如此，孩儿不是索命的。」韦氏道：「你既不来索命，可说与我小兄弟在哪里？」吉孝道：「孩儿不是鬼，哪里晓得兄弟的下落？」韦氏道：「你明明是鬼，怎说不是鬼？」喜夫人走过来，扶起韦氏坐定，说道：「他其实不是鬼，你不须惊恐。」便把向日救活吉孝情由细细说了。韦氏重复下拜道：「多谢姑娘如此周全，我夫妇如何以为报？」喜夫人慌忙扶起。

当下韦氏与吉孝、喜夫人一处坐地，韦氏对吉孝道：「我当初误听刁姬，错害了你，你休记怀。」吉孝

道：『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只恨孩儿不孝，不能承顺膝前，岂有记怨之理？』韦氏道：『你父亲两日为损了双目，终日焦躁，哭一回，恨一回，痛骂刁姬一回，又埋怨我一回，朝夕不得安静，我也难过日子。要请个眼科医生看治，你道这心上的病，可是医药救疗得的？你今快回去拜见爹爹，使他心中欢喜，胜似服药。』吉孝听说，便起身欲回。喜夫人道：『我当亲送你去。』遂与韦氏各乘轿子，带了吉孝，竟到吉家。

先使人报知吉尹道：『喜家夫人送大官人回来了。』吉尹道：『大官人已死，还有什么大官人？』说言未绝，只听得吉孝声音叫道：『父亲，孩儿拜见。』吉尹道：『莫非你们道我哭瞎了眼，寻个声音厮象的来哄我么？』随后听得韦氏同着喜夫人进来，韦氏道：『我教你欢喜，大孩儿不曾死。』喜夫人叫道：『哥哥恭喜，侄儿在这里了。』吉尹道：『不信有这事。』吉孝钻入吉尹怀里，抱住哭道：『父亲何故失了双目？』吉尹把吉孝浑身上下摸了一遍，哭道：『莫非我在梦里会你么？』韦氏把姑娘暗救的事细说与听了。吉尹大喜，离坐望空下拜道：『妹子多亏了你了。』喜夫人忙扶起道：『哥哥今后宽心养目，两个侄儿且喜一个先回来了。死别的尚可复生，生离的少不得有再见的日子。』又对韦氏说道：『父子娘儿难得如此再聚，嫂嫂今后须要始终恩育，再休伤了天伦。』韦氏含着眼泪，指天发誓道：『这等孝顺的孩儿，我今若不把他做亲生的一般看待，天诛地灭！』当下夫妇二人把喜夫人千恩万谢。喜夫人别了哥嫂自回家去了。吉尹父子两个重复相抱而哭，准准地哭了半日。正是：

喜极而悲，痛定思痛。

相见之时，哀情愈重。

吉尹自吉孝归家之后，心中宽慰，便觉两目渐有微光。吉孝又日日拜祷天地，保佑父亲开瞽复明。过了月余，两目竟豁然光明，仍复如旧，举家相庆。看官听说：人当否极之日，没兴一齐来；及至泰来之时，喜事也一齐到。吉尹正喜两目复明，恰好妹丈喜全恩在京有书寄来，要接取家眷并舅子一家儿赴京同住。原来喜全恩因天顺皇帝念他护驾旧劳，从边关召回京师，适值京中有叛将曹钦作乱，全恩杀贼有功，朝廷敕封为靖寇伯，十分荣贵。京报人到喜家报喜，随后就有喜府差人寄书与舅子吉尹。书中说两家儿女都已成长，可就在家中婣了姻，两家宅眷都到京中来一同居住。吉尹见了书，便亲到妹子家中贺喜。喜夫人见哥哥两目已明，十分欣慰。即择下吉日，入赘侄儿吉孝，与女儿云娃成亲。满月之后，两家都收拾起身。两号大官船，一路起送夫马，不则一日，到了京师。来年会试，中了下武进士。喜夫人到京后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尚在襁褓。喜全恩权教女婿料理府中一应公务，内外诸人都称吉孝为喜大爷。那吉尹本是监生出身，喜全恩替他谋选京职，做了光禄寺典簿，不多时升了鸿胪寺寺丞。此时旧仆高懋跟一个客商在京开店，闻得主人做了官，前来参见。吉尹念他是旧人，仍收用了。正是：

父见生儿主见仆，一家欢乐称多福。

独怜幼子杳无踪，只此一事心未足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过了十年有余。吉孝官至督府僉事。吉尹仗着妹丈与儿子脚力，累升至行人司行人。

是年宁夏藩封庆王薨逝，王子合当嗣立，朝廷议遣行人一员赍敕到彼赐封。吉尹便谋了这个差使，领了敕书，离了京师，迤迤来至宁夏地方。那边王子闻天使至，出郭迎接。吉尹齐敕到王府中开读，王子受敕谢恩毕，设宴款待天使。饮酒中间，王子从容对吉尹道：『孤家今日承袭此位，失而复得，大非容易。』吉尹道：『老殿下薨逝，自当殿下嗣立，何谓失而复得？』王子道：『原来天使不知，孤乃先王之侄，非先王子也。先王无子，于天顺元年进京朝贺之时，路经卫辉府地方，拾得一个螟蛉之子，养于府中，只说是亲生的，无人知觉。直至临薨遗命，方才说明，以为天潢宗派，王位至重，不当以他姓冒立，故特命孤承袭此位。岂非几失而复得？』吉尹听了，沉吟道：『原来如此。』因问老殿下天顺元年路经卫辉府拾得螟蛉是在那一日，王子道：『闻说是十月初一日拾的。』吉尹听说，不觉潸然泪下。王子道：『天使何故垂泪？』吉尹道：『使臣于是年十月朔日失了个亲生之子，今闻老殿下却是日收了个螟蛉之子，一得一失，苦乐不同，心中有感，所以下泪。』王子道：『天使所失令郎，是年几岁了？』吉尹道：『是年已三岁，今日若在，已十六岁了。』王子点头嗟叹，更不再问。

吉尹酒过数巡，恐失了礼仪，起身拜辞。王子遣王官送出府门。吉尹回到寓中，想起幼儿爱哥杳无踪迹，倘或有人收养，也像得这王府螟蛉之子，方才造化。若遇了个不良之人，正不知流落在何处受苦。又一个念头道：『就是这王府螟蛉之子，他的父母谅也在家中悬念，也像我思想爱哥一般。纵使我爱哥此时幸得安乐，不致失所，亦何由再得与我相见？』忽又想到：『庆王拾得螟蛉，恰好在卫辉府，恰好是十月

朔日，莫非他拾的就是我爱哥么？」却又自叹道：「我差了，天下小孩子千千万万，难道恰好是我的孩儿？」左思右想，一夜睡不着。正是：

失去多时难再会，今朝提起肝肠碎。

十个指头个个疼，可怜一夜不曾睡。

吉尹次日起身梳洗毕，为心中郁闷，换了方巾便服，唤个家僮跟了，信步走出寓中，在街上闲行散闷。走不过三五十步，只见一个人拿着几件小儿穿戴的东西，插个草标儿在那里叫卖。见了吉尹，便立住脚，问道：「客官可要买他？」吉尹取过来看台，却是一件水红洒线道袍，一件大红小绵袄，一条小细绵裤，一双虎头靴，一个珠子金寿字刚铃子的乌缎帽兜，一副小银镯，一个银项箱，认得是幼儿爱哥昔日穿戴的物件，不觉两眼垂泪，忙问那人道：「这都是我家之物，你从何处得来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是我家主人教我拿出来卖的，如何说是你家之物？」吉尹道：「你主人是谁？住在何处？」那人道：「客官要买，只与我讲价钱便了，问我主人做什？」吉尹道：「这几件东西你要多少价钱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主人说，这几件东西是无价的，若遇了真主顾，一百两也是他，一千两也是他。」吉尹见他说话跷蹊，便道：「你实对我说，你主人姓什名谁？为什把这几件东西出来卖？」那人道：「这几件东西是我家小主人幼时穿戴的，今要寻他心上一个要紧人，故教我将来斗主顾。」吉尹道：「烦你引我去见你小主人，我重重谢你。」那人道：「客官，你若真个要见我小主人，可便随我来。」吉尹随着那人走过了几条巷，竟走到王府门前。那人道：「客



官且等一等，我主人在王府里做些勾当，待我去请他出来见你。」说罢，竟进去了。

吉尹等了半晌，不见那人出来。正在徬徨，只见府中走出两个王官，迎着吉尹道：「殿下有命，请天使入见。」吉尹因便服在身，忙唤家僮到寓所取冠带来换了，随着王官直进到一个偏殿前，早见那王子坐着相待。吉尹上前施礼毕，王子命椅赐坐，开言道：「孤家义弟一向为先王收养，已不知另有本生父母。自从先王临终说明之后，他便日夜涕泣，思想回乡拜见亲生爹妈。几番要差人到卫辉府寻访踪迹，因不知姓名，不便寻访。昨闻天使失落令郎之日，正与先王拾取螟蛉之日相合，故今早特遣人将这幼时原穿戴的几件衣饰来试着天使，今天使既认得是令郎的，孤家义弟就是令郎无疑了。」说罢，便命左右快请二爷出来拜见他的亲父。不一时，只见许多侍从拥出一个少年，头戴金冠，身穿锦服，望着吉尹便拜。吉尹慌忙答礼。那少年扶住道：「孩儿拜见父亲，何须答礼？」吉尹仔细看那少年时，与爱哥幼时面庞依稀仿佛。两个又喜又悲，相对而泣。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原来爱哥自天顺元年十月初一日，与刁姬在画店门首玩耍，因要吃糖果教刁姬去买，自己坐着等她，等了半晌不见刁姬来，便要走去寻看。小孩子家不知路径，竟从人丛里一直走到皇华亭。那时庆王的大船正泊在亭前，爱哥见船边热闹，便走将去东张西看。恰好庆王闲坐在舱口，望见岸上这小孩子生得眉清目秀，且又打扮整齐，便吩咐小内侍：「与我抱他到船里来。」内侍领命，把爱哥蓦地抱到船里。那爱哥见了

庆王，并不啼哭，只管对着他嘻嘻地笑。庆王心中欢喜，因想道：『好个聪俊的孩子，不知谁家走失在这里的？我今尚未有子，何不就养他做个螟蛉之子。日后我若自有子，便把这孩子来做支庶看待；若没子时，就教他袭了封爵，国祀也不至断绝。』算计已定，便将爱哥留在舟中，密谕侍从人等，不许把此事传说出去。自此爱哥养于王府，府中诸人都认他是庆王世子。直至一十六岁，庆王抱病，临终忽传遗命，立侄为嗣，承袭王位。说明爱哥是螟蛉之子，只不知他是哪家的。不想今日无意之中，却得父子重逢。当下王子排设庆喜筵席，教他父子两个共坐饮酒。王子对吉尹道：『先王昔日把义弟最是钟爱，赐名朱承义，已聘下京师魏国公之女为配。今虽不得为王，既为先王养子，又为国公郡马，应授镇国将军之职。孤当修书与国公，说明缘故，就在京师择吉成亲便了。』吉尹再拜称谢。

是晚席散之后，王子就留吉尹宿于府中。次日又设席饯行，将出许多礼物奉酬天使。又别具金银币帛，送与爱哥作成亲之费。又将先王昔日赐与爱哥许多金珠宝玩，都教取去。吉尹父子称谢不尽。临别之时，王子又亲自排驾送出城外。爱哥谢别了王子，因感激先王收养之恩，又到他墓所洒泪拜别了，然后起行。

父子两个回到京中，爱哥拜见母亲与哥哥，韦氏如获珍宝，喜出望外。吉孝也十分欣幸。喜全恩夫妇也来庆贺。当下喜全恩对吉孝道：『我子年尚幼小，不堪任事。你今既有令弟归家，双亲不忧无人侍奉，你又现在姓喜，何不竟承袭了我的伯爵？』吉孝泣谢道：『藩封王位，不可以他姓冒立。岳父世勋，又岂可以异姓暗奸？况表弟渐已长成，这伯爵自当使他承袭，小婿只合回家与兄弟共侍双亲。』喜夫人道：『我

侄儿是个孝子，不肯背本，不要强他。』喜全恩依言，便具疏将吉孝向日孝行及爰哥近日归宗之事奏闻朝廷，奉旨吉孝准即出姓，加升前军都督，特赐孝子牌额以旌其孝；朱承义着复姓名吉友，给与应得爵禄。此时吉家一对儿子，人人欢羨。正是：

塤箎迭奏，伯仲双谐。一个从泉下重归，一个自天边再返。一个明珠还浦，不作碎玉埋尘；一个落叶归根，无复浮萍逐浪。一个遗下疏文一篇，写孝子行行血泪；一个留得小衣几件，引慈父寸寸柔肠。一个心恋椿萱，宁辞伯爵；一个喜归桑梓，不羨王封。一个呼姑夫岳丈，便当呼老子舅翁，还魂后亲上加亲；一个为王府义儿，又得为国公郡马，回乡时贵中添贵。这场会合，真难得，此日团圆信异闻。

且说魏国公初时与庆府联姻，今接王子手书，晓得吉友不是庆王亲儿，然虽如此，却是行人司吉尹之子，前军都督吉孝之弟，又是靖寇伯喜全恩的内侄，也不算辱没了郡主，便欢天喜地，听吉家择了吉日，送郡主过来成亲。花烛之后，韦氏看那郡主时，生得十分美丽，正与长媳喜云娃不相上下。喜夫人过来见了，也与韦氏称庆。后来吉孝、吉友都有军功，加官进爵。韦氏与前母高氏生封死赠，十分荣耀。正是：

悲时加一倍悲，喜时添一倍喜。

昔年死别生离，今日双圆并美。

看官听说：这是父子重逢，娘儿再聚，兄弟两全，塤箎已缺而复谐，箕裘已断而复续，是家庭最难得

的事。比那汉武帝归来望思之台，晋重耳稽顙对秦之语，殆不啻天渊云。

〔回末总评〕

人情慈长孝短，父母未有不慈者。纵使一时信谗，后来自然悔悟。若子之于亲则不然，有以亲之弃我而忤其亲者矣，有以受恩之处为亲而忘其亲者矣。今观吉家兄弟，至死不变，虽远必归，方信此回书不专劝慈，正是劝孝。

◎

中國歷代

沐示書

卷九六

一五二七

五色石卷六 选琴瑟

三会审辨出李和桃 两纳聘方成秦与晋

文士既多贗鼎，佳人亦有虚名。求凰未解绮琴声，哪得相如轻信。选婿固非容易，择妻更费推评。闺中果系女长卿，一笑何妨面订。

右调《西江月》

从来夫妇配合，百年大事。虽有美妾，不如美妻；虽有多才之妾，不如多才之妻。但娶妾的容你自选，容你面试，娶妻的却不容你自选，不容你面试，只凭着媒婆之口。往往说得丽似玉嫱，艳如西子，及至娶来，容貌竟是平常；说得敏如道韞，慧似班姬，及至娶来，胸中竟是无有。只为天下有这一等名过其实，虚擅佳人声誉的，便使真正佳人反令人疑她未必是佳人。譬如真正才子被冒名的混乱了，反令人疑他未必是才子。这岂不是极天冤枉！如今待在下说个不打狂语的媒人，不怕面试的妻子，自己不能择婿、有人代他择婿的妇翁，始初被人冒名、终能自显其名的女婿，与众官听。

话说南宋高宗时，浙江临安府富阳县，有个员外姓随名育宝，号珠川，是本县一个财主。生一女儿，小字瑶姿，仪容美丽，姿性聪明，拈针刺绣，作赋吟诗，无所不妙。她的女工是母亲郝氏教的，她的文墨却是舅舅郝乐教的。那郝乐号少伯，做秀才时曾在姐夫家处馆，教女甥读书。后来中了进士，官授翰林承旨。因见国步艰难，仕途危险，便去官归家，绝意仕进。他也生一女，名唤娇枝，年纪与瑶姿差不多，只



是才貌一些不及。两个小姐到十一二岁时，俱不幸母亲死了。再过了两三年，已是十五岁，却都未有姻事。郗公对珠川道：『小女不过中人之姿，容易择配。若我那甥女，姿才盖世，须得天下有名才子方配得她。我闻福建闽县有个少年举人，叫做何嗣薪，是当今第一个名士。因自负其才，要寻个与他一样有才的佳人为配，至今尚未婚娶。惜我不曾识荆，未知可能名称其实。我想临安府城乃帝都之地，人物聚会，况来年是会试之年，各省举子多有先期赴京者。我欲亲到临安，访求才俊，替甥女寻个佳偶。姊丈意下如何？』珠川道：『若得如此，极感大德。我是个不在行文墨的人，择婿一事，须得老舅主张方妙。』说罢，便去女儿头上取下一只金凤钗来递与郗公，道：『老舅若有看得入眼的，便替我受了聘，这件东西便作回聘之敬。』郗公收了凤钗，说道：『既承见托，若有快婿，我竟聘定，然后奉复了。但甥女平日的制作，也须多付几篇与我带去。』珠川便教女儿将一卷诗稿送与舅舅收了。当下郗公别过珠川，即日起身望临安来。正是：

良臣择主而事，良禽择木而栖。

须知为女求婚，亦如为子求妻。

郗公来到临安，作寓于灵隐寺中。寺里有个僧官，法名云闲，见郗公是个乡绅，便殷勤接待，朝夕趋陪。一日，郗公与僧官闲话，偶见他手中所携诗扇甚佳。取过来看时，上面写着七言律诗一首，是贺他做僧官的诗，其诗曰：

华盖重重贵有加，宰官即现比丘家。

青莲香里开朝署，紫竹丛中坐晚衙。

泛海昙摩何足羨，爱山支遁未堪夸。

空门亦有河阳令，闲看庭前雨好花。

后面写着『右贺云闲上人为僧官，钱塘宗坦题。』郗公看了，大赞道：『此诗词意清新，妙在句句是官，又句句是僧，真乃才人之笔。我两日到西湖闲步，哪一处酒楼茶馆没有游客题词，就是这里灵隐寺中各处壁上也多有才人题咏，却未曾有一篇当意的。不想今日在扇头见此一首绝妙好诗，不但诗好，只这一笔草书也写得龙蛇飞舞。我问你：这宗坦是何等样人？』僧官道：『是钱塘一个少年秀才，表字宗山明。』郗公道：『可请他来一会。』僧官道：『他常到寺中来的，等他来时，当引来相见。』

次日，郗公早膳毕，正要同僧官出寺闲行，只见一个少年，飘巾阔服，踱将进来。僧官指道：『这便是宗相公。』郗公忙邀入寓所，叙礼而坐，说起昨日在云师扇头得读佳咏，想慕之极。宗坦动问郗公姓名，僧官从旁代答了。宗坦连忙鞠躬道：『晚生不知老先生在此，未及具刺晋谒。』郗公问他青春几何，宗坦道：『二十岁了。郗公问曾婢姻否，宗坦答说尚未。郗公又问几时游庠的，宗坦顿了一顿，方答道：『上年游庠的。』说罢，便觉面色微红。郗公又提起诗中妙处，与他比论唐律，上下古今，宗坦无甚回言，惟有唯唯而已。郗公问他平日喜读何书，本朝诗文当推何人为首，宗坦连称『不敢』，如有羞涩之状。迁延半晌，作别

而去。

郗公对僧官道：『少年有才的往往浮露，今宗生深藏若虚，恂恂如不能语，却也难得。我有头亲事，要替他做媒，来日面试他一首诗，若再与扇上诗一般，我意便决。』僧官听了，便暗暗使人报知宗坦。宗坦便托僧官预先套问面试的题目。看官听说：原来扇上这首诗是宗坦情人代作的，不是他真笔。那宗坦貌若恂恂，中怀欺诈，平日专会那移假借，哄骗别人。往往抄那人文字认做自己的，去哄这人；又抄这人文字认做自己的，去哄那人。所以外边虽有通名，肚里实无一字。你道僧官何故与他相好？只为他幼时以龙阳献媚，僧官也与他有染的。故本非秀才，偏假说他是秀才，替他妆幌，欺逛远方游客。有篇文字单道那龙阳的可笑处：

解温尚南风，干事用乾道。本非红袖，却来断袖之欢；岂是夭桃，偏市馀桃之爱。相君之面女非女，相君之背男不男。将入门时，忒忒令挨着粉孩儿；既了事后，滴滴金污了红衲袄。香罗帕连腹束鸡巴，一样香腮偎脸；黄龙府冲锋陷马首，哪怕黄袍加身。一任乌将军阵势粗雄，不顾滕国君内行污秽。毕竟是倘秀才，当不得红娘子。纵使花发后庭堪接客，只愁须出阳关无故人。

且说郗公那日别过宗坦，在寓无聊，至晚来与僧官下象棋消遣。僧官因问道：『古人有下象棋的诗么？』郗公笑道：『象棋尚未见有诗。我明日面试宗生，便以此为题，教他做首来看。』僧官闻言，连忙使人报与宗坦知道。次日，宗坦具帖来拜郗公，郗公设酌留饮。饮酒中间，说道：『昨偶与云师对奕，欲作』

象棋诗一首，敢烦大笔即席一挥何如？」宗坦欣然领诺。郗公教取文房四宝来，宗坦更不谦让，援笔写道：

竹院间房昼未阑，坐观两将各登坛。

关河咫尺雌雄判，壁垒须臾进退难。

车马几能常拒守，军兵转盼已摧残。

古来征战千年事，可作楸枰一局看。

宗坦写毕，郗公接来看时，只见诗中「壁」字误写「璧」字，「摧」字，误写「推」字，「枰」字误写「秤」字，便道：「尊制甚妙，不但咏棋，更得禅门虚空之旨，正切与云师对奕意。但诗中写错几字，却是为何？」宗坦跼蹐道：「晚生醉笔潦草，故致有误。」郗公道：「老夫今早也胡乱赋得一首《满江红》词在此请教。」说罢，取出词笺，递与宗坦观看。词曰：

营列东西，河分南北，两家势力相当。各施筹策，谁短又谁长。一样排成队伍，尽着你、严守边疆。不旋踵，车驰马骤，飞砲下长江。逾沟兵更勇，横冲直捣，步步争强。看雌雄顿决，转眼兴亡。彼此相持既毕，残枰在、松影临窗。思今古，千场战斗，仿佛局中忙。

当下宗坦接词在手，点头吟咏，却把长短句再读不连牵，又念差了其中几个字，乃佯推酒醉，对郗公道：「晚生醉了，尊作容袖归细读。」言罢，便把词笺袖着，辞别去了。郗公对僧官道：「前见尊扇上宗生

所写草书甚妙，今日楷书却甚不济，与扇上笔迹不同，又多写了别字。及把拙作与他看，又念出几个别字来。恐这诗不是他做的。』僧官道：『或者是酒醉之故。』郝公摇头道：『纵使酒醉，何至便别字连片。』当时有篇文字，消那写别字、念别字的可笑处：

先生口授，讹以传讹。声音相类，别字遂多。『也应』则有『野鹰』之差错，『奇峰』则有『奇风』之揣摩。若乃誉写之间，又见笔画之失。『鸟』『焉』莫辨，『根』『银』不白。非讹于声，乃谬于迹。尤可怪者，字迹本同，疑一作两，分之不通。『擎』为『般』，『革』，『暴』为『曰』，『恭』。斯皆手录之混淆，更闻口诵之奇绝。不知『毋』之当作『无』，不知『说』之或作『悦』。『乐』『乐』罔分，『恶』『恶』无别。非但『阙』之读『葵』，岂徒『腊』之读『猎』。至于句不能断，愈使听者难堪。既闻『特其柄』之绝倒，又闻『古其风』之笑谈。或添五以成六，或减四以为三。颠倒若斯，尚不自觉。招彼村童，妄居塾学。只可欺负贩之小儿，奈何向班门而冒托。

看官，你道宗坦这两首诗都是哪个做的？原来就是那福建闽县少年举人何嗣薪做的。那何嗣薪表字克传，幼有神童之名，十六岁便举孝廉，随丁了艰。到十九岁春间服满，薄游临安，要寻个幽僻寓所读书静养，以待来年大比。不肯在寺院中安歇，怕有宾朋酬酢，却被宗坦接着，留在家中作寓。论起宗坦年纪，倒长何嗣薪一岁。只因见他是个有名举人，遂拜他为师。嗣薪因此馆于宗家，谢绝宾客。吩咐宗坦：『不要说我在这里。』宗坦正中下怀，喜得央他代笔，更没一人知觉。前日扇上诗就央他做，就央他写，所以一



字不错，书法甚精。今这咏棋的诗只央他做了，熟记在胸，虽有底稿藏在袖中，怎好当着郗公之面拿出来对得，故至写错别字。

当日宗坦回家，把郗公的词细细抄录出来，只说自己做的，去哄嗣薪道：『门生把先生咏棋的诗化作一词在此。』嗣薪看了，大加称赏，自此误认他为能文之徒，常把新咏与他看。宗坦因便抄得新咏绝句三首：一首是《读〈小弁〉诗有感》，两首是《读〈长门赋〉漫兴》。宗坦将这三诗录在一幅花笺上，写了自己的名字，印了自己的图书。过了一日，再到灵隐寺谒见郗公，奉还原词，就把三诗呈览。郗公接来，先看那读《小弁》的一绝道：

天亲系恋泪难收，师传当年代写愁。

宜臼若能知此意，忍将立己德申侯。

郗公看毕，点头道：『这诗原不是自己做的，是先生代做的。』宗坦听了，不晓得诗中之意是说《小弁》之诗不是宜臼所作，是宜臼之传代作，只道郗公说他，通红了脸，忙说道：『这是晚生自做的，并没什先生代做。』郗公大笑，且不言。再看那读《长门赋》的二绝，其一曰：

情真自可使文真，代赋何堪复代攀。

若必相如能写怨，白头吟更倩谁人。

其二曰：

长门有赋恨偏深，缘鬓何为易此心。

汉帝若知司马笔，应须责问《白头吟》。

郗公看罢，笑道：『请人代笔的不为稀罕，代人作文的亦觉多事。』宗坦听了，又不晓得二诗之意，一说陈后不必央相如作文，一说相如不当为陈后代笔，又认做郗公说他，一发着急，连忙道：『晚生并不曾请人代笔，其实都是自做的。』郗公抚掌大笑道：『不是说兄，何消这等着忙？兄若自认了去，是兄自吐其实了。』宗坦情知出丑，满面羞惭。从此一别，再也不敢到寺中来。正是：

三诗认错，恰好合着。

今番数言，露尽马脚。

且说郗公既识破了宗坦，因想：『替他代笔的不知是何人？此人才华出众，我甥女若配得如此一个夫婿也不枉了。』便问僧官道：『那宗坦与什人相知，替他作诗的是哪个？』僧官道：『他的相知甚多，小僧实不晓得。』郗公听说，心中闷闷。又想到：『此人料也不远，我只在这里寻访便了。』于是连日在临安城中东游西步，凡遇文人墨客，便冷眼物色。一日，正在街上闲行，猛然想到：『不知宗坦家里可有西宾否？若有时，一定是他代笔无疑了。我明日去答拜宗坦，就探问这个消息。』一头想，一头走，不觉走到钱塘县前。只见一簇人拥在县墙边，不知看些什么。郗公也踱将去打一看，原来枷着一个人在那里。定睛看时，那人不是别人，却就是宗坦。枷封上写道：『枷号怀挟童生一名宗坦示众，限一月放。』原来钱塘知县

为科举事考试童生，宗坦用传递法，复试案上取了第一。到复试之日，传递不得，带了怀挟，当被搜出，枷号示众。郗公见了，方知他假冒青衿，从前并没一句实话。

正自惊疑，忽有几个公差从县门里奔将出来，忙叫开枷释放犯人，『老爷送何相公出来了。』闲看的人都一哄散去。郗公闪在一边看时，只见一个美少年，儒巾圆领，举人打扮，与知县揖让出门，打躬作别，上轿而去。郗公便唤住一个公差，细问他：『这是何人？』公差道：『这是福建来的举人，叫做何嗣薪。那枷号的童生，便是他的门人。他现在这童生家处馆，故来替他讲分上。』郗公听罢，满心欢喜。次日，即具名帖，问到宗坦家中拜望何嗣薪。

却说嗣薪向寓宗家，并不接见宾客，亦不通刺官府，只为师生情分，不得已见了知县。因他名重四方，一晓得他寓所，便有人来寻问他。他懒于酬酢，又见宗坦出丑，深悔误收不肖之徒，使先生面上无光，不好再住他家，连夜收拾行李，径往灵隐寺中，寻一僻静僧房安歇去了。郗公到宗家，宗坦害羞，托病不出。及问嗣薪，已不知何往。郗公怅然而返。至次日，正想要再去寻访，只见僧官来说道：『昨晚有个福建李秀才，也来本寺作寓。』郗公想道：『若是福建人，与何嗣薪同乡，或者晓得他踪迹也未可知。我何不去拜他一拜。』便教家僮写了帖儿，同着僧官，来到那李秀才寓所。僧官先进去说了。少顷，李秀才出来，相见叙坐，各道寒暄毕。郗公看那李秀才时，却与钱塘县前所见的何嗣薪一般无二，因问道：『尊兄贵乡是福建，有个孝廉何兄讳嗣薪的是同乡了。』李秀才道：『正是同乡敝友何克传。』郗公道：『今观尊容，怎么

与何兄分毫无异？」李秀才道：「老先生几时曾会何兄来？」郗公便把一向闻名思慕，昨在县前遇见的缘故说知。又将屡次为宗坦所诳，今要寻访真正作诗人的心事一一说了。李秀才避席拱手道：「实不相瞒，晚生便是何嗣薪。只因性好幽静，心厌应酬，故权隐贱名，避迹于此。不想蒙老先生如此错爱。」便也把误寓宗家，宗坦央他作诗的事述了一遍。郗公大喜，极口称赞前诗。嗣薪谢道：「拙咏污目，还求大方教政。」郗公道：「老夫亦有拙作，容当请教。」嗣薪道：「幸得同寓，正好朝夕祇领清海。但勿使外人得知，恐有酬酢，致妨静业。」郗公道：「老夫亦喜静恶器，与足下有同志。」便嘱咐僧官，教他莫说作寓的是何举人，原只说是李秀才。正是：

童生非衿冒衿，孝廉是举讳举。

两人窃名避名，贤否不同尔许。

当下郗公辞出，嗣薪随具名刺，到郗公寓所来答拜。叙坐间，郗公取出《满江红》词与嗣薪看了。嗣薪道：「此词大妙，胜出拙诗数倍。但晚生前已见过。宗坦说是他做的，原来却是尊作。不知他从何处抄来？」郗公笑道：「此人善于撮空，到底自露其丑。」因说起前日看三绝句时，不打自招之语，大家笑了一回。嗣薪道：「他恰好抄着讥消倩笔的诗，也是合当败露。」郗公道：「尊咏消长门情人，极消得是。金屋贮阿娇，但以色开，不以才选，若使有自作《长门赋》之才，便是才色双绝，断不至于失宠，《长门赋》可以不作矣。」嗣薪道：「能作《白头吟》，何愁绿鬓妇，欲为司马之配，必须卓氏之才。」郗公道：「只可惜

文君乃再嫁之女，必須處子如阿娇，又复有才如卓氏，方称全美。」嗣薪道：「天下安得有如此十全的女郎？」郗公笑道：「如此女郎尽有，或者未得与真正才子相遇耳。」两个又闲话了半晌，嗣薪起身欲别，郗公取出一卷诗稿，送与嗣薪道：「此是拙咏，可一寓目。」嗣薪接着，回到寓中，就灯下展开细看，却大半是闺情诗。因想道：「若论他是乡绅，诗中当有台阁气。若论他在林下，又当有山林气。今如何却似闺秀声口，倒像个女郎做的？」心下好生疑惑。当夜看过半卷，次早起来再看那半卷时，内有《咏蕉扇》一诗云：

一叶轻摇处，微凉出手中。

种来偏喜雨，擷起更宜风。

绣阁烦凭遣，香肌暑为空。

新诗随意谱，何必御沟红。

嗣薪看了，拍手道：「绣阁香肌，御沟红叶，明明是女郎无疑了。」又见那首咏象棋的《满江红》词也在其内，其题曰《与侍儿缘鬟象戏偶题》。嗣薪大笑道：「原来连这词也是女郎之笔。」便袖着诗稿，径到郗公寓中，见了郗公，说道：「昨承以诗稿赐读，真乃琳琅满纸。但晚生有一言唐突，这些诗词恐不是老先生做的。」郗公笑道：「宗坦便倩人代笔，难道老夫也倩人代笔？」嗣薪道：「据晚生看来，却像个女郎声口。」郗公笑道：「足下大着眼力，其实是一女郎做的。」嗣薪道：「这女郎是谁，老先生从何处得来？」



郗公道：『兄道他才思何如？』嗣薪道：『才思敏妙，《长门赋》、《白头吟》俱拜下风矣。不瞒老先生说，晚生欲得天下才女为配，窃恐今生不复有偶，谁想天下原有这等高才的女郎！』郗公笑道：『我说天下才女尽有，只可惜天下才子未能遇之。此女亦欲得天下才子为配，足下若果见赏，老夫便为作伐何如？』嗣薪起身作揖道：『若得玉成，感荷非浅。乞示此女姓名，今在何处？』郗公道：『此女不是别人，就是老夫的甥女，姓随小字瑶姿，年方二八，仪容窈窕。家姊丈随珠川托老夫寻觅快婿，今见足下高才，淑女正合配君子。』嗣薪大喜，便问：『几时回见令姊丈？』郗公道：『不消回见他，他既以此事相托，老夫便可主婚受聘。倘蒙足下不弃，便求一聘物为定，老夫自去回复家姊丈便了。』嗣薪欣然允诺，随即回寓取出一个美玉琢成的双鱼珮来，要致与郗公作聘。却又想道：『他既是主婚之人，必须再寻一媒人方好。』正思想间，恰好僧官过来闲话，嗣薪便将此事与僧官说知。僧官笑道：『小僧虽是方外之人，张生配莺莺，法本也吃得喜酒，就是小僧作伐何如？』嗣薪道：『如此最妙。』便同僧官到郗公寓中，把双鱼珮呈上。郗公亦即取出金凤钗来回送嗣薪，对嗣薪道：『这是老夫临行时，家姊丈交付老夫作回聘之敬的。』嗣薪收了，欢喜无限。正是：

舅翁主婚，甥婿纳聘。

金凤玉鱼，一言为定。

郗公既与嗣薪定亲，本欲便回富阳，面复姊丈。因贪看西湖景致，还要盘桓几日，乃先修书一封，差

人回报随员外，自己却仍寓灵隐寺中，每日出去游山玩水。早晚得暇，便来与嗣薪评论诗文，商榷今古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嗣薪纳聘之后，初时欢喜，继复展转寻思道：『那随小姐的诗词倘或是舅翁代笔，也像《长门赋》不是阿娇做的，却如之奈何？况仪容窈窕，亦得之传闻。我一时造次，竟未详审。还须亲到那边访个确实，才放心得下。』想了一回，次日便来辞别郗公，只说场期尚远，欲暂回乡，却径密往富阳，探访随家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随珠川自郗公出门后，凡有来替女儿说亲的，一概谢绝，静候郗公报音。一日，忽有一媒婆来说道：『有个福建何举人，要上临安会试，在此经过，欲娶一妾。他正断弦，若有门当户对的，便娶为正室。有表号在这里。』说罢，取出一幅红纸来。珠川接来看时，上写道：『福建闽清县举人何自新，号德明，年二十四岁。』珠川便对瑶姿小姐道：『你舅舅曾说福建何举人是当今名士，此人姓名正合舅舅所言。我当去拜他一拜，看他人物如何。』小姐含羞不答。珠川竟向媒婆问了何举人下处，亲往投帖，却值那何自新他出，不曾相见。珠川回到家中，只见侍儿绿鬟迎着说道：『小姐教我对员外说，若何举人来答拜时，可款留着他，小姐要试他的才学哩。』珠川点头会意。

次日，何自新到随家答帖，珠川接至堂中，相见叙坐。瑶姿从屏后偷觑，见他相貌粗俗，举止浮嚣，不像个有名的才子。及听他与员外叙话，谈吐亦甚俚鄙。三通茶罢，珠川设酌留款，何自新也不十分推辞，就坐着了。饮酒间问道：『宅上可有西席？请来一会。』珠川道：『学生只有一女，幼时曾请内兄为西席，

教习经书。今小女年已长成，西席别去久矣。』何自新道：『女学生只读《四书》，未必读经。』珠川道：『小女经也读的。』何自新道：『所读何经？』珠川道：『先读毛诗，其外四经，都次第读过。』何自新道：『女儿家但能读，恐未必能解。』珠川未及回言，只见绿鬟在屏边暗暗把手一招，珠川便托故起身，走到屏后，瑶姿附耳低言道：『如此如此。』说了两遍。珠川牢牢记着，转身出来，对何自新道：『小女正为能读不能解，只毛诗上有几桩疑惑处，敢烦先生解一解。』何自新问那几桩，珠川道：『二南何以无周、召之言，邶、鄘何以列卫风之外，风何以黜楚而存秦，鲁何以无风而有颂，《黍离》何以不登于变雅，商颂何以不名为宋风，先生必明其义，幸赐教之。』何自新思量半晌，无言可对，勉强支吾道：『做举业的不消解到这个田地。』珠川又道：『小女常说《四书》中最易解的莫如《孟子》，却只第一句见梁惠王便解说不出。』何自新笑道：『这有何难解？』珠川道：『小女说，既云不见诸侯，何故又见梁惠王？』何自新面红语塞。珠川见他踟躇，且只把酒来斟劝。原来那何自新因闻媒婆夸奖随小姐文才，故有意把话盘问员外，哪知反被小姐难倒了。当下见不是头，即起身告辞。珠川送别了他，回进内室，瑶姿笑道：『此人经书也不晓得，说什名士？』珠川道：『他既没才学，如何中了举人？』瑶姿叹道：『考试无常，虚名难信，大抵如斯。』正是：

盗名欺世，妆乔做势。

一经考问，胸无半字。

自此瑶姿常与侍儿绿鬟笑话那何自新，说道：『母舅但慕其虚名，哪知他这般有名无实。』

忽一日，接到郗公书信一封，并寄到双鱼珮一枚。珠川与瑶姿展书看时，上写道：

前承以婚事见托，今弟已为姊丈觅得一快婿，即弟向日所言何郎。弟今亲炙其人，亲读其文，可谓名下无虚士。

以此配我甥女，真不愧双玉矣。谨先将聘物驰报，余容归时晤悉。

瑶姿看毕，大惊失色，对父亲道：『母舅是有眼力的，如何这等草率。百年大事，岂可徒信虚名？』珠川道：『书上说亲读其文，或者此人貌陋口讷，胸中却有文才。』瑶姿道：『经书不解之人，安得有文才，其文一定是假的。母舅被他哄了。』说罢，潸然泪下。珠川见女儿心中不愿，便修书一封，璧还原聘。即着来人速赴临安，回复郗公去了。

且说何嗣薪自在临安别过郗公，即密至富阳城中，寻访到随家门首。早见一个长须老者，方巾阔服，背后从人跟着，走入门去。听得门上人说道：『员外回来了。』嗣薪想道：『随员外我倒见了，只是小姐如何得见？』正踌躇间，只见邻家一个小儿，望着随家侧边一条小巷内走，口中说道：『我到随家后花园里闲要去。』那邻家的妇人吩咐道：『他家今日有内眷们在园中游玩，你去不可啰唆。』嗣薪听了，想道：『这个有些机会。』便随着那小儿，一径闯入园中，东张西望。忽听得远远地有女郎笑语之声，嗣薪慌忙伏在花阴深处，偷眼瞧看。只见一个青衣小婢把手向后招着，叫道：『小姐这里来。』随后见一女郎走来，年

可十五六岁。你道她怎生模样？

傅粉过浓，涂脂太厚。姿色既非美丽，体态亦甚平常。扑蝶打莺难言庄重，穿花折柳殊欠幽闲。乱蹴弓鞋有何急事，频摇纨扇岂是暑天。侍婢屡呼，怕不似技吟黄鸟千般媚；云鬟数整，比不得髻挽巫山一片青。

原来那小姐不是瑶姿，乃郗公之女娇枝，那日来探望随家表姊，取便从后园而入，故此园门大开。瑶姿接着，便陪她在花园中闲步，却因员外呼唤，偶然入内。娇枝自与小婢采花扑蝶闲耍，不期被嗣薪窥见，竟错认是瑶姿小姐。

当下娇枝闲耍一回，携着小婢自进去了。嗣薪偷看多时，大失所望。想道：『有才的必有雅致，这般光景，恐内才也未必佳。我被郗老误了也。』又想道：『或者是瑶姿小姐的姊妹，不就是瑶姿也未可知。』正在疑虑，只见那青衣小婢从花阴里奔将来，见了嗣薪，惊问道：『你曾拾得一只花簪么？』嗣薪道：『什么花簪？』小婢道：『我小姐失了头上花簪，想因折花被花枝摘落了。你这人是从哪里来的？若拾得簪儿，可还了我。』嗣薪道：『我不曾见什花簪。』小婢听说，回身便走。嗣薪赶上，低声问道：『我问你，你家小姐可叫做瑶姿么？』小婢一头走，一头应道：『正是娇枝小姐。』嗣薪又问道：『瑶姿小姐可是会做诗的么？』小婢遥应道：『娇枝小姐只略识几个字，哪里会做诗？』嗣薪听罢，十分愁闷，怏怏地走出园门。即日离了富阳城，仍回临安旧寓。心中甚怨郗公见欺，一时做差了事。正是：



媒妁原不错，两边都认差。

只因名字混，弄得眼儿花。

却说郝公在灵隐寺寓中闻嗣薪已回旧寓，却不见他过来相会。正想要去问他，忽然接得随员外书信一封，并送还原来聘物。郝公见聘物送还，心里大疑，忙拆书观看，书上写道：

接来教，极荷厚爱。但老舅所言何郎，弟近日曾会过。观其人物，聆其谈吐，窃以为有名无实，不足当坦腹之选。小女颇非笑之。此系百年大事，未可造次。望老舅更为裁酌。原聘谨璧还，幸照入，不尽。

郝公看罢，吃了一惊，道：『这般一个快婿，如何还不中意？我既受了他聘，怎好又去还他？』心中懊恼，自己埋怨道：『这原是我差，不是我的女儿，原不该乔做主张。』沉吟了半晌，只得去请原媒僧官来，把这话告诉他。僧官道：『便是何相公两日也不瞅不睬，好像有什不乐的光景，不知何故？大约婚姻须要两愿，老爷要还他聘物若难于启齿，待小僧陪去代为宛转何如？』郝公道：『如此甚好。』便袖了双鱼珮，同着僧官来到嗣薪寓中，相见了，动问道：『足下可曾回乡？怎生来得恁快？』嗣薪道：『未曾返舍，只到富阳城中去走了一遭。』郝公道：『尊驾到富阳，曾见过家姊丈么？』嗣薪道：『曾见来。』郝公道：『既见过家姊丈，这头婚事足下以为何如？』嗣薪沉吟道：『婚姻大事，原非仓卒可定。』郝公道：『老夫有句不识进退的话不好说得。』僧官便从旁代说道：『近日随老员外有书来，说他家只有一女，要在本处择』

婿，不愿与远客联姻，谨将原聘璧还在此。郝老爷一时主过了婚，不便反悔，故事在两难。」嗣薪欣然笑道：『这也何难，竟将原聘见还便了。』郝公听说，便向袖中取出双鱼珮来，递与嗣薪道：『不是老夫孟浪，只因家姊丈主意不定，前后语言不合，以致老夫失信于足下。』嗣薪接了聘物，便也把金凤钗取出送还郝公。正是：

鱼珮送还来，凤钗仍璧去。

和尚做媒人，到底不吉利。

郝公自解了这头婚事，闷闷不乐。想道：『不知珠川怎生见了何郎，便要璧还聘物？又不知何郎怎生见了珠川，便欣然情愿退婚？』心中疑惑，随即收拾行囊，回家面询随员外去了。

且说那个何自新，自被瑶姿小姐难倒，没兴娶妾续弦，竟到临安打点会场关节。他的举人原是夤缘来的，今会试怕笔下来不得，既买字眼，又买题目，要预先央人做下文字，以便入场抄写，却急切少个代笔的。也是合当有事，恰好寻着了宗坦。原来宗坦自前番请嗣薪在家时，抄袭得他所选的许多刻文，后竟说做自己选的，另行发刻，封面上大书『宗山明先生评选』。又料得本处没人相信，托人向远处发卖。为此，远方之人大半错认他是有意思的。他又专一打听远方游客，到来便去钻刺，故得与何自新相知。

那年会场知贡举的是同平章事赵鼎，其副是中书侍郎汤思退。那汤思退为人贪污，暗使人在外贿赂考场题目。何自新买了这个关节，议价五千两，就是宗坦居间说合。立议之日，汤府要先取现银，何自新不

肯，宗坦奉承汤府，一力担当，劝何自新将现银尽数付与。何自新付足了银，讨得题目字眼，便教宗坦打点文字。宗坦抄些刻文，胡乱凑集了当。何自新不管好歹，记诵熟了，到进场时，挥在里边。汤思退闹中阅卷，寻着何自新卷子，勉强批『好』，取放中式卷内，却被赵鼎一笔涂抹倒了。汤思退怀恨，也把赵鼎取中的第一名卷子乱笔涂坏。赵公大怒，到放榜后，拆开落卷查看，那被汤思退涂坏的却是福建闽县举人何嗣薪。赵公素闻嗣薪是个少年才子，今无端被屈，十分懊恨，便上一疏，道『同官怀私挟恨，摈弃真才事』，圣旨批道：『主考设立正副，本欲公同较阅。据奏福建闽县举人何嗣薪，虽有文名，必须彼此共赏，方堪中式。赵鼎不必争论，致失和衷之雅。』赵公见了这旨意，一发闷闷。乃令人邀请嗣薪到来相会，用好言抚慰，将银三百两送与作读书之费。嗣薪拜谢辞归，赵公又亲自送到舟中，珍重而别。

且说那个何自新因关节不灵，甚是烦恼，拉着宗坦到汤府索取原银，却被门役屡次拦阻。宗坦情知这银子有些难讨，遂托个事故，躲开去了。再寻他时，只推不在家。何自新无奈，只得自往汤府取索。走了几次，竟没人出来应承。何自新发极起来，在门首乱嚷道：『既不中我进士，如何赖我银子？』门役喝道：『我老爷哪里收你什么银子？你自被撞太岁的哄了去，却来这里放屁！』正闹间，门里走出几个家人，大喝道：『什么人敢在我老爷门首放刁！』何自新道：『倒说我放刁，你主人贿赂科场关节，诓骗人的银子，当得何罪？你家现有议单在我处，若不还我原银，我就到官府首告去。』众家人骂道：『好光棍！凭你去首告，便到御前背本，我老爷也不怕你。』何自新再要说时，里面赶出一群短衣尖帽的军牢持棍乱打，何

自新立脚不住，一径往前跑奔。

不上一二里，听得路旁人道：『御驾经过，闲人回避。』何自新抬头看时，早见旗帜招飏，绣盖飘扬，御驾来了。原来那日驾幸洞霄宫进香，仪仗无多，朝臣都不曾侍驾。当下何自新正恨着气，恰遇驾到，便闪在一边，等驾将近，伏地大喊道：『福建闽清县举人何自新有科场冤事控告！』天子在銮舆上听了，只道说是福建闽县举人何嗣薪，便传谕道：『何嗣薪已有旨了，又复拦驾称冤，好生可恶。着革去举人，拿赴朝门外打二十棍，发回原籍。』何自新有屈无伸，被校尉押至朝门，受责了二十。汤思退闻知，晓得朝廷认错了，恐怕何自新说出真情，立刻使人递解他起身。正是：

御棍打了何自新，举人退了何嗣薪。

不是文章偏变幻，世事稀奇真骇闻。

却说赵鼎在朝房中闻了这事，吃惊道：『何嗣薪已别我而去，如何又在这里弄出事来？』连忙使人探听，方知是闽清县何自新，为汤府赖银事来叫冤的。赵公便令将何自新留下，具疏题明此系闽清县何自新，非闽县何嗣薪，乞敕部明审。朝廷准奏，着刑部会同礼部勘问。刑部奉旨将何自新监禁候审。汤思退着了急，令人密唤原居间人宗坦到府中计议。宗坦自念议单上有名，恐连累他，便献一计道：『如今莫若买嘱何自新，教他竟推在闽县何嗣薪身上，只说名字相类，央他来代告御状的，如此便好脱卸了。』汤思退大喜，随令家人同着宗坦，私到刑部狱中，把这话对何自新说了。许他事平之后，『还你银子，又不碍你前

程。』宗坦又私囑道：『你若说出賄买进士，也要问个大罪，不如脱卸在何嗣薪身上为妙。』正是：

冒文冒名，厥罪犹薄。

欺师背师，穷凶极恶。

何自新听了宗坦言语，到刑部会审时，便依着他所教，竟说是闽县何嗣薪指使。刑部录了口词，奏闻朝廷，奉旨着拿闽县何嗣薪赴部质对。刑部正欲差人到彼提拿，恰好嗣薪在路上接得赵公手书，闻知此事，复转临安，具揭向礼部诉辨。礼部移送刑部，即日会审。两人对质之下，一个一口咬定，一个再三折辨，彼此争执了一回。问官一时断决不得，且教都把来收监，另日再审。嗣薪到狱中，对何自新说道：『我与兄素昧平生，初无仇隙，何故劈空诬陷？定是被人哄了，兄必自有冤愤欲申，只因名字相类，朝廷误认是我，故致责革。兄若说出自己心事，或不至如此，也未可知。』何自新被他道着了，只得把实情一一说明。嗣薪道：『兄差矣。夤缘被骗，罪不至死。若代告御状，拦驾叫喊，须要问个死罪。汤思退希图卸祸，却把兄的性命为儿戏。』何自新听说，方才省悟，谢道：『小弟多有得罪，今后只从实供招罢了。』过了一日，第三番会审。何自新招出汤思退賄卖关节，诬去银子，后又授旨诬陷他人，都有宗坦为证，并将原议单呈上。问官看了，立拿宗坦并汤府家人到来，每人一夹棍，各各招认。勘问明白，具疏奏闻，有旨：汤思退革了职，谪戍边方，赃银入官。何自新革去举人，杖六十，发原籍为民。宗坦及汤家从人各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何嗣薪无罪，准复举人。礼刑二部奉旨断决毕，次日又传出一道旨意：将会场中式试卷并落卷俱付



礼部，会齐本部各官公同复阅，重定去取。于是礼部将汤思退取中的大半都复落，复于落卷中取中多人，拔何嗣薪为第一。天子亲自殿试，嗣薪状元及第。正是：

但有磨勘举人，不闻再中落卷。

朝廷破格翻新，文运立时救转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郗少伯回到富阳，细问随员外，方知错认何郎是何自新，十分怅恨。乃将何郎才貌细说了一遍，又将他诗文付与瑶姿观看，瑶姿甚是欣赏。珠川悔之无及。后闻嗣薪中了状元，珠川欲求郗公再往作伐，重联此姻。郗公道：『你当时既教我还了他聘物，我今有何面目再对他说。』珠川笑道：『算来当初老舅也有些不是。』郗公道：『如何倒是我不是？』珠川道：『尊翰但云何郎，并未说出名字，故致有誤。今还求大力始终玉成。』郗公被他央恳不过，沉吟道：『我自无颜见他，除非央他座师赵公转对他说。』幸喜赵公是我同年，待我去与他商议。』珠川大喜。郗公即日赴临安，具柬往拜赵公，说知其事。赵公允诺。次日，便去请嗣薪来，告以郗公所言，并说与前番随员外误认何自新，以致婚事联而忽解的缘故。嗣薪道：『翁择婿，婿亦择女。门生访得随家小姐有名无实，恐她的诗词不是自做的。若欲重联此姻，必待门生面试此女一番，方可准信。』说罢，起身作别而去。

赵公即日答拜郗公，述嗣薪之意。郗公道：『舍甥女文才千真万真，如何疑她是假？真才原不怕面试，但女孩儿家怎肯听郎君面试？』赵公道：『这不难。年翁与我既系通家，我有别业在西湖，年翁可接取令

甥女来，只以西湖游玩为名，暂寓别业。竟等老夫面试何如？」郗公道：「容与家姊丈商议奉复。」便连夜回到富阳，把这话与珠川说知。珠川道：「只怕女儿不肯。」遂教绿鬟将此言述与小姐，看她主意如何。绿鬟去不多时，来回复道：「小姐说既非伪才，何愁面试，但去不妨。」珠川听说大喜，遂与郗公买舟送瑶姿到临安。

郗公先引珠川与赵公相见了，赵公请郗公与珠川同着瑶姿在西湖别业住下。次日即治酒于别业前堂，邀何嗣薪到来，指与珠川道：「门下今日可仔细认着这个何郎。」珠川见嗣薪丰姿俊秀，器宇轩昂，与前番所见的何自新不啻霄壤，心甚爱慕。郗公问嗣薪道：「前日殿元云曾会过家姊丈，及问家姊丈说，从未识荆。却是为何？」嗣薪道：「当时原不曾趋谒，只在门首望见颜色耳。」赵公对郗公道：「令甥女高才，若只是老夫面试，还恐殿元不信。今老夫已设一纱幮于后堂之西，可请令甥女坐于其中，殿元却坐于东边，年翁与老夫并令姊丈居中而坐。老夫做个监场，殿元做个房考。此法何如？」郗公与珠川俱拱手道：「悉依尊命。」

当下赵公先请三人入席饮酒，酒过数巡，便邀入后堂。只见后堂已排设停当，碧纱幮中安放香几笔砚，瑶姿小姐已在幮中坐着，侍儿绿鬟侍立幮外伺候。赵公与三人各依次坐定。嗣薪偷眼遥望纱幮中，见瑶姿丰神绰约，翩翩可爱，与前园中所见大不相同，心里又喜又疑。赵公道：「若是老夫出题，恐殿元疑是预先打点，可就请殿元出题。」便教把文房四宝送到嗣薪面前。嗣薪取过笔来，向赵公道：「承老师之命，门

生斗胆了。即以纱幮美人为题，门生先自咏一首，求小姐和之。」说罢，便写道：

绮罗春倩碧纱笼，彩袖摇摇间杏红。

疑是嫦娥羞露面，轻烟围绕广寒宫。

写毕，送与郝公，郝公且不展看，即付侍儿绿鬟送入纱幮内。瑶姿看了，提起笔来，不假思索，立和一首道：

碧纱权倩作帘笼，未许人窥彩袖红。

不是裴航来捣药，仙娃肯降蕊珠宫？

和毕，传付绿鬟送到嗣薪桌上。嗣薪见她字画柔妍，诗词清丽，点头赞赏道：「小姐恁般酬和得快，待我再咏一首，更求小姐一和。」便取花笺再题一绝，付与绿鬟送入纱幮内。瑶姿展开看时，上写道：

前望巫山烟雾笼，仙裙未认石榴红。

今朝得奏霓裳曲，仿佛三郎梦月宫。

瑶姿看了，见诗中有称赞她和诗之意，微微冷笑，即援笔再和道：

自爱轻云把月笼，隔纱深护一枝红。

聊随彩笔追唐律，岂学新装斗汉宫。

写毕，绿鬟依先传送到嗣薪面前。嗣薪看了，大赞道：「两番酬和，具见捷才。但我欲再咏一首索和，

取三场考试之意，未识小姐肯俯从否？」说罢，又题一绝道：

碧纱争似绛帙笼，花影宜分烛影红。

此日云英相见后，裴航愿得托瑶宫。

书讫，仍付绿鬟送入纱橱。瑶姿见这诗中，明明说出洞房花烛，愿谐秦晋之意，却怪他从前故意作难，强求面试，便就花笺后和诗一首道：

珠玉今为翠幕笼，休夸十里杏花红。

春闱若许裙钗入，肯让仙郎占月宫？

瑶姿和过第三首诗，更不令侍儿传送，便放笔起身，唤着绿鬟，从纱橱后冉冉地步入内厢去了。郗公便起身走入纱橱，取出那幅花笺来。赵公笑道：「三场试卷可许老监场一看否？」郗公将诗笺展放桌上，与赵公从头看起，赵公啧啧称赞不止。嗣薪看到第三首，避席向郗公称谢道：「小姐才思敏妙如此，若使应试春闱，晚生自当让一头地。」赵公笑道：「朝廷如作女开科，小姐当作女状元。老夫今日监临考试，又收了一个第一门生，可谓男女双学士，夫妻两状元矣。」郗公大笑。珠川亦满心欢喜。赵公便令嗣薪再把双鱼珮送与郗公，郗公亦教珠川再把金凤钗回送嗣薪。赵公复邀三人到前堂饮酒，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嗣薪即上疏告假完婚。珠川谢了赵公，仍与郗公领女儿回家，择定吉期，人赘嗣薪。嗣薪将行，只见灵隐寺僧官云闲前来作贺，捧着个金笺轴子，求嗣薪将前日贺他的诗写在上边，落正了款。嗣薪随即

挥就，后书『状元何嗣薪题赠』，僧官欢喜拜谢而去。嗣薪即日致富阳，入赘随家，与瑶姿小姐成其夫妇。正是：

瑶琴喜奏，宝瑟欢调。绣阁香肌，尽教细细赏鉴；御沟红叶，不须款款传情。金屋阿娇，尤羨他芙蓉吐萼；白头卓氏，更堪夸豆寇含香。锦被中亦有界河，免不得驱车进马；罗帏里各分营垒，一凭伊战卒鏖兵。前番棋奕二篇，两下遥相酬和；今日纱幮三首，百年乐效唱随。向也《小弁》诗，为恶徒窃去，招出先生；兹者《霓裳曲》，见妙手拈来，愿偕仙侶。又何疑珮赠玉鱼鱼得水，依然是钗横金凤凤求凰。

婚姻过了三朝，恰好邻家的娇枝小姐遣青衣小婢送贺礼至。嗣薪见了，认得是前番园中所见的小婢，便问瑶姿道：『此婢何来？』瑶姿道：『这是邻家表妹的侍儿。』嗣薪因把前日园中窥觑，遇见此婢随着个小姐在那里闲耍，因而错认是瑶姿的话说了一遍。瑶姿道：『郎君错认表妹是我了。』那小婢听罢，笑起来道：『我说何老爷有些面熟，原来就是前日园里见的这个人。』嗣薪指着小婢笑道：『你前日如何哄我？』小婢道：『我不曾哄什么？』嗣薪道：『我那日问你说，你家小姐可唤做瑶姿？你说正是瑶姿小姐。』小婢道：『我只道说可是唤娇枝，我应道正是娇枝小姐。』嗣薪点头笑道：『声音相混，正如我与何自新一般，今日方才省悟。』正是：

当时混着鲢和鲤，此日方明李与桃。



嗣薪假滿之后，携了家眷还朝候选。初授馆职，不上数年，直做到礼部尚书。瑶姿诰封夫人，夫妻偕老。生二子，俱贵显。郗公与珠川亦皆臻上寿。此是后话。

看官听说：天人才人与天下才女作合，如此之难，一番受钗，又一番回钗，一番还珮，又一番纳珮。小姐初非势利状元，状元亦并不是曲从座主，各各以文见赏，以才契合。此一段风流佳话，真可垂之不朽。

〔回末总评〕

一科两放榜，一妻两纳聘，落卷又中新状元，主考复作女监试，奇事奇情，从来未有。他如郗公论诗，宗生着急，宗生辨诗，郗公绝倒，不谓文章巧妙乃尔。其尤幻者，郗公初把女郎之诗为自己所作；后却说出自己之诗乃女郎所作，何郎初猜郗公之诗为女郎所作，后反疑女郎之诗是郗公所作。至于瑶姿、娇枝，嗣薪、自新，彼此声音互混，男女大家认错。又如彼何郎代此何郎受杖，此何郎代彼何郎除名，彼何郎将此何郎诬陷，此何郎教彼何郎吐实，种种变幻，俱出意表。虽春水之波纹万状，秋云之出没千观，不足方其笔墨也。

五色石卷七 虎豹变

撰哀文神医善用药 设大誓败子猛回头

桑榆未晚，东隅有失还堪转。习俗移人，匪类须知不可亲。忠言逆耳，相逢徒费箴规语。忽地回头，自把从前燕僻收。

右调《木兰花》

人非圣人，谁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便是君子。每怪那不听忠言的人，往往自误终身；有勉强迁善的人，又往往旧病复发，岂不可叹可惜。至若劝人改过的，见那人不肯听我，便弃置了，不能善巧方便，委曲开导；更有那善巧化人的，到得那人回心，往往自身已死，不及见其改过，又岂不可恨可涕。如今待在下说一个发愤自悔、不蹈前辙的，一个望人改弦、及身亲见的，与众位听。

话说嘉靖年间，松江府城中有个旧家子弟姓宿名习，字性成，幼时也曾读过几年书，姿性也不甚冥钝，只因自小父母姑息，失于教导，及至长成，父母相继死了，一发无人拘管，既不务生理，又不肯就学，日逐在外游荡，便有那一班闲人浪子诱引他去赌场中走动。从来赌钱一事，易人难出的，宿习入了这个道儿，神情志气都被汨没坏了。当时有个开赌的人叫做程福，专惯哄人在家赌钱，彼即从中渔利。宿习被人引到他家做了安乐窝，每日赌钱耍子。原来宿习的丈人，乃是松江一个饱学秀才，姓冉名道，号化之，因屡试不中，弃儒学医，竟做了个有名的医生。初时只为宿习是旧家子弟，故把女儿璧娘嫁了他。谁想璧娘倒知

书识礼，宿习却偏视书文为仇敌，一心只对赌钱掷色其所不辞，扯牌尤为酷好，终日把梁山泊上数十个强盗在手儿里弄，眼儿里相。正是：

别过冤家『子曰』，撇下厌物『诗云』。

只有纸牌数叶，是他性命精神。

璧娘屡次苦谏丈夫，宿习哪里肯听，时常为着赌钱，夫妻反目。再化之闻知，也几番把正言规训女婿，争奈宿习被无赖之徒渐染坏了，反指读书人为撇脚红鞋子，笑老成人古板老头巾，丈人对他说的好话，当面假意顺从，一转了背，又潜往赌场里去了。你道赌场里有什尊卑，凭你世家子弟，一进赌场，便与同赌之人『尔』『汝』相呼，略无礼貌，也有呼他做小宿的，也有呼他做宿阿大的，到赌账算不来时，大家争论，便要厮打。宿习常被人打了，瞒着丈人，并不归来对妻子说。正是：

学则白屋出公卿，不学公孙为皂隶。

习于下贱是贱人，安得向人夸骨气。

看官听说：凡好赌的人，如被赌场里摄了魂魄去得一般，受打受骂总无怨心，早上相殴，晚上又复共赌，略不记怀。只有家里规谏他的，便是冤家对头。至于家中日用所费，与夫亲戚往来酬酢，朋友缓急借贷，都十分吝嗇。一到赌钱时，便准千准百地输了去，也不懊悔。端的有这些可怪可恨之处，所以人家子弟切不可流入赌钱一道。当下宿习一心好赌，初时赌的是银钱，及至银钱赌尽，便把田房文契都赌输与人，

后来渐渐把妻子首饰衣服也剥去赌落了。璧娘终日啼啼哭哭，寻死觅活，再化之气忿不过，与女婿闹了一场，接了女儿回去。指着女婿立誓道：『你今若再不改过，你丈人妻子誓于此生不复与你相见！』宿习全不在意，见妻子去了，索性在赌场里安身，连夜间也不回来。正是：

赌不可医，医赌无药。

若能医赌，胜过扁鹊。

再化之见女婿这般光景，无可奈何，思量自己有个极相契的好友，叫做曲谕卿，现充本府总捕厅吏员，『我何不去与他计议，把那开赌的人，与哄骗女婿去赌的人论之于官？』却又想自家女婿不肖，不干别人事。欲待竟讼女婿，一来恐伤翁婿之情，致他结怨于妻子；二来也怨风俗不好，致使女婿染了这习气，只索叹口气罢了。原来此时斗牌之风盛行，不但赌场中无赖做此勾当，便是大人家宾朋叙会，亦往往以此为适兴，不叫做斗牌，却文其名曰『角』，为父兄的不过逢场作戏，子弟效之，遂至流荡忘反，为害不小。再化之因作《哀角文》一篇以惊世。其文曰：

哀哉角之为技也，不知始于何日。名取梁山，形图水泊。量无君子，喜此盗贼。以类相求，唯盗宜习。盈至万贯，缩至空没。观其命名，令人怵惕。不竭不止，不穷不戢。今有人焉，耽此成癖。靡间寒暑，不遑朝夕。如有鬼物，引其魂魄。三五成群，不呼而集。当其方角，宾来不揖。同辈谩骂，莠言口出。简略利文，转移气质。人品之坏，莫此为极。迨夫沉酣，忘厥寢食。虽有绮筵，饥弗暇即。

虽有锦衾，倦弗暇息。主人移馔，就其坐侧。匆匆下箸，味多不择。童子候眠，秉烛侍立。漏尽钟鸣，东方欲白。养生之道，于此为失。况乎胜负，每不可必。负则求复，背城借一。幸而偶胜，人不我释。彼此纠缠，遂无止刻。悉索敝赋，疲于此役。脱骖解佩，罔顾室滴。屋如悬磬，贫斯彻骨。祭此颠连，未改痼疾。见逐父母，被摈亲戚。借贷无门，空囊羞涩。计无复之，庶几行乞。行乞不甘，穿窬凿壁。赌与盗邻，斯言金石。我念此辈，为之涕泣。彼非无才，误用足恤。我虽不角，颇明角剧。路分生熟，奇正莫测。亦有神理，斗筭接脉。何不以斯，用之文墨。或敌或邻，迭为主客。亦有兵法，虚虚实实。何不以斯，用之武策。人弃我留，随时变易。难大不贵，惟少是惜。何不以斯，用之货殖。有罚有贺，断以纪律。如算钱谷，会计精密。何不以斯，用之吏术。呜呼噫嘻！尔乃以无益之嬉戏，耗有用之心力。不惟无益，其损有百。近日此风，盛行乡邑。友朋相叙，以此为适。风俗由之寝衰，子弟因而陷溺。吾愿官长，严行禁飭。有犯此者，重加罪责。缅维有宋之三十六人，已为张叔夜之所遏抑。彼盗贼而既降，斯其恶为已革。奈何使纸上之宋江，遗祸反甚乎往昔。

再化之做了这篇文章，使人传与宿习看。宿习正在赌场里热闹，哪里有心去看，略一寓目，便丢开了。说话的，此时宿习已弄得赤条条，也该无钱戒赌，还在赌场中忙些什么？原来他自己无钱赌了，却替别人管稍算帐，又代主人家捉头。也因没处安身，只得仍在赌场里寻碗饭吃。再化之闻得女婿恁般无赖，说与女儿知道。璧娘又羞又恼，气成一病，恹恹欲死。亏得再化之是个良医，服药调治，又再三用好言多方宽



解，方才渐渐痊可。宿习闻知妻子患病，却反因嗔恨她平日规谏，竟不来看视。谁知不听良言，撞出一场横祸。

时有青浦县乡绅钮义方，官为侍郎，告假在家。因本府总捕同知王法是他门生，故常遣公子钮伯才到府城中来往。那钮伯才亦最好赌，被开赌的程福局诱到家，与这一班无赖赌了一日一夜，输去百多两银子。不期钮乡宦闻知，十分恼怒，竟查访了开赌的并同赌的姓名，送与捕厅惩治，宿习名字亦在其内，与众人一齐解官听审。王二府将程福杖五十，问了徒罪，其余各杖二十，枷号一月。你道宿习此时怎生模样？

一文钱套在头中，二文钱穿在手里。二索子系在脚上，三索子缚在腰间。向来自来一桌四人，今朝每位占了独桌；常听八红三献，此日两腿挂了双红。朝朝弄纸牌，却弄出硬牌一大扇；日日数码子，今数着板子二十敲。身坐府门前，不知是殿坐佛，佛坐殿；枷带肩头上，不知是贺长肩，贺短肩。见头不见身，好一似百老怀下的人首；灭项又灭耳，莫不是王英顶穿了泛供。

却说捕厅书吏曲谕卿，当日在衙门中亲见官府打断这件公事，晓得宿习是他好友冉秀才的女婿，今却被责被枷，便到冉家报与冉化之知道。化之听了，心中又恼又怜，沉吟了一回，对谕卿道：『小婿不肖，不经惩戒，决不回心。今既遭戮辱，或者倒有悔悟之机。但必须吾兄为我周旋其间。』谕卿道：『兄有何见托，弟自当效力。』化之便对谕卿说：『须如此如此。』谕卿领诺，回到家中，唤过一个家人来，吩咐了他言语，教他送饭去与宿习吃。

且说宿习身负痛楚，心又羞惭，到此方追悔前非。正恹惶间，只见一个人提着饭罐走到枷边来，宿习问是何人，那人道：『我家相公怜你是好人家子弟，特遣我来送饭与你吃。』宿习道：『你家相公是谁？』那人道：『便是本厅书吏曲谕卿相公。』宿习谢道：『从未识面，却蒙见怜，感激不尽。但不知我丈人再化之曾知道我吃官司否？敢烦你寄个信去。』那人道：『你丈人冉秀才与我主人极相熟的，他已知你吃官司，只是恨你前日不听好言，今誓不与你相见。倒是我主人看不过，故使我来觑你。』宿习听说，垂首涕泣。那人劝他吃了饭，又把些茶汤与他吃了，替他揩抹了腿上血迹，又铺垫他坐稳了，宿习千恩万谢。自此那人日日来伏侍，朝飧晚膳，未尝有缺，宿习甚是过意不去。到得限满放枷之日，那人便引宿习到家与曲谕卿相见。宿习见了谕卿，泣拜道：『宿某若非门下看顾，一命难存。自恨不肖，为骨肉所弃，岳父、妻子俱如陌路。特蒙大恩难中相救，真是重生父母了。』谕卿扶起道：『兄本簪缨遗胄，且堂堂一表，何至受辱公庭，见殡骨肉？不佞与令岳颇称相知，兄但能改过自新，还你翁婿夫妻欢好如故。』宿习道：『不肖已无颜再见岳父、妻子，不如削发披缁做了和尚罢。』正是：

无颜再见一文青，发心要做花和尚。

当下谕卿劝宿习道：『兄不要没志气，年正青春，前程万里，及今奋发，后未可量。务必博个上进，洗涤前羞，方是好男子。寒舍尽可安身，兄若不弃，就在舍下暂住何如？』宿习思量无处可去，便拜谢应诺。自此竟住在曲家，时常替谕卿抄写公文官册，笔札效劳。

一日，谕卿使人拿一篇文字来，央他抄写。宿习看时，却便是前日丈人做的那篇《哀角文》。前日不曾细看，今日仔细玩味，方知句句是药石之言，『惜我不曾听他，悔之无及。』正在嗟叹，只见谕卿走来说道：『宿兄，我有句话报知你，你休吃惊。尊夫人向来患病，近又闻你受此大辱，愈加气苦，病势转笃，服药无效，今早已身故了。』宿习闻言，泪如雨下，追想『妻子平日规谏我，本是好意，我倒错怪了她，今又为我而死』，转辗伤心，涕泣不止。谕卿道：『闻兄前日既知尊嫂有病，竟不往看。令岳因此嗔恨，故这几时不相闻问。今尊嫂已死，兄须念夫妇之情，难道人殁也不去一送？』宿习哭道：『若去时恐岳父见罪。』谕卿道：『若不去令岳一发要见罪了，还须去为是。』宿习依言，只得忍着含泪，奔到冉家，却被冉家丫鬟、仆妇们推赶出来，把门闭了。听得丈人在里面骂道：『你这畜生是无赖赌贼，出乖露丑，还想我认你做女婿么？我女儿被你气死了，你还有何颜再来见我？』宿习立在门外，不敢回言。又听得丈人吩咐家僮道：『他若不去，可捉将进来，锁在死人脚上。』宿习听了这话，只得转身奔回曲家。看官听说：原来璧娘虽然抱病，却不曾死。还亏冉化之朝夕调理，又委曲劝慰道：『女婿受辱，正足惩戒将来，使他悔过，是祸焉知非福。』又把自己密托曲谕卿周旋的话说与知道，璧娘因此心境稍宽，病体已渐平复。化之却教谕卿假传死信，哄宿习到门，辱骂一场，这都是化之激励女婿的计策。正是：

欲挥荡子泪，最苦阿翁心。

故把恶言骂，只缘恩义深。

且说宿习奔回曲家，见了谕卿，哭诉其事。谕卿叹道：『夫妇大伦，乃至生无相见，死无相哭，可谓伤心极矣。令岳不肯认兄为婿，是料兄为终身无用之物，兄须争口气，切莫应了令岳所料。』宿习涕泣拜谢。

忽一日，谕卿对宿习道：『今晚本官审一件好看的人命公事，兄可同去一看。』说罢，便教宿习换了青衣，一同走入总捕衙门，向堂下侧边人丛里立着。只见阶前跪着原、被、证三人，王二府先叫干证赵三问道：『李甲妻子屈氏为什缢死的？』赵三道：『为儿子李大哄了她头上宝簪一双，往张乙家去赌输了，因此气忿缢死。』王二府道：『如今李大何在？』赵三道：『惧罪在逃，不知去向。』王二府便唤被告张乙上来，喝道：『你如何哄诱李大在家赌钱，致令屈氏身死？』张乙道：『李大自到小人家里来，不是小人去唤他来的。这宝簪也是他自把来输与小人，不是小人到他家去哄的。今李甲自己逼死了妻子，却又藏过了儿子，推在小人身上。』王二府骂道：『奴才！我晓得你是开赌的光棍，不知误了人家多少子弟，哄了人家多少财物。现今弄得李甲妻死子离，一家破败，你还口硬么？』说罢，掷下六根签，打了三十板。又唤原告李甲问道：『你平日怎不教训儿子，却纵放他在外赌钱？』李甲道：『小人为禁他赌钱，也曾打骂过几次。争奈张乙暗地哄他，因此瞒着小人，输去宝簪，以致小人妻子缢死。』王二府道：『我晓得你妻子平日一定姑息，你怪她护短，一定与她寻闹，以致她抱恨投缢。你不想自己做了父亲，不能禁约儿子，如何但去责备妇人，又只仇怨他人，也该打你几板。』李甲叩头求免，方才饶了。王二府道：『李大不从父训，又

陷母于死，几与杀逆无异，比张乙还该问重重地一个罪名，着广捕严行缉拿解究。张乙收监，候拿到李大再审。屈氏尸棺发坛。李甲、赵三俱释放宁家。」判断已毕，击鼓退堂。曲谕卿挽着宿习走出衙门，仍回家中，对宿习道：『你令岳还算忠厚，尊嫂被兄气死了，若告到官司，也是一场人命。』宿习默默无言，深自悔恨，寻思『丈人怪我，是情理所必然，不该怨他。』正是：

莫嫌今日人相弃，只恨当初我自差。

过了几日，宿习因闷坐无聊，同着曲家从人到总捕厅前，看他投领文册。只见厅前有新解到一班强盗，在那里等候官府坐堂审问。内中有三个人却甚斯文模样，曲家从人便指着问道：『你这三个人不像做强盗的，如何也做强盗？』一人答道：『我原是好人家子弟，只因赌极了，无可奈何入了盗伙，今日懊悔不及。』一人道：『我并不是强盗，是被强盗扳害的。他怪我赖了赌账，曾与我厮打一场，因此今日拖陷我。』一人道：『我一发冤枉，我只在赌场中赢了一个香炉，谁知却是强盗赃物，今竟把我算做窝赃。』曲家从人笑道：『好赌的叫做赌贼，你们好赌，也便算得是强盗了。』宿习听罢，面红耳热，走回曲家，思量《哀角文》中『赌与盗邻』一句，真是确语，方知这几张纸牌是籍没家私的火票，逼勒性命的催批，却恨当时被他误了，今日悔之晚矣。自此时常夜半起来，以头撞壁而哭。

谕卿见他像个悔悟发愤的，乃对他说道：『兄在我家佣书度日，不是长策，今考期将近，可要去赴童生试否？』宿习道：『恨我向来只将四十叶印板、八篇头举业做个功课，实实不曾读得书。今急切里一时



读不下，如何是好？」谕卿道：「除却读书之外，若衙门勾当，我断不劝你做。我亦不得已做了衙门里人，终日兢兢业业，畏刑惧罪。算来不如出外为商，做些本份生意，方为安稳。」宿习道：「为商须得银子做本钱，前日输去便容易，今日要他却难了。」谕卿道：「我有个敝友闵仁宇是常州人，他惯走湖广的，如今正在这里收买布匹，即日将搭伴起身到湖广去。兄若附他的船同行最便，但极少也得三五十金做本钱方好。」宿习道：「这银子却哪里来？」谕卿道：「何不于亲友处拉一银会？」宿习道：「亲友都知不肖有赌钱的病，哪个肯见托？」谕卿道：「今知兄回心学好，或肯相助也未可知。兄未尝去求他，如何先料他不肯，还去拉一拉着。」宿习依言，写下一纸会单，连连出去走了几日，及至回来，唯有垂首叹气。谕卿问道：「有些就绪么？」宿习道：「不要说起。连日去会几个亲友，也有推托不在家，不肯接见的；也有勉强接见，语言冷淡，礼貌疏略，令人开口不得的；也有假意殷勤，说到拉会借银，不是愁穷，定是推故的。早知开口告人如此烦难，自恨当初把银子浪费了。」谕卿道：「我替兄算计，还是去求令岳，到底翁婿情分，不比别人。前当尊嫂新亡，令岳正在悲愤之时，故尔见拒。如今待我写书与他，具言兄已悔过，兄一面亲往求谒，包管令岳回心转意，肯扶持兄便了。」

宿习听罢，思量无门恳告，只得依着谕卿所教，奔到冉家门首。恰遇冉化之要到人家去看病，正在门首上轿。宿习陪个小心，走到轿边，恭身施礼道：「小婿拜见。」化之也不答礼，也不回言，只像不曾见的般，竟自上轿去了。宿习欲待再走上去，只见轿后从人一头走一头回顾宿习笑道：「宿官人不到赌场里

去，却来这里做什？我相公欢喜得你狠，还要来缠账。」宿习羞得面红，气得语塞，奔回曲家，仰天大哭。谕卿细问其故，宿习诉知其事。谕卿沉吟道：「既令岳不肯扶持，待我与敝友们相商，设处几十金借与兄去何如？」宿习收泪拜谢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恩胜骨肉。」谕卿道：「只一件，兄银子到手，万一旧病复发，如之奈何？」宿习拍着胸道：「我宿习如再不改前非，真是没心肝的人了。若不相信，我就设誓与你听。」谕卿笑道：「兄若真肯设誓，明日可同到城隍庙神道面前去设来。」宿习连声应诺。

次日，果然拉着谕卿走到城隍庙前，只见庙门首戏台边拥着许多人在那里看演神戏，听得有人说道：「好赌的都来看看这本戏文。」谕卿便对宿习道：「我们且看一看去。」两个立住了脚，仰头观看。锣声响处，见戏台上扮出一个金盔金甲的神道，口中说道：「生前替天行道，一心归顺朝廷，上帝怜我忠义，死后得为神明。我乃梁山泊宋公明是也。可恨近来一班赌钱光棍，把俺们四十个弟兄图画在纸牌上要子，往弄得人家子弟家破人亡，身命不保。俺今已差鬼使去拘拿那创造纸牌与开赌哄人的来，押送阴司问罪，此时想就到也。」说罢，锣声又响，扮出两个鬼使，押着两个犯人，长枷铁索，项插招旗。旗上一书「造牌贼犯」，一书「开赌贼犯」。鬼使将二人推至宋公明面前，禀道：「犯人当面。」那宋公明大声喝骂：「你这两个贼徒，听我道来。」便唱道：

俺是大宋忠良，肯助你这腌臢勾当？你把人家子弟来坏了，怎将俺名儿污在你纸上？俺如今送你到阴司呵，好去听阎王的发放。

唱毕，向里面叫道：『兄弟黑旋风哪里？快替我押这两个贼徒到酆都去。』道言未了，一棒锣声，扮出一个黑旋风李逵来，手持双斧，看着那两个犯人笑道：『你认得我三十士么？先教你吃我一斧！』说罢，把两个人一斧一个砍下场去。黑旋风亦即跳舞而下。宋公明念两句落场诗道：『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』台下看的人都喝采道：『好戏！』谕卿对宿习道：『闻说这本新戏是一个乡绅做的，因他公子好赌，故作此以警之。』宿习点头嗟叹，寻思道：『赌钱的既受人骂，又受天谴。既受官刑，又受鬼责。不但为好人所摈绝，并为强盗所不容。』一发深自懊悔。走到城隍神座前，不觉泪如雨下，哭拜道：『宿习不幸为赌所误，今发愿改过自新。若再蹈前辙，神明殛之！』谕卿见他设过了誓，即与同回家中，取出白银三十两，交付宿习收讫。

次日，便设席饯行，就请那常州朋友闵仁宇来一同饮酒，告以宿习欲附舟同行之意，并求他凡事指教，仁宇领诺。席散之后，宿习拜辞起身，与仁宇同至常州。仁宇教他将银去都置买了灯草，等得同伴货物齐备，便开船望湖广一路进发。也是宿习命运合当通泰，到了湖广，恰值那专贩灯草的客船偶失了火，灯草欠缺，其价顿长，一倍卖了数倍。且喜宿习出门利市，连本利已有百余金，就在湖广置买了石膏，回到芜湖地方，又值那些贩石膏的船都遭了风，只有宿习的客船先到，凑在巧里，又多卖了几倍价钱。此时宿习已有二三百金在手，便写书一封，将原借本银加利一倍，托相知客伴寄归送还曲谕卿，一面打点就在芜湖置货。适有一山东客人带得红花数包，因船漏浸湿，情愿减价发卖。宿习便买了他的，借客店歇下，逐包

打开晒晾，不想每包里边各有白银一百两。原来这红花不是那客人自己的，是偷取他丈人的。他丈人也在外经商，因路上携带银两恐露人眼目，故藏放货物内，不期翁婿不睦，被女婿偷卖货物，却把银子白白地送与宿习了。当下宿习平空得了千余金，不胜之喜。更置别货，再到湖广、襄阳等处，又获厚利。正要再置货回来，却遇贩药材的客人贩到许多药材，正在发卖，却因家中报他妻子死了，急欲回去，要紧脱货，宿习便尽数买了他的。不想是年郟阳一路有奸民倡立无为教，聚众作乱，十分猖獗，朝廷差兵部侍郎钟秉公督师征剿，兵至襄阳，军中疫疠盛行，急需药物，药价腾贵，宿习又一倍卖了几倍。此时本利共三三四千金，比初贩灯草时大不同了。正是：

丈人会行医，女婿善卖药。

赌钱便赌完，做客却做着。

看官听说：人情最是势利，初时小本经纪，同伴客商哪个看他在眼？今见他腰缠已富，便都来奉承他。闵仁宇也道他会做生意，且又本份，甚是敬重。那接客的行家，把宿习当做个大客商相待，时常请酒。一日设酌舟中，请宿习饮宴，宿习同着闵仁宇并众伙伴一齐赴席。席间有个侑酒的妓女，乃常州人，姓潘名翠娥，颇有姿色。同伴诸人都赶着她欢呼畅饮，只有闵仁宇见了这妓女却愀然不乐，那妓女看了仁宇也觉得有羞涩之意。仁宇略坐了片刻，逃席先回。宿习心中疑怪，席散回寓，便向仁宇叩问其故。仁宇叹道：「不好说得，那妓女乃我姨娘之女，与我是中表兄妹。因我表妹丈鲍士器酷好赌钱，借几百两客债来赌输

了，計无所出，只得瞞着丈母來賣妻完債。後來我姨娘聞知，雖曾告官把女婿治罪，却尋不見女兒下落。不期今日在此相見，故尔伤心。」宿习听说，惻然改容道：「既系令表妹，老兄何不替她贖了身，送还令母姨，使她母女重逢。」仁宇道：「若要替她贖身，定須一二百金。我本錢不多，做不得这件好事。」宿习慨然道：「我多蒙老兄挈帶同行，侥幸賺得这些利錢。如今这件事待我替兄做了何如？」仁宇拱手称谢道：「若得如此，真是莫大功德。」宿习教仁宇去访问翠娥身价多少，仁宇回报说原价二百两，宿习便将二百两白银交付仁宇，随即唤鸚儿、龟子到來，说知就里，把銀交割停当，領出翠娥。当下翠娥感泣拜谢，自不必说。宿习又将銀三十两付仁宇做盘纏，教他把翠娥送回常州，「所有貨物未脱卸者，我自替你料理。」仁宇感激不尽，即日領了翠娥，拜谢起身。雇下一只船，收拾后艙与翠娥住了，自己只在前艙安歇。

行了两日，将近黃州地面，只見一只大官船，后面有二三十只兵船随着，橫江而來。官船上人大叫：「來船撓开！」仁宇便教艄公把船泊住，让他过去。只見大船艙口坐着一个官人，用手指着仁宇的船說道：「目今寇盜猖獗，往來客船都要盤詰，恐夾帶火葯軍器。這船里不知可有什夾帶么？」仁宇听说，便走出船头回復道：「我们是載女眷回去的，并没什夾帶。」正说间，只見那人立起身來叫道：「这不是我閔家表舅么？」仁宇定睛仔細看时，那官人不是別人，原来就是鲍士器。当下士器忙請仁宇过船相見，施礼叙坐。仁宇問道：「恭喜妹丈，几时做了官了？」士器道：「一言难尽。自恨向时无賴，为岳母所訟，问了湖广黃州卫充軍。幸得我自幼熟嫻弓馬，遭遇这里兵道老爷常振新爱我武艺，将我改名鲍虎，署为百长，不多



时就升了守备。今因他与督师的钟兵部是同年，特荐我到彼处军前效用。不想在此得遇表舅。」仁宇道：「妹丈昔年坎坷，今幸得一身荣贵，未识已曾更娶夫人否？」鲍虎挥泪道：「说哪里话。当初是我不肖，不能保其妻子，思之痛心，今已立誓终身不再娶了。」仁宇道：「今日若还寻见我表妹，可重为夫妇么？」鲍虎道：「虽我负累了她，岂忍嫌弃？但今不知流落何方，安得重为夫妇？」说罢，挥泪不止。仁宇笑道：「表妹只在此间不远，好教妹丈相会。」鲍虎惊问：「在哪里？」仁宇乃将翠娥堕落风尘，幸亏宿习赎身，教我亲送回乡的话一一说了。鲍虎悲喜交集，随即走过船来，与翠娥相见，夫妇抱头大哭。正是：

无端拆散同林鸟，何意重还合浦珠。

当下鲍虎接取翠娥过了船，连仁宇也请来官船上住了，打发来船先回襄阳，自己随后也便到襄阳城中，且不去投见钟兵部，先同着仁宇到宿习寓所拜谢，将银二百两奉还。宿习见了鲍虎，听他叙述中情，不觉有感于中，潸然泪下道：「足下累了尊嫂，尚有夫妻相见之日，如不肖累了拙荆，已更无相见之日矣！今不肖亦愿终身不娶，以报拙荆于地下。」鲍虎询问缘由，宿习也把自己心事说与知道。两个同病相怜，说得投机，便结拜为兄弟。正是：

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惜断肠人。

次日，鲍虎辞别宿习，往钟兵部军前投谒。钟公因是同年常兵备所荐，又见鲍虎身材雄壮，武艺熟娴，心中欢喜，便用为帐前亲随将校，甚见信用。鲍虎得暇便来宿习寓所探望。此时军中疫疠未息，急欲得川

芎、苍术等药辟邪疗病，恰好宿习还有这几件药材剩下，当日便把来尽付鲍虎，教他施与军士。鲍虎因即入见钟公，将宿习施药军中，并前日赎他妻子之事细细禀知，钟公道：『布衣中有此义士，当加旌擢以风厉天下。』便令鲍虎传唤宿习到来相见。那时宿习真是福至心灵，见了钟公，举止从容，应对敏捷，钟公大悦，即命为军前监计同知，换去客商打扮，俨然冠带荣身。正是：

我本无心求仕进，谁知富贵逼人來。

宿习得此机遇，平白地做了官，因即自改名宿变，改号豹文，取君子豹变之意。

过了一日，军中疫气渐平，钟公商议进兵征讨。先命宿变往近属各府州县催趲粮草济用。是年，本省德安府云梦县饥荒，钱粮不给，宿变催粮到县，正值县官去任，木县新到一个县丞署印。那县丞正苦县中饥荒，钱粮无办，不能应济军需，却闻有监计同知到县催粮，心中甚是惶急。慌忙穿了素服，来至城外馆驿中迎接，见了宿变，行属礼相见。宿变看那县丞时，不是别人，原来就是曲谕卿。他因吏员考满，选授云梦县丞，权署县印，那时只道催粮同知唤做宿变，怎知宿变就是宿习？当下望着宿变只顾跪拜，宿变连忙趋下座来，跪地扶起道：『恩人，你认得我宿习么？』谕卿仔细定睛看了一眼，不觉又惊又喜。宿变便与并马入城，直进私衙中，叙礼而坐。谕卿询问做官之由，宿变将前事细述了一遍。谕卿以手加额道：『今日才不负令岳一片苦心矣。』宿变道：『岳父已弃置不肖，若非恩人提拔，安有今日？』谕卿道：『大人误矣。当日府前送饭，家中留歇，并出外经商时赠银作本，皆出自令岳之意，卑职不过从中效劳而已。』

令岳当日与卑职往来密札，今都带得在此，大人试一寓目，便知端的。」说罢，便取出冉化之许多手书与宿变观看。宿变看了，仰天大哭道：「我岳父如此用心，我一向不知。恩深似海，恨无以报。痛念拙荆早逝，不及见我今日悔过。」谕卿道：「好教大人欢喜，尊夫人原不曾死。」宿变惊问道：「明明死了，怎说未死？」谕卿把前情备细说了。宿变回悲作喜，随即修书一封，差人星夜到冉家去通报。

谕卿置酒私衙，与宿变把盏。饮酒间，谕卿说道：「目下县中饥荒，官粮无办，为之奈何？」宿变道：「欲完官粮，先足民食。民既不足，何以完官？」谕卿道：「民食缺乏，只为米价腾贵之故，前日已曾拿两个高抬米价的惩治了，只是禁约不住。」宿变道：「尊见差矣。本处乏粮，全赖客米相济，若禁约增价，客米如何肯来？我今倒有个计较在此。」便自出囊中银五百两，教谕卿差人星夜去附近地方收余客米，比时价倒增几分。于是客商互相传说，都道云梦县米价最高，贩米客人一齐都到本县来。客米既多，时价顿减。宿变乃尽出囊金，官买客米。令谕卿杀牛置酒，款待众米商，要他照新减之价更减几分发糶，一时便收得米粮若干。将一半赈济饥民，一半代谕卿解充兵饷，百姓欢声载道。钟公剋期进兵，多亏宿变各处催趲粮草接济，士气饱腾。正是：

先之以药，继之以饵。医国国安，医民民起。商人今作医人，不愧冉家半子。

钟公统率足食之兵，进剿乱贼，势如破竹。倡立邪教贼首，被鲍虎杀戮。其余乌合之众，逃奔不迭的都被生擒活捉。钟公对宿变道：「所擒贼众，多有被贼劫掳去误陷贼中的，应从宽释。汝可为我细加审究

一番，就便发落。』宿变领命，便坐公衙，将所擒贼囚一一细审，随审随放。次后审到两个同乡人，一个叫薄六，一个叫堵四，看这二人，面庞好生厮熟，细看时，记得是前番在捕厅门首所见的盗犯，那薄六便是说被盗扳害的，那堵四便是说误取盗赃的。宿变问他何故陷入贼党，二人告道：『小人等当蒙捕厅问罪在狱，适有别犯越牢，小的两个乘势逃出狱门，躲离本省。不想遇了贼寇，被他捉去。』宿变道：『当日与你同解捕厅的，还有一个人，却怎么了？』两人道：『那人受刑不过，已毙狱了。』宿变道：『论你两人私逃出狱之罪，本该处死，姑念同乡，饶你去罢。』两个拜谢去了，末后审得一个同乡人，叫做李大，问他何故从贼，李大道：『为赌输了钱，连累母亲缢死，被父亲告在总捕厅。因惧罪在逃，不想途中遇了乱贼，捉去养马。』宿变道：『当日哄你去赌钱的，可是张乙么？』李大道：『正是张乙。』宿变道：『你这厮陷母于死，又背父而逃，是个大逆不孝之子。现今本处捕厅出广捕拿你，我今当押送你到本处，教你见父亲一面而死，且好与张乙对质，正其诬资害人之罪。』说罢，便起一角公文，差人押送李大到松江总捕厅去了。正是：

天理从来无爽错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宿变审录贼犯已毕，回复了钟公。钟公即日拔寨班师，奏凯还朝。上表报捷，表中备称宿变与鲍虎功绩。宿变又恳求钟公于叙功款项中，带入曲谕卿名字。朝廷降旨：升钟秉公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，宿变特授兵部郎中之职，鲍虎升为山东济南府副总兵，曲谕卿实授云梦县知县。

命下之后，宿变即上本告假，驰驿还乡。一路经过府州县，各官都往来拜望。不则一日，路经常州，宿变具名帖往拜常州太守。那太守出到宾馆与宿变相见，宿变看那太守时，原来就是松江总捕同知王法，当下王公便不认得宿变，宿变却认得是王公。正是：

今为座上客，昔为阶下囚。

难得今时贵，莫忘昔日羞。

二人叙礼毕，宿变动问道：『老公祖旧任敝郡，几时荣升到这里的？』王公道：『近月初承乏在此。』宿变道：『治弟前在军中，曾获逃犯李大，押送台下，未识那时台驾已离任否？』王公道：『此时尚未离任，已将李大问罪，结过张乙一案。不想来到此间，却又有一宗未结的公案，系是妇人潘氏，告称伊婿鲍士器，为赌输官债，卖妻为娼，并告张乙同谋，当初撞掇鲍士器借客债也是张乙，后来撞掇卖妻为娼也是张乙，今鲍士器已经问罪发配，张乙却在逃未获。原来这张乙本是常州人，因犯罪逃至松江，又在那里开赌害人，十分可恶。学生前日已行文旧治，吊取他来，毙之杖下了。』宿变点头称快。当下别过王公，便到闵仁字家拜望了一遭。随后王公到船答拜讫，即开船而行。

舟行之次，听得有叫化船上，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叫唤，求讨残羹冷饭。宿变怪她声音厮熟，推开吊窗看时，认得是开赌的程福之妻，因向日在他家住久，故此认识。原来程福自被王公问徒发驿，在路上便染病死了，妻子孤身无靠，只得转嫁他人。谁知又嫁了个不成才的，逐流落做了乞丐。当下宿变换那婆子来，



问知备细，嗟叹不已。正是：

东边阙事西边补，前报差时后报真。

宿变回到松江，便到冉家，见了丈人，哭拜于地道：『小婿不才，荷蒙岳父费尽苦心，暗地周全，阳为搢绝，几番激厉，方得成人。此德此恩，天高地厚。』冉化之答拜道：『贤婿前穷后通，始迷终悟，也是你命运合该如此，老夫何力之有？』说罢，请出女儿璧娘来，与女婿相见。二人交拜对泣，各诉别后衷曲，再叙夫妇之情。正是：

既知今是，始悔昨非。前日只顾手中的宋江、武松，那管家里的金莲、婆惜；今日忽然谢别了雷横、史进，不至屈死了秀英、交枝。前日几为鲁智深，险些向五台山皈依长老；今朝喜会红娘子，不致如小霸王空入罗帏。前一似林冲远行，不能保其妻子；今何幸秦明归去，依然会着浑家。若还学那攘臂下车的晋冯妇，捉老虎犹念千生；今既做了素服郊次的秦穆公，顺风旗不思红万。百老原为短命郎，前日几被活阎罗送了性命；四门本有都总管，今朝还让晁天王镇住妖魔。圣手书生的挥毫，写不出《哀角》一篇文章；玉臂匠人的篆刻，印不就戒赌一段心肠。裴孔目铁面虽严，不如曲谕卿的周旋为妙；安道全神医无对，岂若冉化之的术数尤高。直教立誓撇开八叶去，遂使无心换得五花归。

次日，宿变备了礼物，到曲谕卿家拜谢。此时谕卿在任所未归，宿变再三致谢他家内眷，又将钱钞犒赏曲家从人。过了一日，闵仁宇来答拜，并拉着初时这几个同伴客商来贺喜，宿变置酒款待，因说起鲍虎

之事，宿变对冉化之道：『岳父这篇《哀角文》劝醒世人，造福不小，当即付梓，广为传布。』化之依言，便刻板发印，各处流传。

宿变与亲友们酬酢了几时，到得假限将满，携了妻子，并请丈人一同赴京。路经山东济南府，正是鲍虎的任所，鲍虎闻宿变到，亲自出城迎请他一家老少，都到私衙相叙，就教妻子翠娥，并丈母潘氏出来拜谢。欢宴了几日，宿变辞别起身，鲍虎亲送至三十里外，洒泪而别。宿变到了京师，那时京中新推升的礼部尚书便是青浦县乡绅钮义方，他偶从那里见了这篇《哀角文》，十分称赏。原来前日那本戒赌的戏文就是钮义方做的，与化之正有同心。他访知这篇文字是兵部郎中宿变丈人冉化之所作，又晓得化之现在京师，便发名帖，邀请化之到来相会。叙话间，问起化之原系儒生学医的，便道：『先生具此美才，岂可老于牖下。』两个说得投机，斟酌留饮，唤出公子钮伯才来相见。饮至半酣，钮公对化之道：『赌钱场中不但扯牌，还有掷色，其害更甚。愚意欲再作一篇《戒掷骰文》，先生高才，乞更一挥毫。』化之欣然允诺。便教取文房四宝过来，走笔立就。其文曰：

吁嗟乎！赌之多术，其端不一。既有八张，又有六色。六色之害，视角甚焉。呼卢呼雉，转盼萧然。庶几宴饮，用佐觴政。白酒而外，用之则病。或云此戏，从古有之。我思古人，大异今兹。桓温善算，博则必得。知其用兵，百不失一。问君之智，何如于温。苟或不及，此好当惩。刘毅慷慨，一掷百万。敌人塞心，雄豪是患。问君之胆，何如于刘。苟或不及，此好当休。壮哉袁君，脱其破帽。

掉臂一呼，人识彦道。问君之技，何如于袁。苟或不及，此好当捐。掷骰子矣，莱公雅量。俯镇人民，仰安君上。问君之度，何如于莱。苟或不及，此好当裁。我愿父兄，戒厥弟子。防闲必严，毋习于此。禁之不听，伊教之疏。何以治之，是在读书。

化之写完，钮公接来看了，极口称赞道：『此文与《哀角》一篇并臻绝妙。先生这两篇妙文，当得两服妙药。他人之药，只药身病；先生之药，能药心病。忠言苦口，能药人于既病之后；潜消默夺，又能药人于未病之前。只看撰文之精，便知用药之妙。』说罢，即以此文付与公子观看，教把去立时发刻，与《哀角文》一并行世。当晚钮公与化之饮酒，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便上一疏，特荐儒医冉道文才可用，奉旨冉道特授为翰林院撰文中书兼太医院医官。化之谢了王恩，随即同着宿变往谢钮公，自不必说。后来宿变官至卿贰，化之亦加衔部郎，翁婿一门荣贵。女婿未尝学医，偏获药材之利。文人已弃儒业，卒收文字之功。正是：

遇合本非人所料，功名都在不意中。

看官听说：人苦不能悔过，若能悔过，定有个出头日子。那劝人悔过的，造福既大，天自然也以福报他。奉劝世人，须要自知我病，切莫讳疾忌医；又须善救人病，切莫弃病不治。

〔回末总评〕

淋淋漓漓，为败子说法。悲歌耶？痛哭耶？晨钟耶？棒喝耶？能改过者，善补其阙者也；能劝人

改过者，善补人阙者也。自补其阙，与补人之阙，皆所以补天之阙。一《哀》一《戒》，两篇妙文，便当得一片女娲石。

○

中國歷代

木六自三

卷九六

一五七七

## 五色石卷八 凤鸾飞

## 女郎各扮一青衣 奴与婢并受两丹诏

纪信荥阳全主身，捐躯杵臼赵家臣。可怜未受生时禄，赠死难回墓里春。奇女子，笃忠贞，移桃代李事尤新。纵令婢学夫人惯，赴难欣然有几人。

右调《鹧鸪飞》

从来奴仆之内尽有义人，婢妾之中岂无高谊？每怪近日为人仆的，往往自营私橐，罔顾公家，利在则趋，势败则去。求其贫贱相守，尚且烦难；欲其挺身赴难，断无些理。至于婢妾辈，一发无情，受宠则骄，失宠则怨。她视主人主母，如萍水一般，稍不如意，便想抱琵琶，过别船。若要她到临难之时，拚身舍己，万不可得。世风至此，真堪浩叹。然吾观史册中替汉天子的纪将军，未尝为项羽所活；传奇中救宋太子的寇承御，未尝为刘后所宽。他如逢丑父有脱主之功，或反疑其以臣冒君，指为无礼；冯婕妤有当熊之勇，不闻以其奋身卫主，升为正宫。为此奴婢辈纵有好心，一齐都灰冷了。如今待我说个不惟不死、又得做显官的义奴，不唯全身，又得做夫人的义婢，与众位听。

话说唐朝宪宗时，晋州有个秀才，姓祝名凤举，字九苞，少年有才，声名甚著。母亲熊氏先亡，父亲祝圣德，号万年，现为河东节度使。祝生随父在任读书，身边有个书童，名唤调鹤，颇通文墨，与祝生年相若，貌亦相似。祝生甚是爱他，朝夕教他趋侍文几，不离左右。一日，祝公因儿子婚事未谐，想着一个



表弟贺朝康，是同省云州人，官拜司空，因与宰相裴延龄不协，告病在家，夫人龙氏只生一女，小字鸾箫，姿才双美，意欲以中表求婚。便修书一封，使祝生亲往通候贺公，书中就说求婚之意。祝生向慕贺家表妹才色，接了父书，满心欢喜，即日收拾行李起身。临行时，祝公又将出一封书，并许多礼物付与祝生，吩咐道：『我有个同年谏议大夫阳城，也因与裴相不合，弃官而归，侨居云州马邑县。今年三月，是他五表寿诞，你今往云州，可将此书礼先到马邑拜贺了阳年伯的寿，然后去见贺表叔。』祝生领命，辞了父亲，唤调鹤随着，起身上路。路上私与调鹤计议道：『此去马邑不是顺路，不如先往贺家，且待归时到阳家去未迟。』商量定了，竟取路望贺家来。正是：

顺带公文为贺寿，意中急事是求亲。

却说贺家小姐鸾箫果然生得十分美丽，又聪慧异常。有一侍儿，名唤霓裳，就是鸾箫乳母岳老姬的甥女，也能识字知文。论她的才，虽不及鸾箫这般聪慧，若论容貌，与鸾箫竟是八两半斤，鸾箫最是爱她。那老夫人龙氏性最奉佛，有个正觉庵里尼姑法名净安的常来走动，募化夫人舍一对长幡在本庵观世音座前，夫人做成了幡，命鸾箫题一联颂语在上。鸾箫题道：

世于何观，现我即为观世。

音安可见，见音实是见心。

题毕，夫人就教鸾箫把这几个字绣了，付与净安。净安称赞道：

『小姐文妙，字妙，绣线又妙，可称三绝。小尼斗胆，敢求小姐大笔，题一副对联贴在禅房里，幸勿见拒为妙。』鸾箫说罢，便取过一幅花笺，用篆文题下一联道：

明彻无明无无明；

想空非想非非想。

净安见那篆文写得古迹苍然，如刻划的一般，十分称赞，作谢而去。

不想本城有个乡绅杨迎势，乃杨炎之子，向靠父亲势力，曾为谏议大夫。父死之后，罢官在家，他的奶奶亦最奉佛，也与净安相熟，常到正觉庵随喜。一日到庵中，见了长幡，净安说是贺家小姐所题，就是她写，就是她绣的，又指禅房中那一联篆字对与杨奶奶看了，极口称扬鸾箫的才貌。杨奶奶记在心里，回去对丈夫说知，便使媒婆到贺家来替公子求亲。贺公素鄙杨迎势的为人，又知杨公子蠢俗无文，立意拒绝了。杨家奶奶又托净安来说合，贺老夫人怪她在杨奶奶面前多口，把她抢白了一场。净安好生没趣，自此也不敢常到贺家来了。正是：

女郎虽有才，未可露于外。

三姑与六婆，入门更宜戒。

贺公既拒绝了杨家，却与夫人私议道：『女儿年已及笄，婚事亦不可迟。表兄祝万年有子名凤举，年纪与吾女相当，他在韶甌时，我曾见他生得眉清目秀，后来踪迹疏阔，久未相会。近闻他才名甚盛，未知

实学如何？若果名称其实，便可作东床之选。惜我迟了一步，不能面试他一试。」

正说间，恰好鬻人来报：「河东节度祝爷差公子赍书到此求见。贺公大喜，随即整衣出迎。祝生登堂拜谒，执礼甚恭。贺公见他人物比幼时更长得秀美，心中欣悦。寒温毕，祝生取出父亲书信送上。贺公拆开看了，见是求婚之意，便把书纳于袖中，对祝生道：『久仰贤侄才名，渴思面领珠玉，今幸惠临，可于舍下盘桓几时，老夫正欲捧读佳制，兼叙阔惊。』祝生唯唯称谢。茶罢，请出老夫人来拜见。夫人看了祝生人物，亦甚欢喜。贺公道：『舍下有一梅花书屋，颇称幽雅，可以下榻。』说罢，便教家人收拾祝生行李，安放书屋中，一面即治酒在彼伺候。

不多时，家人报酒席已完。贺公携着祝生，步入那梅花书屋来。只见屋前屋后遍植梅花，果然清幽可爱。中间设下酒席，二人揖逊而坐，举觞共饮。此时已是二月下旬，梅花大半已谢，风吹落花飞入堂中。酒过数巡，贺公对着祝生道：『老夫昨日见落梅，欲作一诗，曾命小女做来。今贤侄高才，未识肯赐教一律否？』祝生欣然领诺。贺公送过文房四宝，祝生握笔在手，对贺公道：『不知表妹佳咏用何韵，小侄当依韵奉和。』贺公道：『韵取七阳，用芳香霜肠四字。』祝生听罢，展纸挥毫，即题一律道：

皎皎霓裳淡淡妆，羞随红杏斗芬芳。

冲寒曾报春前信，坠粉难留雨后香。

恍似六花犹绕砌，还疑二月更飞霜。

惟余紙帳窺全影，夢忆南枝欲斷腸。

題畢，呈与贺公看了，大赞道：『贤侄诗才清新秀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』祝生道：『小侄不惜献丑，乃抛砖引玉之意。敢求表妹佳章一读。』贺公便把祝生所作付小童传进内边，教换小姐的诗来看。小童去不多时，送出一幅花笺来。祝生接来看时，上写道：

游蜂争为杏花忙，知否寒枝有旧芳。

雨洗轻妆初堕粉，风飘素影尚流香。

沾泥似积庭余雪，点石疑飞岭上霜。

天宝当年官树畔，江妃对此几回肠。

祝生看了，极口称赏道：『表妹才情胜小侄十倍。珠玉在前，觉我形秽矣。』贺公笑道：『不必太谦，二诗可谓工力悉敌。』说罢，命酒再饮。饮至半酣，贺公欣然笑道：『老夫向为小女择配，未得其人。今尊翁书中欲以中表议婚，贤侄真足比温太真矣。』祝生大喜，起身致谢。当日二人饮酒尽欢而罢。

至晚，祝生宿于书屋中，思量小姐诗词之妙，又喜又疑。想道：『女郎如何有此美才，莫非是他父亲笔削过的？』又想到：『即使文才果美，未知其貌若何？我须在此探访个确实才好。』次早起来，去书籍中取出一幅白鲛绡，把鸾箫这首诗录在上面，时时讽咏。早晚间贺公出来与祝生叙话，或议论古人，或商榷时务，祝生应对如流。或有来求贺公诗文碑铭的，贺公便央祝生代笔，祝生挥毫染翰，无不如意，贺公十

分爰敬。

祝生在贺家一连住了半月有余，调鹤私禀道：『老爷本教相公先到阳爷家贺寿，今寿期已近，作速去方好。』祝生此时未曾访得鸾箫确实，哪里肯便去。调鹤见他踌躇不行，又禀道：『相公若还要住此，不妨到阳家去过，再来便了。』祝生想道：『我若辞别去了，怎好又来？』因对调鹤道：『此间贺老爷相留，不好便别。阳爷处，你自去把书礼投下罢。』调鹤道：『老爷书中已说相公亲往，如今怎好独差小人去？』祝生想了一想道：『你与我年貌仿佛，况我与阳爷未经识面，你今竟假扮着我代我一行人，有何不可。』调鹤道：『这怎使得？小人假扮着去打紧，倘或阳爷治酒款留，问起什么难应答的话来，教小人哪里支吾得过？』祝生道：『你只推说要到贺表叔家问候，一拜了寿，就辞起身便了。』说罢，便取出书信礼物，并将自己的巾服付与调鹤，教他速去速回。调鹤没奈何，只得将着书礼，雇下船只，收拾起身。到了船中，换了巾服，假扮着祝生，自往马邑去了。

且说祝生住在贺家，不觉已是三月中旬。清明时候，贺公举家要去扫墓。鸾箫小姐以微恙初愈，不欲随行，夫人留霓裳在家陪侍，其余婢仆尽皆随在。贺公意欲约祝生同去墓所闲游，祝生打听得鸾箫独自在家，便想要乘此机会窥探些消息，乃不等贺公来约，先推个事故出外去了。约莫贺公与夫人等去远，即回身仍到贺家，在书斋左侧走来走去，东张西看。却又想：『小姐自在深闺，我哪里便窥视得着？』心中闷闷，只得仍走入书屋中兀坐。



却说鸾箫自见了祝生的诗，十分赏叹，把来写在一幅绛鲛绡之上，朝夕吟味。那日夫人出外，鸾箫独与霓裳闲处闺中，复展那诗观看，因戏对霓裳道：『祝家表兄第一句诗，便暗合着你的名字，莫非他与你有缘。』霓裳笑道：『小姐若得配才郎，霓裳自当在抱衾与裯之列。』鸾箫道：『祝表兄诗才虽妙，未知人物如何？』霓裳道：『今日乘夫人不在，小姐何不私往窥之？』鸾箫道：『倘或被她瞧见了，不当稳便。』霓裳道：『小姐与祝生既系中表兄妹，相见何妨？』鸾箫沉吟道：『我见他不妨，却不可使他见我。我今有个道理。』霓裳道：『有什么道理？』鸾箫道：『把你身上的青衣来与我换了，我假扮了你，去窥他一面。倘他见了我问时，我只说是你便了。』霓裳笑道：『祝生的诗既比着霓裳，今小姐又要扮做霓裳，使霓裳十分荣耀。』说罢，便脱下青衣与鸾箫改换停当。

鸾箫悄悄步至梅花书屋，只推摘取青梅，竟走到庭前梅树之下。祝生正闷坐无聊，忽然望见一个青衣女子，姿态异常，惊喜道：『夫人已不在家，此必是小姐的侍儿了。』忙趋上前唱个肥诺道：『小娘子莫非伏侍鸾箫小姐的么？』鸾箫看那祝生时，丰神俊爽，器宇轩昂，飘然有超尘出俗之姿，心中暗喜，慌忙回礼道：『妾正是小姐的侍儿霓裳也。』祝生听说名唤霓裳，笑道：『只霓裳两字便是妙极，小生前日诗中曾把佳名与梅花相比，何幸今日得逢解语花。』鸾箫道：『郎君尊咏，小姐极其称赏，未识小姐所作，郎君以为何如？』祝生道：『小姐诗才胜我十倍，但不知此诗可是小姐真笔？』鸾箫道：『不是真笔，知倩谁来？』祝生道：『只怕是你老爷笔削过的。若小姐果有此美才，小生有几个字谜，烦小娘子送与小姐猜一猜，看

可猜得着？」说罢，便去书斋中取出一幅纸来。鸾箫看时，第一个字谜道：

上不在上，下不在下。

不可在上，且宜在下。

第二个字谜道：

兄弟四人，两个落府。

四个落县，三个落州。

村里的住在村里，市头的住在市头。

第三个字谜道：

草下伏七人，化来成二十。

将人更数之，又是二十七。

第四个字谜却是一首《闺怨》，其词曰：

一朝之忿致分离，逢彼之怒将奴置。

妾悲自揣不知非，君恩未审因何弃？

忧绪难同夏雨开，愁怀哪逐秋云雾。

可怜抱闷诉无门，纵令有意音谁寄？

若断若连惹恨长，相抛相望想徒系。

一息自拚仍自怜，小窗空掩常挥泪。

鸾箫看罢，微笑着：『这个有何难猜，还你小姐一猜便着。』言讫，便持进内边与霓裳看。霓裳未解其意，鸾箫道：『第一谜是指字中那一画，第二谜是指字中那一点，第三谜是「花」字，第四谜是「心」字，合来乃「一点花心」四字。』霓裳听罢，仔细摹拟了一遍，称赞道：『此非祝郎做不出，非小姐猜不出，小姐何不也写几句破他？』鸾箫应诺，便于每一谜后各书四句，其破一画谜云：

在酉之头，在丑之足。

在亥之肩，在子之腹。

其破一点谜云；

其二在秦，其一在唐。

其四在燕，其五在梁。

其破花字谜云：

五行属于木，四时盛在春。

或以方彩笔，或以比佳人。

其破心字谜云：

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。

变化总无穷，通达是其用。

鸾箫写完，将来袖了，再到书斋送与祝生观看。祝生惊叹道：『小姐才思敏妙如此，前诗的系真笔无疑矣。』鸾箫道：『方才小姐见摘去青梅，吟诗四句，郎君也请吟一首。』祝生道：『愿闻小姐佳咏。』鸾箫便念道：

如豆梅初吐，枝头青可数。

青时未见黄，酸中还带苦。

祝生听了，笑道：『这是小姐嘲笑我了。她道我尚是青矜，未登黄甲，既饶酸风，又多苦况。我今试赓俚句，聊以解嘲。』遂授笔连题二绝，其一曰：

当年煮酒论英雄，曾共曹刘肴核供。

世俗莫将酸子笑，遨游二帝藐王公。

其二曰：

耐尔流酸爱尔青，秀才风味类卿卿。

莫嫌炙得眉痕皱，调鼎他年佐帝羹。

鸾箫看了，笑道：『二诗殊壮，但只自负其才，不曾关合在小姐身上去。』祝生道：『要关合到小姐身

上也不难。论我胸中抱负，自比青梅，若论我眼前遭遇，正不及青梅哩。待我再题一绝。』又题道：

香闺食果喜拈酸，妨尔常邀檀口含。

最是书生同此味，风流未得玉人谄。

鸾箫见了道：『这就青梅关合小姐，还可竟把青梅比得小姐么？』祝生道：『这也不难。』便又题一绝道：

溅牙能使睡魔降，止渴徒教望眼忙。

中馈得伊相赞佐，和羹滋味美还长。

鸾箫见诗，笑道：『前两句略轻薄些，后二句居然指为中馈，未免唐突。』祝生道：『诗中之谜，都被小娘子猜着。小生心事，小娘子已知。量小姐心事，亦唯小娘子知之。待我再题一绝，便将青梅比着小娘子。』又题道：

倾筐当日载风诗，常伴佳人未嫁时。

实七实三频数处，深闺心事只伊知。

鸾箫见他笔不停挥，数诗立就，称叹道：『郎君如此美才，我家小姐自然敬服。我当以尊咏持送妆台。』祝生道：『我与你家小姐原系中表兄妹，可请出来一见否？』鸾箫道：『小姐怎肯轻易出来？待我替你致意便了。』说罢，转身要走，祝生向前拦住道：『难得小娘子到此，幸勿虚此良会。我若非与你有缘，



何故拙句暗合芳名。今纵未得小姐遽渡仙桥，愿得与小娘子先解玉珮。」鸾箫羞得脸儿红晕，说道：「郎君放尊重些，老爷、夫人知道，不是耍处。况小姐不时叫唤，若逗留太久，恐见嗔责。我去也！」祝生拦她不住，只得由她去了。

鸾箫回至香闺，把上项话一一对霓裳说知。霓裳听罢，触动了一片芳心，想道：「今日小姐把我妆得十分好了，祝郎心里已记着「霓裳」两字。只是徒受虚名，却无实际。倘异日祝郎真见我时，道我不是昔日所见的霓裳，那时只怕轻觑绿衣，不施青眼。不若我今夜假妆小姐，暗地去与他相会，先定下此一段姻缘，也不枉他诗中巧合我的名字。」私计已定，便窃了鸾箫写的那幅绛绡绡藏在身边，只等夜深，瞒着鸾箫行事。正是：

你既妆我，我也妆你。你不瞒着我，我偏瞒着你。你妆我，不瞒我，是高抬了我。我妆你，偏瞒你，怕点辱了你。

且说祝生见了假霓裳之后，想道：「侍儿美丽若此，小姐可知。」又想道：「人家尽有侍儿美似主儿的，若小姐得与霓裳一般，也十分够了，只可惜她不肯出来一见。」痴痴地想了半晌。到得抵暮，贺公与夫人等都回来了。当晚贺公又与祝生闲叙了一回，自进内边。祝生独宿书斋，哪里睡得着？见窗外月光明亮，便走到庭中梅树之下，仰头看月。正徘徊间，忽听书房门上轻轻叩响，低叫开门，好像女人声音。祝生连忙开看，只见一个美人掩袖而进，月光下见这美人凝妆艳服，并不是日间青衣模样。祝生惊问道：「莫非

鸾箫小姐么？」霓裳也在月下仔细看了祝生，果是翩翩年少，私心甚喜，低应道：「然也。妾因慕表兄之才，故今夜瞒着侍婢霓裳，特来与兄面计终身之约。」祝生喜出望外，作揖道：「小生得蒙垂盼，实乃三生有幸。」霓裳取出那幅绛鲛绡，送与祝生道：「此妾手录尊咏《落梅诗》在上，梅者媒也，即以此赠兄为婚券。」祝生接了，称谢道：「小生拙句，得蒙玉手挥毫，为光多矣。」便去取出那幅白鲛绡来，递与霓裳道：「小姐佳章，小生亦录在这鲛绡上，今敢以此为酬赠。」霓裳接来袖了，说道：「只此已定终身之约，妾当告退。」说罢，假意要行。祝生忙扯住道：「既蒙枉临，岂可轻去？况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！」一头说，一头便跪下求欢。霓裳用手扶起道：「若欲相留，兄可对月设誓来。」祝生即跪地发誓道：「我祝凤举若忘鸾箫小姐今日之情，苍天鉴之。」誓毕，把霓裳搂到卧榻前，霓裳做出许多娇羞之态，祝生为之款解罗襦，拥入衾中就寝。

两个恩情美满，鸡声三唱，霓裳起身辞去。祝生问以后期，霓裳道：「既已订约百年，岂可偷欢旦夕。兄今宜锐意功名，不必复作儿女眷恋。」说罢，启户徐行。祝生送了一步，珍重而别。次日，鸾箫寻不见了，绛鲛绡，只道昨日往来书斋遗失在路上，命霓裳寻觅，霓裳假意寻了一回，只说寻不着，鸾箫只索罢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调鹤假扮祝生到阳城家中拜寿，阳公见他人物清雅，哪里晓得是假的？再三留款，调鹤只推要往贺家，连忙告辞。临别时，阳公道：「目今朝廷开科取士，贤侄到令表叔家去过，就该上京赴试了。」调鹤

应诺。回见祝生，具道前事，并促祝生起身。祝生此时心事已定，亦欲归报父亲，商议行聘，即束装而行。贺公治酒饯别。祝生讨了一回书，星夜回到河东，拜见父亲。祝公见回书中已允婚事，大喜，随即遣媒议聘。一面打发祝生上京应试。祝生领了父命，携着调鹤，即日起身去了。

是年河东饥谨，百姓流离，祝公屡疏告荒。宰相裴延龄不准其奏，祝公愤怒，特疏专劾裴延龄不恤天灾，不矜民命，乞斩其首以谢天下。裴延龄大怒，使奏称祝圣德妄报灾荒，侵欺国税，不加重治，无以儆众。奉旨祝圣德逮系至京下狱治罪，其亲属流窜岭南。那时祝生正在途中，闻了这消息，吃惊不小。泣对调鹤道：『老爷忤了权相，此去凶多吉少，我又流窜烟瘴之地，未知性命如何，祝氏一门休矣。』调鹤道：

『老爷平日居官清正，今必有人申救，量无大祸。倒只怕岭南烟瘴之地，相公去不得，如何是好？』祝生听了，掩面大哭。调鹤沉吟道：『老爷只有相公一子，千金之躯，岂可轻去不测之乡？小人有个计较在此，可保相公无事。』祝生急问何计，调鹤道：『小人原曾扮过相公的，今待小人仍把巾服穿了，扮做相公，竟往官司投到，听其押送岭南。相公却倒扮做人模样，自往别处逃生。』祝生道：『这使不得，前番阳家贺寿，是没什么要紧的事，不妨代我一行。今远窜岭南，有性命之忧，岂可相代？』调鹤慨然道：『说哪里话，小人向蒙恩养，今愿以死报。』祝生泣谢道：『难得你有这片好心，真恩胜骨肉，我今与你结为兄弟。倘天可怜见，再有相见之日，勿拘主仆之礼，你认我为兄，我认你为弟便了。』说罢，走到僻静处，大家拜了四拜，把身上衣服换转。调鹤扮了祝生，即往当地官司投到，自称是祝公子，因应试赴京，途中闻有严旨，

特来待罪。官司录了口词，一面申报刑部，一面差人将本犯押送岭南。公差领了官批，押着调鹤即日起行。行了几日，路过马邑县，那阳城闻祝公子被窜，路经本处，特遣人邀请到家。调鹤前曾假扮祝生，见过阳公，今番阳公只认调鹤是真正公子，执手流涕，厚赠盘缠。又多将银两赏赐防送公差，教他于路好生看觑。调鹤别了阳公，自与公差到岭南去了。正是：

勉强倒是贺寿，情愿却是捐生。

前日暂时弄假，今番永远即真。

且说祝生假扮做人模样，随路逃避，思量没处安身，欲仍往贺家，『怕他家中人已都认得我，倘走漏消息，不是要处。』因想道：『不如到马邑县投托阳年伯罢。』又想到：『前日拜寿不曾亲往，今日怎好去得？纵使阳年伯肯留我，他家耳目众多，哪里隐瞒得过？』踌躇半晌，心生一计道：『我到阳家，隐起真名，倒说是书童调鹤，因家主被难，无可投奔，特来依托门下便了。』私计已定，星夜奔到马邑，假装做调鹤，叩见阳公。阳公念系祝家旧仆，收在书房使唤。祝生只得与众家童随行逐队，权充下役。正是：

只愁季布难逃死，敢向朱家惜下流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贺公正喜与祝家联了姻，忽闻祝公忤了权相，父子被罪，又惊又恼。夫人与鸾箫、霓裳各自悲恨。贺公乃亲赴京，伏阙上疏申救。一面致书与阳城，书略曰：

忆自裴延龄入相之初，先生曾欲廷裂白麻，可谓壮矣。今裴延龄肆恶已极，朝政日非，而先生置若罔

闻，但悠游乡里，聚徒讲学，恐韩退之诤臣一论，今日又当为先生诵也。仆今将伏阙抗疏，未识能回圣意否？伏乞先生纠合同官，交章力奏，务请尚方剑，誓斩逆臣头，以全善类。国家幸甚，苍生幸甚。

贺公亲笔写了书，付与一个苍头，教去马邑县阳谏议家投递，约他作速赴京相会，苍头领命而行。不想数该遭厄，事有差讹，这苍头甚不精细，来到半路遇着一只座船，说是谏议杨爷赴京的船，苍头只道就是马邑县的阳谏议，不问明白，竟将家主这封书去船里投下。原来这杨谏议却是杨迎势，因欲贿通裴相，谋复原官，故特买舟赴京。正想没个献媚之由，看了这书，便以为奇货可居。又怪贺公前日拒其求婚，今日正好借此出气。当下将书藏着，一到京师，便去裴府首告。裴延龄正为贺朝康申救祝圣德，恐多官效尤，交章互奏，没法处他。得了杨迎势所首，满心欢喜，便表荐杨迎势仍为谏议大夫，随即代迎势草成疏稿，劾奏贺朝康纠众欺君，私结朋党，谤讪朝廷，直加显戮。迎势依着裴延龄的亲笔疏草写成本章，并贺家私书一同上奏。宪宗即命裴延龄票旨。延龄拟将贺朝康下狱问罪，妻女人宫为奴，韩愈、阳城俱革职，永不叙用。宪宗依拟而行。命下之后，贺公就京师捉下狱中，缙骑一面到云州提拿妻女。

这消息早传到贺家。贺老夫人大惊，抱着鸾箫哭道：『汝父捐躯报国，固所不辞。老身入宫亦不足惜。只可惜累了你。』鸾箫也抱着夫人痛哭。霓裳在旁见她母子两个哭得伤心，遂动了个忠义之念，上前跪下禀道：『夫人、小姐且休烦恼，霓裳向蒙抚养之恩，无以为报，今日愿代小姐入宫。』夫人听说，收泪谢道：『若得如此，感激你不尽。』便教鸾箫与霓裳结为姊妹，把身上衣服脱与霓裳穿了，鸾箫倒扮做侍儿模样。



差人密喚乳娘岳老姬來，把鸞箫托与她，囑咐道：『你甥女霓裳情愿代小姐入宮，你可假認小姐做甥女，領去家中暫住。倘後來祝公子有回乡之日，仍得夫妻配合，了此姻緣。』岳姬見霓裳代主人宮，十分忠義，嘖嘖稱嘆。鸞箫哭別夫人与霓裳，收拾些衣飾銀兩，随着岳姬去了。不一日，緹騎到來，把贺老夫人与这假小姐解京入宮。正是：

前番暗暗冒頂，此日明明假裝。

欢时背地領受，忧来当面承当。

不说夫人与霓裳入宮，且说鸞箫躲在岳姬家中。这岳姬的老儿是做银匠的，只住得两间屋，把后面半间与鸞箫做了房。鸞箫痛念父母，终日在房中饮泣，岳姬恐乡邻知觉，再三劝解，鸞箫勉强收泪，做些针指消闷。一日，岳老他出，岳姬陪着鸞箫坐地，忽听门前热闹，原来有个走索的女子在街上弄缸弄瓮弄高竿，引得人挨挨挤挤地看。岳姬不合携着鸞箫走到门首窥觑，不想恰遇正觉庵里尼姑净安在门首走过，被她一眼瞧见，便步进门来，说道：『原来贺家小姐在此。』鸞箫急忙闪入，岳姬忙遮掩道：『女师父你认错了，这是贺家侍儿霓裳。她原是我甥女，故收养在此。怎说是贺小姐？』净安摇头道：『不要瞞我，这明明是贺小姐。』岳姬道：『我甥女面庞原与小姐差不多。』净安笑道：『你休说谎。霓裳姐虽与小姐面庞相像，我却认得分明。这是小姐，不是霓裳。』岳姬着了急，便道：『就说是小姐，你出家人盘问她怎的，难道去出首不成？』净安变了脸道：『只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没有善和尚、善尼姑，当初贺夫人怪我多口，

把我抢白，今日正好报怨。若不多把些银两与我，我便去出首，教你看我出家人手段！」岳姬慌了，只得对鸾箫说，取出些银两来送她。净安嫌轻道少，吓诈不已。岳姬再三央告，又把鸾箫的几件衣饰都送与她，才买得她住。正是：

佛心不可无，佛相不可着。

菩萨本慈悲，尼姑最狠恶。

岳姬吃了这一场惊，等老儿回来，与他说知了。正商议要移居别处，避人耳目，不想净安这女秃驴诈了许多东西，心还未足。那时恰好杨迎势因裴延龄复了他的官，无可报谢，要讨个绝色美人献她为妾，写书回来，教奶奶多方寻访良家女子有姿色的，用价买送京师。净安打听得此事，便去对杨奶奶说：「岳银匠家女儿十分美貌。」杨奶奶便坐着轿子，同了净安径到岳家，不由分说，排闥直入。看了鸾箫果然美貌，即将银三百两付与岳老，要娶鸾箫。岳老哀告道：「小人只有此女，不愿与相府作妾。」杨奶奶哪里肯听，竟把银留下，立刻令人备下船只，将花灯鼓乐，抢取鸾箫下船。岳姬随着杨家女使一齐到舟中，鸾箫痛哭，便要寻死，岳姬附耳低言道：「小姐且莫慌，我一面在此陪伴你，一面已教老儿写了个手揭，兼程赶到京师，径去裴府中告禀。他做宰相的人，难道一个女子面上不做了方便？且待他不肯方便时，小姐再自计较未迟。」鸾箫闻言，只得且耐着心儿，苟延性命。杨家从人自催船赴京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岳老星夜赶到京中，拿着个手本到裴府门前伺候了一日。你道相府尊严，哪个替他通报。不想鸾

箫合当无事，恰好次日裴延龄的夫人要到佛寺烧香，坐轿出门，岳老便拿着手本，跪在轿前叫喊，从人赶打他时，岳老高声喊道：『杨谏议强夺小人女儿要送来相府作妾，伏乞夫人天恩方便。』原来那裴夫人平日最是妒悍，听说『相府作妾』四字，勃然大怒，喝教住了轿，取过手本来看了。也不去烧香，回进府中，当庭坐下，唤岳老过去，问知仔细，大骂：『杨迎势这贼囚，敢哄诱我家老天杀的干这样歹事，我教他不要慌！』便批个执照付与岳老，着他领了女儿自回原籍。其杨家所付财礼银，即给与作路费，又吩咐家人：『若敢通同家主，暗养他女儿在外，私自往来，我查出时，一个个处死。』众家人喏喏连声，谁敢不依。岳老谢了裴夫人，拿了批照，赶向前途，迎着鸾箫的船，把裴夫人所批与杨家从人看了。杨家从人不敢争执，只得由他把女儿领回。正是：

全亏狮子吼，放得凤凰归。

岳老夫妇领得鸾箫回家，不敢再住云州，连夜搬往马邑县。恰好租着阳城家中两间市房居住，依旧开银匠铺度日。阳家常教岳老打造首饰，此时祝生正在杨家做假调鹤。一日，杨老夫人差祝生到岳家取讨打造的物件，适值岳老不在家，见了岳姬，听她语音是云州人声音，因问道：『妈妈是云州人，可晓得贺乡宦家小姐怎么了？』岳姬道：『小姐与夫人都入宫去了。』祝生听了，欷歔悼叹。又问道：『小姐既已入宫，他家有个侍儿霓裳姐如何下落了？』岳姬道：『我也不知她下落。』祝生不觉失声嗟悼。鸾箫在里面听得明白，惊疑道：『这声音好像祝表兄。』走向门隙中窥时，一发惊疑道：『这分明是祝郎，如何恁般打』

扮？』便露着半身，在门边张看，祝生抬头瞧见，失声道：『这不是霓裳姐么？』鸾箫忍耐不住，接口问道：『你哪里认得我是霓裳姐？』祝生未及回言，岳老忽从外而入，见祝生与鸾箫说话，便发作道：『我们虽是小家，也有个内外。你是阳府大叔，怎便与我女儿搭话？』祝生见他发作，不敢回言，只得转身出去了。岳老埋怨婆子道：『前番为着门前看走索惹出事来，今日怎生又放小姐立在门首？』又埋怨鸾箫道：『莫怪老儿多口，小姐虽当患难之时，也须自贵自重，如何立在门前与人搭话？万一又惹事招非，怎生是好？』鸾箫吃他说了这几句，羞得满面通红，自此再不敢走到外边。却又暗想：『前日所见之人，明系祝郎。若不是他，如何认得我？可惜被奶公冲散，不曾问个明白。』有一曲《江儿水》，单道鸾箫此时心事：

口语浑无二，形容确是伊。若不是旧相知，曾把芳心系，为什的乍相探，便洒天涯泪，敢是他巧相蒙也。学金蝉计？猜遍杜家诗谜，恨杀匆匆未问端，由详细。

且说祝生回到阳家，想道：『岳家这女子，明是霓裳，正要与我讲话，却被老儿打断了，今后不好再去。』又想到：『鸾箫小姐既已入宫，更无相见之日。幸得霓裳在此，续了贺家这脉姻缘，也不枉当初约婚一番。但我心事不好对阳年伯说。』左思右想，终夜流涕。正是：

有泪能挥不可说，含情欲诉又还吞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裴延龄的夫人，自那日听了岳老之诉，十分痛恨杨迎势，等丈夫退朝回来，与他闹一场，

定要把他把迎势滴贬。原来裴延龄最是惧内，当下不敢违夫人之命，只得把杨迎势革去官职。迎势大恨道：『我依着他劾坏了许多人，不指望加官进职，倒坏我的官。他亲笔疏草也在我处，他既卖我，我也害他一害。』

不说杨迎势计害裴延龄，且说贺老夫人与霓裳入宫之后，发去皇妃宓氏宫中承应。这宓妃昔日最承君宠，后因宪宗又宠了个张妃，于是宓妃失宠，退居冷宫，无以自遣，乃终日焚香礼佛，装塑一尊观音大士像于宫中，朝夕礼拜。贺夫人向来奉佛，深通内典，宓妃喜她与己有同志，又怜她是大臣之妻，另眼看觑。一日，宓妃亦欲于大士前悬幡供养，要题一联颂语。贺夫人乃把鸾箫所题正觉庵幡上之语奏之，宓妃大喜。光阴荏苒，不觉又当落梅时候，天子以落梅为题命侍臣赋诗，都未称旨。乃传命后宫，不论妃嫔媵嬙，有能诗者，各许题献。霓裳闻旨，乃将鸾箫昔日所题之诗录呈宓妃观看。宓妃看到『天宝当年』两句，打动了她心事，不觉潸然泪下。霓裳便奏道：『娘娘若不以此诗为谬，何不即献至御前，竟说是娘娘做的，也当得一篇《长门赋》。』宓妃依言，便把此诗录于锦笺之上，并草短章进奏。其章曰：

臣妾久处长门，自怜薄命。幸蒙天子，许赧巴人，讶红杏之方妍，如承新宠；叹寒梅之已谢，怅望旧恩。聊赋俚词，敢呈圣览。临笺含泪，不知所云。

宪宗览表看诗，惻然动念。此时正值张妃恃宠骄纵，帝意不悻，因复召幸宓妃，宠爱如初。宓妃深德霓裳，意欲引见天子，同承恩幸。霓裳奏道：『贱妾向曾许配节度祝圣德之子祝凤举，倘蒙娘娘怜悯，放



归乡里，感恩非浅。若宫中受宠，非所愿也。」宓妃道：「我当乘间为汝奏之。」过了一日，宪宗驾幸宫中饮宴，宓妃侍席，见龙颜不乐，从容启问其故。宪宗道：「因外边灾异频仍，饥荒屡告，所以不欢。」宓妃奏道：「以臣妾愚见，愿陛下省刑薄税，赦宥从前直言获罪诸臣，则灾荒不弭而自消矣。」宪宗点首称善。宓妃又奏道：「即今臣妾宫中，有罪臣贺朝康的妻女，供役已久，殊可矜怜。且臣妾一向在宫礼佛，得她侍奉香火，多有勤劳。」便将幡上所题之语奏知，宪宗嘉叹，因沉吟道：「外臣劾奏贺朝康与韩愈结为朋党，前韩愈谏迎佛骨，而朝康妻女奉佛如此，则非朋党可知。来日便当降诏开释。」宓妃再拜称谢。正是：

既赖文字功，仍亏佛力佑。

僧尼不可亲，菩萨还能救。

次日宪宗升殿，正欲颁降恩诏，只见内侍呈上一个本章，看时，乃是杨迎势汗奏裴延龄的，备言前番题劾多人，俱出延龄之意，现有彼亲笔疏草为证，「前日巧为指唆，许授美官。今又诛求贿赂，无端滴贬。伏乞圣裁。」宪宗览奏，勃然大怒，遂传旨将裴延龄与杨迎势俱革职滴戍远州，家产籍没，妻孥入宫。拜阳城为宰相，韩愈为尚书左仆射。赦出贺朝康，拜为大司农，妻女释放回家。赦出祝圣德，拜为大司马，其子祝凤举授国子监博士，即着贺朝康持节至岭南，召赴京师就职。

贺公出狱之后，谢恩回寓，恰好妻女也放出来了。夫妇重逢，方知女儿不曾入宫，是霓裳代行的。贺公称叹霓裳忠义，即认为义女。一面差人到云州城中岳银匠家迎接鸾箫，便教岳老夫夫妇送来京，等祝生

到京日，完成婚事。一面持节星夜赴岭南召取祝生。

却说调鹤自得阳城资助，路上并不吃苦。到岭南后，只在彼处训蒙度日。忽闻恩诏赦罪拜官，特遣贺公持节而来，便趋到馆驿迎接，北面再拜谢恩。贺公见了调鹤，竟认不出是假祝生，一来他两个面庞原相似，二来贺公只道祝生一向风霜劳苦，因此容颜比前稍异。当下调鹤接诏毕，贺公命将冠带与他穿换，调鹤辞谢道：『小人本非祝凤举，不敢受职。』贺公惊怪，仔细再看，方才觉得面貌与初时所见的祝生不甚相同。调鹤把实情仔细说了一遍，贺公道：『汝能代主远窜，可谓义士。昔既代其厄，今亦当代其荣。』调鹤辞谢道：『朝廷名器，岂容乱窃？小人今日仍当还其故我。』说罢，便依旧穿了青衣，侍立于侧。贺公道：『你是个义士，即不受官爵，亦当仍换巾服，以礼相见。』调鹤道：『前与公子相别之时，虽蒙结为兄弟，然恐尊卑之分，到底难混。』贺公道：『既是公子与你结为兄弟，你也是我表侄了。』便令左右将巾服与调鹤换了，命椅看坐。调鹤再三谦让，方才坐下。贺公问道：『你前日与公子分散之时，可知他往哪里去了？』调鹤道：『匆匆分别，天各一方。公子踪迹，其实不知。今闻恩诏，自当出头。』贺公道：『你今且随我进京，一路寻访公子去。』于是携着调鹤，登舟而行。

将近长安，恰好阳城也应诏赴京，两舟相遇。阳公过船来拜望贺公，并看视祝公子。叙礼方毕，即欢然执着调鹤的手说道：『九苞贤侄，别后无恙。』贺公道：『这个还不是祝公子。』阳公道：『祝年侄曾到过寒舍两次，这明明就是他，怎说不是？』调鹤乃把前后假扮的事细细说了。阳公惊疑道：『你既是调鹤，

如何我船里现有个调鹤，他也说是祝家旧仆，难道你家有两个调鹤？」便教人到自己船中唤那调鹤来。不一时，那假调鹤青衣小帽走过船来，这里俨然中服的真调鹤见了，慌忙跪下道：「主人别来无恙。」贺公大喜道：「原来贤婿就在阳年翁处。」阳公大惊道：「如何你倒是祝公子，一向怎不说明？」祝生道：「恐耳目众多，不敢泄漏。」阳公道：「今既闻恩诏，如何还不说明？」祝生道：「调鹤义弟既为我代窜远方，自当代受官职。若流窜则彼代之，官职则自我受之，何以风天下义士？所以权且隐讳，待到京见过家君，或者改名应试，未为不可。」阳公称叹道：「主情仆谊，可谓兼至矣。」贺公道：「今调鹤义不受官，要等贤婿来自受，贤婿可便受了罢。」祝生道：「小婿亦未敢受。」贺公道：「这却为何？」祝生道：「小婿不自往岭南，事屡欺诳，还求岳父与阳年伯将实情奏闻朝廷，倘蒙宽宥，小婿愿应科目，不愿受此官。」贺公、阳公都道：「这个自当保奏。」便就舟中草下连名本章，遣人星夜先赴京师奏进。

祝生当下换了巾服，竟与调鹤叙兄弟之礼。到得京中，祝生同着调鹤拜见父亲祝圣德，说知仔细。祝公十公称叹，即认调鹤为义子，教他也姓了祝。恰好天子见了贺公、阳公的本章，降旨祝调鹤忠义可嘉，即授云州刺史；祝凤举既有志应科目，着赴便殿候朕面试，如果有才，不次擢用。次日，宪宗驾御龙德殿，祝生进殿朝拜。宪宗见他一表人物，先自欢喜。祝生奏请命题面试，宪宗想起前日众侍臣应制题落梅诗。无有佳者，倒是宓妃所作甚好，因仍将落梅为题，命赋七言一律，又限以宓妃原韵「芳」「香」「霜」「肠」四字，祝生想道：「我前日题和鸾箫小姐的落梅诗正是此韵，今日恰好合着。」当下更不再做，即将前日诗

句录呈御览。宪宗看了，大加称赏道：『诗句清新，更多寓意，真佳作也。翰苑诸臣当无出卿右者。』遂特赐祝凤举状元及第。正是：

一诗两用，婚宦双成。

司农快婿，天子门生。

看官听说：前日宓妃抄着鸾箫的诗，恰好以寒梅自比，以红杏比新宠，而「天宝当年」「江妃此日」之句，更巧合宓妃身上，故遂感动天子。今祝生自抄自己的诗，其诗中「羞随红杏」「冲寒坠粉」等语，恰像比况那不附权贵、直言获罪诸臣，至于『二月飞霜』之句，又像自比含冤远窜的意思，故亦能使天子动容称叹，这都是暗合道妙。当日宪宗退入后宫，将祝生的诗付与宓妃观看，说道：『此诗寓意甚佳。』宓妃看到末二句，从容奏道：『即此末二语，亦有寓意。』宪宗道：『其意云何？』宓妃道：『前贺朝康之女在臣妾宫中时，曾说与祝凤举有婚姻之约。今凤举『梦忆南枝』之咏，亦追叹昔日贺女入宫，婚约见成梦幻耳。』宪宗闻奏，点头道：『原来如此。』便传旨钦赐状元祝凤举与大司农贺朝康女鸾箫择吉完婚，即给与封诰。

祝生受了恩命，亲到贺家拜请吉期。贺公出来接见，相对之际，忽忽不乐。原来贺公前遣家人往云州岳家迎接鸾箫，不知岳家已移居马邑，家人到云州城中寻问不出，只得回来禀复，此时贺公还出使岭南未归。今归来后，知女儿无处寻觅，故此十分愁闷。当下祝生见他，怪问其故，贺公道：『其实大小女

鸾箫不曾入宫，前入宫的是二小女。今大小女却没处寻觅，所以烦恼。」祝生道：「向来不闻有两位表妹。」贺公含糊应道：「原有两个小女。」祝生道：「大表妹向在何处，今却寻不见？」贺公道：「向避在奶公岳银匠家，今岳家不知移居何处，故急切难寻。」祝生猛省道：「我住阳年伯府中时，曾到岳银匠家去，窥见霓裳，原来小姐在彼，所以霓裳也随着在那里。」因即对贺公道：「小婿倒晓得那岳银匠现在马邑县，租着阳年伯的房屋居住。」贺公听了大喜，便差人星夜到马邑去迎接。又私对祝生道：「奉旨完婚的是二小女，从前纳聘的却是大小女，今两个小女合该都归贤婿。若论长幼之次，仍当以大小女为先。一候大小女接到，便一齐送过来成亲便了。」祝生欢喜称谢。回见父亲，具言其事，祝公亦大喜。

却说贺家仆人来到马邑，寻着了岳家。原来岳老夫妇一闻恩诏之后，便要將鸾箫送还贺府。不想岳老忽然患病，不能行动，所以迟迟。今病体既痊，正要起身，恰好贺家的人来接了。当下贺家仆人见了岳老，问他为什移居马邑，岳老将尼姑净安诈害情由诉说了一遍，贺家仆人忿怒。此时恰遇祝调鹤新到云州任所，贺家仆人便到刺史衙中，将此事密禀与调鹤知道。调鹤随即差人飞拿净安到来，责以不守清规，倚势害人，拶了两拶，重打五十。追了度牒，给配厮役。发落既毕，写书附致祝生，又差人护送鸾箫赴京。鸾箫同了岳老夫妇来到京中，拜见父母，与霓裳叙姊妹之礼，各各悲喜交集。

到得吉日，祝家准备花灯鼓乐，迎娶二位小姐过门。祝生暗想道：「鸾箫、霓裳我都见过，只不曾认得二小姐，今夜又当识认一个美人了。」及至花烛之下，偷眼看时，只见上首坐的倒是霓裳，下首坐的倒是



鸾箫，却不见什么二小姐，心中疑惑。又想到：『莫非二小姐面貌与霓裳相似，因她是赐婚的，故仍让她坐上首么？』及细看两旁媵嫁的几个侍女，却又并不见有霓裳在内。两位新人见他惊疑不定，各自微微冷笑。祝生猜想不出，等到合盃之后，侍婢先送祝生到大小姐房中，祝生见了鸾箫，问道：『小姐可是鸾箫么？』鸾箫道：『然也。』祝生道：『小姐既是鸾箫，请问霓裳姐在哪里？』鸾箫笑道：『鸾箫也是我，霓裳也是我。』祝生道：『如何霓裳也是小姐？』鸾箫道：『我说来，郎君休笑话。』因把从前两番假扮的缘故仔细述了。祝生道：『原来如此，今真霓裳却在何处？』鸾箫道：『方才同坐的不是？』祝生道：『这说是二小姐。』鸾箫道：『我家原没什二小姐，因霓裳代我入宫，故叫她做二小姐。』祝生听了，大笑道：『我不惟今夜误认她是二小姐，前日还误认她是大小姐哩。』鸾箫道：『郎君前日何由见她？』祝生笑道：『岂特一见而已，还是许多妙处。』便把月下赠绡鲛的事说了，随即取出那幅绉绉来与鸾箫看。鸾箫笑道：『原来她未入宫之前已先装做我了。』说罢，同着祝生走过霓裳房里来，笑问道：『这绉绉是谁人赠与祝郎的？』霓裳含羞微笑道：『因小姐扮做贱妾，故贱妾也扮做小姐，幸乞恕罪。』鸾箫道：『贤妹有代吾入宫之功，何罪之有？』祝生笑道：『前既代其乐，后不敢不代其忧，正欲将功折罪耳。』鸾箫道：『祝郎今夜当在妹子房里住。前番密约让你占先，今番赐婚一发该你居先了。』霓裳道：『卑不先尊，少不先长，小姐说哪里话？』便亲自再送祝生到鸾箫房里。是夕祝生先与鸾箫成鱼水之欢，至次夜方与霓裳再讲旧好。正是：

左珠右玉，东燕西莺。一个假绿衣，是新洞房春风初试；一个真青鸟，是旧天河秋夕重圆。一个遨游帝侧藐王公，使郎君羨侍儿有胆；一个感叹官妃动天子，令夫婿服小姐多才。一点花心，先是小姐猜来，今被郎君采去；两番梅咏，既作登科张本，又为赐配先机。从前离别愁怀，正应着心字谜一篇闺怨；此后赞襄中饋，又合着梅子诗半比和羹。青时既见黄，酸中不带苦。溅牙溅齿，已邀檀口轻含；实七实三，勿叹倾筐未嫁。枝头连理，非复梦忆南枝欲断肠；帐底交欢，岂曰孤眠纸帐窥寒影。孰大孰小，花烛下当面九疑；忽假忽真，香阁中巧几千变。比翼鸟边添一翼，三生石上坐三人。

婣姻满月之后，霓裳仍复扮做鸾箫，入宫朝见宓妃谢恩。宓妃赐坐，霓裳辞谢不敢。宓妃道：『昔则侍姬，今为命妇，礼宜赐坐。』霓裳奏道：『臣妾名为命妇，实系侍姬，娘娘恕臣妾死罪，方敢奏知。』宓妃问其故，霓裳道：『臣妾实非贺鸾箫，乃鸾箫侍女霓裳也。前代鸾箫入宫，今日亦代鸾箫谢恩。』宓妃道：『卿以侍女而有义侠之风，一发可嘉。我当奏知圣上，特加褒奖。』霓裳拜谢而出。次日诏旨颁下，鸾箫、霓裳并封夫人。两个受封毕，然后再一齐入宫，同见宓妃谢恩。后来霓裳生一子，即尚宓妃所生公主，做了驸马。鸾箫亦生一子，早岁登科。祝生官至宰辅。鸾箫奉养岳老夫妇，终其天年。祝生又讨一副寿官冠带与岳老，以荣其身。贺公、祝公未几都告了致仕，悠悠林下，各臻上寿。祝调鹤在云州政声日著，韩愈、阳城辈文章称荐，官至节度。正是：

圣主褒忠悃，贤妃奖义风。

凤奴与鸾从，一样受王封。

看官听说：奴婢尽忠于主，即不幸而死，也喜得名标青史，何况天相吉人，身名俱泰。何苦不发好心，不行好事，致使天下指此辈为无情无义。故在下特说此回书，以动天下后世之为臧获者。

〔回末总评〕

奴婢呼主人为衣食父母，则事主当如事亲。为人仆者为人臣，则事主当如事君。作者岂独为主仆起见，其亦借以讽天下之为臣为子者乎。至于文词之美，想路之奇，又勿谓是余技也。苟曰补天，天非顽石可补，须此文成五色，差堪补之。天下慧业文人，必能见赏此书。笔炼阁主人尚有新编传奇及评定古志藏于笥中，当并请其行世，以公同好。